



湖南師範大學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 硕士学位论文

中国当代奇幻小说对志怪传统的  
接受研究

学 科 专 业                      中国现当代文学

学 位 类 型                      ☒ 科学学位    ☐ 专业学位

研 究 生 姓 名                      张丹丹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易瑛    副教授

论 文 编 号                      \_\_\_\_\_

湖南师范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

二零一九年六月

分 类 号 \_\_\_\_\_

密 级 \_\_\_\_\_

学校代码 10542

学号 201620040347

# 中国当代奇幻小说对志怪传统的 接受研究

A Rresearch on Chinese Modern Fantasy  
Novels's Acceptance of Zhiguai Tradition

研 究 生 姓 名 张丹丹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易 瑛 副教授

学 科 专 业 中国现当代文学

研 究 方 向 当代文学

湖南师范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

二零一九年六月

## 摘 要

网络文学以幻想为核心,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发展得如火如荼,成为当代文学景观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奇幻小说作为网络小说的突出代表,以中国人的阅读趣味为根基,与我国志怪传统在表现形式与手法上有极深的渊源关系。研究中国当代奇幻小说与志怪传统的渊源关系对于中国当代奇幻小说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结合我国志怪小说的流变,从文学形象、时空观念、生命意识三方面重点探讨中国当代奇幻小说对志怪传统的接受与发展,对当代奇幻小说中的想象空间与审美特质进行分析,挖掘中国奇幻小说的民族文化特色。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奇幻文学发展现状,以期对中国奇幻小说的发展有所裨益,为其寻找一个可供借鉴的范式。

论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

绪论界定了论文的研究对象,介绍了奇幻小说的概念及发展状况,梳理了志怪传统从先秦到当代的演变过程和学界关于奇幻小说与志怪传统的研究成果,并明确了论文的研究思路。

第一章志怪传统影响下的当代奇幻小说的文学形象,从精怪、神仙、鬼三个方面入手,借助文学形象理论,对当代奇幻小说的形象特征进行探究。当代奇幻小说在继承志怪传统文学形象精神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注入时代精神,凸显出文学形象的主体性精神,表现出不同时代人们的审美诉求。

第二章志怪传统影响下的当代奇幻小说的时空观念,从非现实的

时间书写和虚实相生的想象空间两方面进行比较探究，表现出两者对与现实世界不同的理想主义与超越性体验的追求，揭示出志怪传统与当代奇幻小说在时空观念表现形式上的相似性。表现内容虽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变化，但当代奇幻小说反映人们精神生活、拓宽人们审美空间的文学本质并未发生改变。

第三章志怪传统影响下的当代奇幻小说的生命意识，从生命图景的多样展示和生命精神的自我超越两个方面，探讨当代奇幻小说对志怪传统中生命意识的继承、发展。当代奇幻小说继承了志怪传统中“万物有灵”的生命观，展现了丰富多彩的生命图景，并发展了志怪传统中超越自我生命的精神内涵，探究人们对生命精神与生命价值的不同追求。

结语结合中国当代奇幻小说的现状，指出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分析相关原因，为其发展探寻可供借鉴的范式。

**关键词：**中国当代奇幻小说，志怪传统，文学形象，时空观念，生命意识

## ABSTRACT

With fantasy as the core, network literature has risen rapidly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has developed in full swing, which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landscape. As a prominent representative of network literature, fantasy novel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based on the reading taste of Chinese people, has a profound origin in the form and technique of expression with the tradition of zhiguai in our country. Thu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origin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contemporary fantasy novels and zhiguai tradition for Chinese contemporary fantasy novels. Based on the evolution of zhiguai tradi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ccep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fantasy novels to the tradition of fantasy novels through three aspects: literary image, space-time concept and life consciousness, and analyzes the imagination space and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fantasy novels, excavates the nat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fantasy.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Chinese fantasy literature, in the hope of benefi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antasy novels and find a paradigm that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The introduction defines the research object of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and development of fantasy novels,sorts out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zhiguai tradition from the Pre-Qin Era to the present.This part also sorts out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fantasy novels and the tradition of zhiguai.At last,research ideas are determined.

The first chapter is the literary image of contemporary fantasy novel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tradition of zhiguai.It starts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monster,immortal and ghost,and with the aid of the theory of literary image,this chapter explores the image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fantasy novels.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literary image,contemporary fantasy novels further infused the spirit of the times,highlighting the subjective spirit of literary images and showing the aesthetic appeals of people in different eras.

In the second chapter is the space-time concept of contemporary fantasy novel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zhiguai tradition.It compares and explores the non-realistic time writing and the imaginary space of the combination of reality and virtual,shows their pursuit of idealism and transcendental experienc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real world.The pursuit reveals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e zhiguai tradition and the contemporary fantasy novels in the expression of time and space.Although the content of expression chang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it reflects people's spiritual life and broadens people's

aesthetic appreciation and the literary nature of space has not changed.

The third chapter is the life consciousness of contemporary fantasy novel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tradition of zhiguai, which explore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ife consciousness of contemporary fantasy novels in the tradition of zhiguai through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life scene and the self-transcendence of the life spirit. Contemporary fantasy novels inherit the “animism” view of life in the tradition of zhiguai, show a rich and colorful picture of life, and develop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transcending self-life in the tradition of zhiguai, and explore people's different pursuits for the spirit of life and the value of life.

In the conclusion,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fantasy novels,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analyzes the relevant reasons and explores the paradigm for its development.

**Key Words:** Chinese contemporary fantasy novels, Zhiguai tradition, Literature image, Space-time concept, Life consciousness

# 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I
绪 论.....	1
第一章 志怪传统影响下的当代奇幻小说的文学形象.....	14
第一节 精怪形象.....	14
一、植物类.....	15
三、器物类.....	21
第二节 神仙形象.....	23
一、神化英雄类.....	23
二、凡人成仙类.....	27
三、天生为仙类.....	31
第三节 鬼形象.....	32
一、鬼吏.....	32
二、鬼魂.....	37
第二章 志怪传统影响下的当代奇幻小说的时空观念.....	44
第一节 非现实的时间书写.....	44
一、时间的模糊性.....	44
二、时间的幻化性.....	48
第二节 虚实相生的想象空间.....	52
一、想象空间的虚幻性.....	52



二、想象空间的现实性.....	56
第三章 志怪传统影响下的当代奇幻小说的生命意识.....	62
第一节 生命景观的多样展现.....	62
一、“万物有灵”的生命观.....	62
二、丰富多样的生命状态.....	64
第二节 生命精神的自我超越.....	66
一、以幻化实现生命永恒.....	66
二、以抗争实现生命超越.....	69
结    语.....	73
参考文献.....	75
致    谢.....	78
湖南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79

## 绪 论

### 一、中国当代奇幻小说的概念

“奇幻”作为一个舶来词，是由英文的“fantasy”翻译而来。最先给“fantasy”译名的是儿童文学评论家朱自强。在研究日本儿童文学史时，他清楚地意识到“fantasy”与传统童话的区别，将其翻译为“小说童话”。“奇幻文学”的名字是由台湾奇幻文化艺术基金会的负责人朱学恒最终确定，1992年他在台湾的老牌电玩月刊杂志《软件世界》“奇幻图书馆”专栏中将其固定下来。

提及奇幻小说，便不可不提玄幻小说。玄幻与奇幻两者的定义在网络文学发展之初，便一直争论不休。直至今日，仍是没有一个清晰的区分二者的标准。有的网站将其定位为玄幻，有的则称其为奇幻，甚至作者也难以明确地区分自己的作品到底是奇幻还是玄幻。如树下野狐其作品《搜神记》，一方面被称为中国新奇幻开山巨作，开创了中国新神话主义的东方奇幻风格；一方面各个网站对其的划分五花八门，奇幻有之，玄幻有之，魔幻亦有之。但是就目前的创作界和读者群而言，基本上默认两者是等同的。钱晓宇在《幻想文化与当代中国的文学形象》一书认为，“‘奇幻’一词的包容度要高于‘玄幻’。无论取‘玄’的学术或世俗意义都不能完全囊括目前此类小说中的所有幻想成分，而‘奇幻’的提法至少可以在最大限度上将‘玄’收入囊中。”<sup>①</sup>笔者赞同其观点，因此本文拟选取奇幻的说法进行研究。

西方奇幻文学始于上世纪50年代，英国作家托尔金创作的《魔戒》是这一文学种类的开山鼻祖之作。托尔金开辟并引领了奇幻文学的发展，被公认为“现代奇幻文学之父”。《魔戒》与罗伯特·乔丹的《时光之轮》、乔治·马丁的《冰与火之歌》系列并称为西方奇幻文学的三大代表作。西方奇幻小说发展历史相对较久，较为成熟，产生了较为经典的D&D（龙与地下城）体系。在1990年代经由朱学恒在中国台湾地区翻译引入，1998年由《大众软件》增刊介绍到中国大陆，以《博德之门》、《冰风谷》、《无冬之夜》等游戏为载体，在中国网民中传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催生了我国第一批以模仿西方奇幻小说为特色的奇幻

---

<sup>①</sup> 钱晓宇.幻想文化与当代中国的文学形象[M].广州：羊城晚报出版社，2016：41.

作品<sup>①</sup>。该类型从 D&D 处获得了成熟的世界设定、故事类型和语言风格，一时大受欢迎。

西方奇幻小说进入中国之后，经过异化发展，产生了两个体系：正宗奇幻和西式奇幻。正宗奇幻仍是按照西方奇幻小说规则的严格设定，让中国人在西方世界中历险；西式奇幻则融入了中国元素，改变了世界规则设定，从而让中国读者更容易接受。但随着其发展，西方奇幻小说愈加融合进中国元素，使得作品中神仙与精灵并行，吸血鬼与狐妖共舞，中西杂糅的作品令读者十分不适。西方世界的设定规则也愈发显现出水土不服。在此背景下，一批作者开始思考创作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以中国人的阅读趣味为根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奇幻小说。树下野狐在访谈中曾提及《搜神记》创作的初衷：“当时《魔戒》、《龙枪》、《哈利波特》等西式奇幻<sup>②</sup>大行其道，国内的奇幻原创小说大多是西式的，或者日式的奇幻。我就想为什么不写一部纯粹的中国式的东方奇幻小说呢？”<sup>③</sup>在魔法、魔兽、精灵、吸血鬼充斥的西方奇幻作品中，中国读者也迫切希望能够出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奇幻作品。因此，一些奇幻作家以此为契机开始创作具有中国特色的奇幻小说。

《今古传奇·奇幻版》和《飞·奇幻世界》这两家杂志被视为中国当代奇幻小说的摇篮，它们孕育了一批优秀的中国奇幻小说作家，如沧月、树下野狐、沈璎璎、白饭如霜、可蕊、燕垒生等，登载了大量精彩的作品，如《搜神记》、《云荒》系列、《都市妖奇谈》等。不仅如此，《今古传奇》编辑部还进一步挖掘奇幻内涵，在 2004 年提出“中国化奇幻”这个概念，获得了一致好评。2005 年是奇幻小说繁荣的一年，被称为“奇幻元年”。中国化奇幻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西方奇幻作品，主要针对本土奇幻创作而言，即是具有中国化的多方面特点、适合中国人阅读的奇幻小说。

那到底什么是中国当代奇幻小说呢？朱学恒在《奇幻文学简介》中如此定义奇幻文学：“这类的作品多半发生在另一个架空世界中(或者是经过巧妙改变的一个现实世界)，许多超自然的事情(我们这个世界中违背物理定律、常识的事

① 如读书人《迷失大陆》、《死灵法师》，萧潜《飘邈之旅》，罗森《风姿物语》，今何在《若星汉》，玄雨《小兵传奇》，老猪《紫川》等。

② 树下野狐这里的西式奇幻是指西方奇幻小说，并非前文所提及的西式奇幻。

③ 树下野狐.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的直播访谈全记录[DB/OL]. 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ace320100tow1.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ace320100tow1.html), 2011-08-19.

件),依据该世界的规范是可能发生的,甚至是被视作理所当然的。”<sup>①</sup>叶祝弟在《奇幻小说的诞生及创作发展》中从“奇”和“幻”两字入手,解释奇幻的定义:“广义地说,那些以通过非现实虚构描摹奇崛的幻想世界,展示心灵的想象力,表达生命理想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称之为奇幻文学,狭义上讲,奇幻小说是集科幻、魔幻、玄幻等小说技法于一体,又创造了独特的新体式的小说类型,它常常把时间设定为人类史前洪荒时代,主角有时是半龙半人的人神或者精灵族等等,小说中会出现魔法、巫术等细节,而情节多为世界出现灾祸,英雄挺身而出,解救世界,思想上奇幻小说常常具有浓郁的英雄主义色彩。”<sup>②</sup>姜贵珍在《大陆奇幻小说概论》中综合各种学者说法对奇幻文学的定义做出如下概括:“描述或者塑造了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出现或者发生,同时也违背现有的物理定律或常识,在推理和理论假设成立的前提下也不可能出现或发生的事物的文学作品。”<sup>③</sup>笔者认为叶祝弟对于奇幻文学的定义归纳得十分具体,本文对中国当代奇幻文学的定义拟采用叶祝弟对奇幻的定义,但对他狭义上解释稍有改变:中国当代奇幻文学的主角是充满中国传统特色的神、鬼、精怪或人,小说中会出现中国仙法、修炼等细节,情节或是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水深火热,出现英雄统一天下,或是神、鬼、精怪与人相处发生的各种奇异诡怪之事;思想上既具有拯救天下的英雄主义色彩,也有个人主体性精神。

中国奇幻小说得到了愈来愈多的人的关注,一些研究者依据自己的理解对其进行分类。如《今古传奇·奇幻版》在策划出版《中国化奇幻作品精选夜话搜神》<sup>④</sup>时,以虚拟架空系统、新神话系列、都市奇幻系列和外来奇幻系列四类进行选编;2004年,叶祝弟在《奇幻小说的诞生及创作发展》<sup>⑤</sup>中将奇幻小说分为仿西式奇幻、日式奇幻和本土化奇幻三类;韩云波在选编《2006年中国奇幻文学精选》<sup>⑥</sup>中将奇幻小说分为中国式神话奇幻、现代都市奇幻、西式奇幻与科学奇幻四类,后在《2007年中国奇幻文学精选》<sup>⑦</sup>中将奇幻小说分为历史神话奇幻、架

① 朱学恒.奇幻文学简介[EB/OL].天涯论坛(奇幻文学),  
<http://bbs.tianya.cn/post-no124-16-1.shtml>.2007-3-1.

② 叶祝弟.奇幻小说的诞生及创作发展[J].小说评论,2004(7):41.

③ 姜贵珍.大陆奇幻小说概论[D].兰州:兰州大学,2007:8.

④ 王岩,熊嵩,杨严编.中国化奇幻作品精选夜话搜神[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

⑤ 叶祝弟.奇幻小说的诞生及创作发展[J].小说评论,2004(7):41.

⑥ 韩云波.2006年中国奇幻文学精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

⑦ 韩云波.2007年中国奇幻文学精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

空虚拟奇幻、现代都市奇幻、西式奇幻、科幻小说五类。本文拟采用《今古传奇》杂志社的分类方法对中国当代奇幻小说进行研究。

## 二、志怪传统的演变

志怪一词，最早见于《庄子·逍遥游》，是记述奇闻怪事的意思。“志怪小说”提法最早出现在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记》序言中，直到明代胡应麟才明确使用“志怪小说”一语，将其列为六种小说中的一种，赋予其小说分类学上的意义。然而，志怪的名称并未因此确定下来，在各种史书典籍中，很少使用志怪作为小说名称。最终被确定下来，是到了现代，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采用这一说法。随后，才得以普遍使用。

志怪传统可追溯至远古时期，大量的神话传说在民间口口相传，流传甚广。这时期的先民们，意识懵懂，认识水平有限，无法对自然界的一些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于是便有了神话传说。这是先民们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产物，融入了自身对于世界的认知与想象。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作了如此解释，“昔者先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sup>①</sup>神话传说中表现的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奇特的幻想和合理的夸张，对志怪小说的创作影响重大。神怪素材成为了后世志怪小说素材的宝库，为志怪小说的诞生做了基础性的准备，成为了志怪小说的源头。

先秦时期是志怪小说的酝酿和初步形成时期，出现带有志怪性质的小说，主要表现为史书、地理博物书、卜筮书等形式。这一时期诸子百家争鸣，思想家、政治家多借助于一些浅显易懂的故事论证自己的观点，称之为寓言故事，且这些寓言故事取材广泛，现实生活、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皆有，对后面志怪小说有意识地进行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两汉时期是志怪小说成熟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由于阴阳五行学、神仙方术等在社会上的发展，兴起了全民谈论神怪的热潮，又加上道教和佛教的兴起，在两者的双重影响下，产生了大量新的神怪小说，丰富了志怪小说的素材和幻想形式。但多数作品仍带有杂史杂传和地理博物书的体式特征，出现了《山海经》、《神

<sup>①</sup>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济南：齐鲁书社，1997：21.

异经》、《洞冥记》、《十洲记》等一批作品，其中《山海经》最具有代表性，被称为“古今语怪之祖”<sup>①</sup>。

志怪小说到魏晋南北朝发展到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环境为志怪小说的繁荣提供了优越的条件。鲁迅先生谈六朝志怪小说时曾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神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sup>②</sup>这是志怪小说在这一时期鼎盛的原因之一，此外还有两个原因。其一是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动乱一直不断，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国家动荡不安，人民不能安居乐业。人们的愿望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就寄希望于神鬼故事，以丰富的幻想和生动的情节来表现自己的斗争精神和追求安定生活的愿望。其二，文人之间盛行谈风，有清谈和闲谈。闲谈是大家聚集在一起谈天、讲故事等，使得各种民间传说故事得以快速流传。而闲谈的形式也决定了所讲之故事要具有生动性、趣味性和新奇性。由闲谈传出去的故事，经由文人加工创作，自然所汇编之书娱乐性和趣味性就大大增加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谈及了这一点，“记人间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惟其所以录载者，列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政。若为赏心为作，而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实用而近娱乐矣。”<sup>③</sup>

这一时期涌现了大量的作家，有不少知名人士和当权者，极大地提高了志怪小说的地位。作品与以前相比，数量也大大增加，且具有较高的思想和艺术成就。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与现实生活相关的志怪作品，增强了现实感。幻想形式也是丰富多彩，故事内容得到了极大地拓展。干宝的《搜神记》、张华的《博物志》、王嘉的《拾遗记》、曹丕的《列异传》、署名为陶潜的《搜神后记》等都是这一时期有名的作品。

唐代是志怪小说的演变期，吸收了志人小说和史传文学的优点，演变成传奇。虽成传奇，但仍保留着想象与虚构的本质。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中在将小说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种之余，还特别指出了志怪与传奇是最容易相互混淆、难以区分的，两者常常互相包含，你中有

① 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参考资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54.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济南：齐鲁书社，1997：39.

③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济南：齐鲁书社，1997：52.

我，我中有你。唐传奇也可以说是放大的志怪小说。唐宋传奇中瑰丽的想象，超现实的因素，这一点显然是受到了志怪小说的影响，尤其是六朝志怪小说。

唐之前，世人多认为鬼神是真实存在的，“盖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sup>①</sup>刘真长赞赏干宝为“卿可谓鬼之董狐”，而董狐是春秋时晋国史官，据实直书享有良史的美誉，从中可看出他们都是以实录之精神来记录，即使有虚构的影子，也属于是无意识的行为。自唐起，创作才有意识地运用想象和虚构。胡应麟也谈及此：“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sup>②</sup>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张鷟《游仙窟》、沈既济《枕中记》、《任氏传》、李公佐《南柯太守传》、陈玄佑《离魂记》等。离奇的想象、生动的情节，超现实的表现手法，奠定了唐传奇的文学地位。

宋元是志怪传奇的萧条时期，作品较少，其成就也不如唐朝。宋朝志怪平实缺乏文采，传奇又依托于往事，成就难以超越前朝，但也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发展期。徐铉的《稽神录》和吴淑的《江淮异人录》是宋成书较早的两部，之后有张君房的《乘异记》、张师正的《括异志》、李宪民的《云斋广录》、郭象的《睽车志》等，讲因果报应，谈怪异变化，但是平实无奇，缺乏灵动。文献方面出现两部重要作品：《太平广记》和《夷坚志》。《太平广记》是李昉等人奉宋太宗之命集体编纂。《夷坚志》是洪迈个人作品，搜罗对象不拘泥于当世贤卿大夫，寒人、野僧、俚妇等下层百姓所述之事也皆录之。因而，他笔下的鬼神世界，社会面较广，多是现实世界的变相，与其他志怪小说相比，更加具有时代气息和生活气息，对清朝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出现，具有重要影响。元朝更是衰微，唯一值得一提的便是元好问的《续夷坚志》。

明朝时，开始出现转机，呈现出复兴之势。明朝前中期，出现了瞿佑《剪灯新话》、李桢《剪灯余话》等较好的传奇集子，上承唐宋传奇余风，下开《聊斋志异》的先河。末期时，文人之间掀起一股创作传奇之风的热潮，不少有名之士投身到传奇小说的创作之中，为清朝《聊斋志异》的出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济南：齐鲁书社，1997：39.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济南：齐鲁书社，1997：59.

自由解放的新思潮，因此不少作品除传统的反封建主题外，还表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的色彩。

清朝时，《聊斋志异》的出现又将志怪小说推向了顶峰。它不仅具有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艺术手法也精湛独到。曲折多变的情节，丰富奇特的想象，个性化的人物形象塑造，反封建礼教，对底层人民的同情等，都使它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一提的是，蒲松龄“从各种角度表现了当时社会现实与理想、道德与情感的复杂冲突，具有一种整体的意义”<sup>①</sup>。他所描绘的鬼狐世界，折射出了现实世界的种种缩影，具有极强的现实性。与此同时，还有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与《聊斋志异》不同的是，纪昀极力追求唐前志怪小说的简单质朴，带有极强的说教与道德色彩，使得他的作品不同于一般的志怪小说。

想象与虚构是志怪小说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本质所在，从无意而为到有意而为，是文学的发展，也是人对自我认识的深化。人从外界认识世界到转向内在思考，是人自我的发展，逐渐以自我为中心去认识世界，并且想象外面的世界。毕竟人的力量有限，他们认为还有另外神异的世界存在，并且在控制着这个世界，所以有了祭祀，以求神的庇佑。“神话中的宇宙结构及天神、地祇、人鬼的系统，对初民的生活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正是通过这种想象出来的神灵系统，他们将自然和社会整理出了一种秩序，同时也找到了自己在这个宇宙秩序中的位置。”<sup>②</sup>宗教迷信不仅是志怪小说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对丰富志怪小说的形象世界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文人们积极搜集各种神话传说和鬼神迷信，构筑了自己庞大的鬼神系统。如随着道教、佛教的发展，神的系统中又加入了仙。超越世界而来的是神，由凡人转化的为仙，人的力量得到不断凸显。志怪小说中神仙系统就是在中国古代的天神、地祇、人鬼三大系统的基础上，融入了道教、佛教的说法发展而来的。在承认神的力量基础上，文人们对仙进行大量的描写，对神、鬼的描写也更加人情化，更突出人的力量。现实性随着时代的发展，日益加强。到《聊斋志异》时，借鬼狐之外衣写人，反映出时代矛盾，具有极强的时代性和现实性。人的反抗精神、对自由的追求、对美好家园的向往都融入到作品当中，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

五四运动以来，大力提倡科学与民主，形成了崇信自然科学的时代氛围，“鬼

① 刘勇强.幻想的魅力[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125.

② 陈建宪.神祇与英雄：中国古代神话的母题[M].北京：三联书店，1994：79.



神”之说被列为封建迷信，遭到排斥。在此背景下，写实主义文学成为现代文学的主流，以虚构想象为特点的非现实作品受到压抑。即使如此，虚构想象的志怪传统并未因此断裂，一些现代小说家在创作中也有意地借鉴志怪传奇写法，使得志怪传统以一种较为隐秘的方式存在和发展着。鲁迅作为现代小说的奠基人，其创作中存在着与志怪传统较为明显的联系。如《故事新编》中的诸多故事素材、情节来源于志怪、传奇，其“想象没有脱离《列异传》中同类志怪故事本身的基本‘原型’和规定，不是完全的向壁虚造、凭空独设，二者这样的情节和场面所表现出的亦神亦人、打破时间空间和人鬼神界限的特点，恰与志怪和传奇的‘怪异奇譎’传统同流同构，可以说是对志怪与传奇传统创造性的继承与转化。”<sup>①</sup>

以都市题材为主的海派文学中，其作品大多具有传奇色彩。如新感觉派文学施蛰存的《将军的头》、《夜叉》，穆时英的《黑旋风》、《红色的女猎神》，徐訏的《鬼恋》、《阿拉伯海的女神》、《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叶灵凤《鸠绿媚》、《摩伽的试探》、《落雁》等。张爱玲更是直接以传奇命名作品，他们在特点鲜明的时空范畴中讲述曲折多变的爱恋故事，营造出了强烈的志怪传奇色彩。处于时代边缘的沈从文，他在小说创作中也有意地借鉴了古代志怪传统，回避了当时注重写实的文学潮流，以志怪传奇的笔法描绘出具有神秘色彩的湘西世界。从以上的作家作品中可以看出，即使在排斥鬼神之说的时代中，志怪想象的传统仍然存在，“它们以谈鬼说怪的方式接续起了自六朝志怪和《聊斋志异》以来的文学神秘想象与叙述的传统，让人们看到某种文化传统的那种割不断的断而相续的特性。”<sup>②</sup>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与政治联系紧密。文学为政治服务被普遍认同与接受，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幻想的因素被压制，谈鬼说神的志怪传统受到了极大的抑制。20世纪80年代之后，魔幻现实主义的发展，才唤醒了幻想的因素，“志怪”也得以发展。贾平凹的小说《老生》，创作灵感来源于《山海经》，他认为“它写尽着地理，一座山一座山地写，一条水一条水地写，写各方山水里的飞禽走兽树木花草，却写出了整个中国。”<sup>③</sup>他从《山海经》中获得启发，《山海经》写神话，而《老生》写人话。《太白山记》、《白朗》、《烟》的魔幻风格更是使其

① 逢增玉.志怪、传奇传统与中国现代文学[J].齐鲁学刊, 2002(170): 1.

② 曾利君.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神秘想象与叙述[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5(5): 4.

③ 贾平凹.老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291.

成为“当代志怪”的代表作。“贾平凹的作品实际上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全新的真实艺术世界，相比较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是一种去蔽，相比较我国古代志怪文学传统，则是一种还原。”<sup>①</sup>莫言创作具有中国特色的“梦幻现实主义”，除了受西方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之外，更是直接受到中国志怪的影响，“对我影响更大的是蒲松龄这样的作家，他与我有血脉上的联系，是故乡作家，和我是一拍即合。”<sup>②</sup>韩少功作品中涉及了很多怪异故事，具有志怪的成分。他以奇异怪事内容的叙述指向的是个人无意识，他“对作品中怪力乱神的描写并不是漫无目的，随便插写片段制造魔幻的效果来吸引读者，而是试图用理性的思维来阐释或者解释这些现象，引起作者和读者共同的思考。”<sup>③</sup>

但贾平凹、韩少功、莫言等作家借谈鬼说神，幻设之事寻找意义，与传统意义上“发明神道之不诬”的“志怪”不同。进入新世纪以来，网络文学的诞生，尤其是奇幻文学的发展，使志怪传统才真正焕发生机。

### 三、研究现状

国内对于奇幻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奇幻文学繁荣发展时期，即2005年奇幻元年之后。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五个方面：第一，从文化、时代思潮中探寻奇幻小说兴起之缘由；第二，从个案为出发点，研究奇幻小说的文体特征；第三，探讨奇幻文学影视剧改编；第四，研究西方奇幻对于中国奇幻小说的影响；第五，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其的营养供给。如钱晓宇2016年出版的《幻想文化与当代中国的文学形象》<sup>④</sup>一书，从幻想文学的文化背景、文学形象、幻想内涵对中国当代幻想文学进行了整体的梳理，注重“文学之内”的研究，强调文学的审美性，致力于让“文学回到本身”。作者将奇幻文学放在幻想文学的整体上来关照，涉及内容虽较少，但是从文学本质出发，注重文学内容研究思路，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尽管研究幻想文学的专门著作较少，但是这方面的专题论文却较为丰富。韩云波是对研究奇幻文学成绩显著的学者之一。2007年，他在《重庆三峡学院学报》开辟了包括奇幻小说研究在内的“幻想文学与幻想文化”专栏，以西南师范

① 费团结.贾平凹长篇小说的叙事特色[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5：34.

② 莫言：超越魔幻现实主义的“梦幻的现实主义”从何处来？[N].新华网，2013-12-03(8).

③ 呼文文.“神话”与“志怪”：韩少功的两类书写[D].扬州：扬州大学，2014.

④ 钱晓宇.幻想文化与当代中国的文学形象[M].广州：羊城晚报出版社，2016.

大学和西南大学的文学类专业研究生形成了一个较为集中研究奇幻文学的研究基地，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其中，他在论文《论 2007 年中国奇幻文学》<sup>①</sup>分别从三大市场领域、奇幻文学发展的亮点以及当年取得的成绩总结 2007 年中国奇幻文学发展状况，并且提出了当下中国奇幻与本土民族传统的关系、奇幻与科幻的关系两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以奇幻小说为题的少量博、硕士论文，从不同角度对奇幻文学进行梳理研究。兰州大学姜贵珍的《大陆奇幻小说概论》<sup>②</sup>将大陆奇幻小说与西方奇幻小说和港台奇幻相区别，通过对西方奇幻文学的溯源，试图厘清大陆奇幻小说的定义，并尝试说明采用“奇幻”一词作为此类文学的总名称。对大陆奇幻小说近十年的发展脉络和代表作家进行梳理，虽略显简单，但大概面貌已呈现出来。南昌大学周淑兰《文学人类学视域下的中国当代奇幻小说》<sup>③</sup>从当代新兴边缘学科文学人类学的视角出发，结合中国奇幻小说架空世界的具体构建方式，从奇幻小说内容与形式上的显著特征进行深入阐释，剖析奇幻小说所具有的灵魂治疗功能，指出了奇幻小说用“架空”方式构建“第二世界”的人类学意义，在此基础上，探讨出奇幻文化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渗透与影响。苏州大学巩亚男《中国当代奇幻小说研究》<sup>④</sup>试图从奇幻名称的由来、西方奇幻文体与中国小说传统中的奇幻质素的碰撞中，探索出奇幻小说的本土化过程，并根据中国当代奇幻小说主要发表阵地和理论界公认的分类方法，详细地分析了对其类型下的几个亚型，归纳出中国当代奇幻小说在多元文化融合基调之上形成的审美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全南琬的博士论文《中国现当代幻想文学研究》<sup>⑤</sup>以儿童幻想文学研究的成果和西方幻想文学理论为出发点，从宏观上重新审视了整个中国幻想文学的创作情况。以时间为顺序介绍了中国现当代幻想文学的发展，研究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

从我国传统文化入手，研究中国奇幻小说的本土化，这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刘玲《六朝志怪幻想与中国当代奇幻小说》<sup>⑥</sup>与张莉的《六朝志怪小说审美与中国当代奇幻小说》<sup>⑦</sup>论述了中国当代奇幻小说对分别从六朝志怪的幻

① 韩云波.论 2007 年中国奇幻文学[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07(6).

② 姜贵珍.大陆奇幻小说概论[D].兰州: 兰州大学, 2007.

③ 周淑兰.文学人类学视域下的中国当代奇幻小说[D].南昌: 南昌大学, 2008.

④ 巩亚男.中国当代奇幻小说研究[D].苏州: 苏州大学, 2009.

⑤ 全南琬.中国现当代幻想文学研究[D].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0.

⑥ 刘玲.六朝志怪幻想与中国当代奇幻小说[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09(119).

⑦ 张莉.六朝志怪小说审美与中国当代奇幻小说[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08(107).

想和审美方面的继承与发展。童苏晴在《论白饭如霜奇幻小说中的六朝志怪文化层累》<sup>①</sup>一文中，以白饭如霜构建的色彩斑驳、幻影重重的“非人”世界的奇幻作品，探讨了六朝志怪小说对白饭如霜创造风格的影响，并以游戏式的探险历程探究了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陈勤斯《从丽端奇幻小说的人文追求看中国奇幻文学的发展》<sup>②</sup>中从丽端奇幻小说中自由精神、生命意识及彼岸理想等人文精神追求的分析其作为创作主体的一种自觉意识，试图在中国奇幻文学遭遇发展停滞的瓶颈时期，为奇幻文学冲破现有局限、寻求自身发展做出范式性的探寻尝试：借鉴严肃文学的关注视野，在小说中融入具有超越性的人文精神追求，从而增加小说的厚重感，提升小说的文化内涵。吕先琼的《论本土奇幻文学的历史根基——〈山海经〉》<sup>③</sup>，通过探究《山海经》虚拟架空的世界图景、万物有灵的生命世界，以及寓意丰富的神话故事，从而揭示《山海经》与本土奇幻之间源与流的关系。田园的《〈山海经〉：网络玄幻小说的本土资源——以树下野狐《搜神记》《蛮荒记》为例》<sup>④</sup>从神话形象、神话故事和神话精神三方面入手分析了网络玄幻小说对《山海经》的借鉴、吸收。这些论文探讨了我国传统文化资源对奇幻文学本土化的影响，试图为奇幻文学本土化寻找根源，并以个体案例探讨了奇幻文学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下所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他们极大地丰富了对奇幻文学本土化发展的研究，在奇幻文学发展日益式微的情况下，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奇幻文学的发展。刘畅的《“志怪”传统与中国当代的网络小说》<sup>⑤</sup>一文简单梳理了“志怪”小说的传统，分析了志怪小说中的故事原型、叙事元素、审美特征对不同类型的网络小说的影响，并探讨了网络小说的价值及其存在的问题。本文的志怪传统说法也是借鉴于此。

此前对于奇幻小说的研究，学位论文方面多是基于奇幻文学的定义与发展进行研究，或是从文学人类学角度入手，或是对奇幻文学进行类型研究，对中国当代奇幻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研究较为欠缺。期刊论文研究多是以个案为例，从审美性或人文性方面探究六朝志怪小说对中国当代奇幻小说的影响，或是

① 童苏晴.论白饭如霜奇幻小说中的六朝志怪文化层累[J].许昌学院学报, 2008(6).

② 陈勤斯.从丽端奇幻小说的人文追求看中国奇幻文学的发展[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08(108).

③ 吕先琼.论本土奇幻文学的历史根基——《山海经》[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12 (137).

④ 田园.《山海经》：网络玄幻小说的本土资源——以树下野狐《搜神记》《蛮荒记》为例[M].网络文学评论第4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84-90.

⑤ 刘畅.“志怪”传统与中国当代的网络小说[J].中国文艺评论, 2017 (11).

单部志怪小说对中国奇幻文学的影响，不仅忽视了志怪小说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也无法从中国当代奇幻小说整体上进行关照。结合郝敬在《开眼看奇幻：中国本土奇幻文学的崛起》<sup>①</sup>一文中所说的，奇幻文学亟需系统化的研究与厚重理论的支持，让读者不仅仅感受到故事的趣味性，还能够领会到奇幻文学的深层文化审美特质与民族性文化特色。特别是在奇幻小说鱼目混珠的当下，挖掘奇幻文学深层次内涵，提高作品质量，打造出精品；并以此来整体关照幻想文学，为幻想文学寻找可供借鉴的方式，研究奇幻小说与中国志怪传统的关系也是十分必要。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论文从志怪传统出发，选取志怪传统中对中国当代奇幻小说影响较为突出的文学形象、时空观念、生命意识三个特征进行研究。通过文本对比分析，探究中国当代奇幻小说在这三个方面对志怪传统的借鉴、发展，并试图为中国当代奇幻小说找寻可供借鉴的方式。

#### 四、研究思路和核心内容

本论文选取中国当代奇幻小说中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以中国人的阅读趣味为根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奇幻小说作为研究对象，主要以树下野狐的“大荒”系列、沧月的“镜”系列、白饭如霜的“非人”系列以及可蕊作品为例。此外，志怪小说主要有三个类型：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杂史杂传体志怪小说、杂记体志怪小说。本文拟选用志怪流变中富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以凸显其发展趋势，魏晋南北朝作为志怪小说发展的鼎盛时期，各类型拟选择一本，分别为《博物志》、《拾遗记》、《搜神记》。《山海经》被称为“志怪之祖”，后世大部分志怪小说受其丰富瑰丽的想象力影响，并承继了神、鬼、精怪的形象类型，因此，此前以《山海经》为代表。《聊斋志异》作为志怪小说的高峰点，此后作品以《聊斋志异》为代表。《太平广记》收录了汉初至宋初较多的志怪故事，本文中也有引用。其他作品也兼有涉及。

本论文结合我国志怪小说的流变，在以上作品的基础上，运用文本细读法、归纳法和比较分析法，将志怪传统与中国当代奇幻小说进行对照分析，重点探讨中国当代奇幻小说对志怪传统的接受与发展。在此基础上，对当代奇幻小说中的想象空间与审美特质进行分析，挖掘中国奇幻的民族文化特色，并分析中国奇幻

<sup>①</sup> 郝敬.开眼看奇幻：中国本土奇幻文学的崛起[J].西南大学学报，2007(6).

文学发展现状,以期对中国奇幻小说的发展有所裨益,为其寻找一个可供借鉴的范式。全文分为三章,第一章志怪传统影响下的当代奇幻小说文学形象,从精怪、神仙、鬼三个方面入手,借助文学形象理论,对当代奇幻小说的形象特征进行探究。与志怪传统进行对比分析,找出两者的相同点与不同点,探究中国当代奇幻小说在吸收借鉴志怪传统中形象特点基础上的创新性发展。一时代有一时代之精神,不同时空下的文学形象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不同的精神内涵。同一类型文学形象蕴含的不同精神内涵,表现出不同的人文精神与时代意识,这也是研究中国当代奇幻小说值得关注的问题。第二章志怪传统影响下的中国当代奇幻小说的时空观念,通过对非现实的时间书写和虚实相生的想象空间的比较探究,揭示出志怪传统与当代奇幻小说在时间和空间表现形式上的极大相似性,表现出不同时代下人们借助时空展现出的精神面貌。第三章志怪传统影响下的中国当代奇幻小说的生命意识,从生命图景的多样展示和生命精神的自我超越两个方面出发,探究中国当代奇幻小说对志怪传统中生命意识的继承、发展。在万物有灵思想观念下,人们建构出一个神秘莫测的奇幻世界,展现出了丰富多样的生命状态,并以顽强不屈的抗争精神实现生命的超越。而不屈的抗争精神也正是中国当代奇幻小说奇幻色彩的重要体现。中国当代奇幻小说作为幻想文学的一种形式,从志怪传统中汲取养分,但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也注定了两者表现出的审美性及精神内涵会有所变化,彰显出了不同时代下人们的审美与诉求。

## 第一章 志怪传统影响下的当代奇幻小说的文学形象

一个作品是否有魅力，关键在于其作品创造的文学形象是否打动人心，引发读者的共鸣。黑格尔曾指出：“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全在于他认识到真实，而且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供我们关照，打动我们的情感。”<sup>①</sup>所以说，艺术家的关键在于抓住现实的外在形式，创造出能够显示“人类最深刻最普遍的旨趣”的艺术形象。<sup>②</sup>一些奇幻作家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将我国自先秦以来志怪传统中创造出的一大批光彩夺目的神仙、鬼、精怪文学形象，融汇到作品之中，创作出了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的中国式奇幻，并且结合时代发展，给这些形象注入时代精神，愈发突出文学形象的主体性精神，焕发其在当代的生机。

### 第一节 精怪形象

精怪源于远古的原始信仰，在先民们有限的认知下，他们赋予自然界的一些动物、植物或器物以生命力，表现出先民们对生命最淳朴的想象。随着时代的发展，精怪更多地受到了佛教影响下的民间百姓的改造，更具有人情味，也传达出民众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以及因果报应的简单信念。

一般我们认为，物老成精，晋葛洪早在《抱朴子·登涉篇》便提出：“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人形。以眩惑人目。”<sup>③</sup>李剑国也在《唐前志怪小说史》解释道：“与妖、怪相近的名称还有精，五行书《白泽图》记载精的名目极多。精训为精灵、精气，人以外的事物获得灵魂、神力而能兴妖作怪，故而称作精，精也常与妖、怪合称为精怪、妖精。”<sup>④</sup>在此基础上，综合学界的观点，我们可以对“精怪”做出界定，“其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精怪有固定的物质形体作为原形，其二，精怪具有神奇的超自然能力。”<sup>⑤</sup>对于第二点本文认为，神奇的超自然能力包括两方面：一是精怪具有人的意识而未幻化出人形；二是既具有人的意识又幻化出了人形，“它们既能化形为人(或具有人的某些特征)，又能

① [德]黑格尔，朱光潜译.美学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52.

② 赵炎秋.形象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0.

③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5：300.

④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13.

⑤ 郑艳.古代小说中的器物精怪及其民俗文化分析[J].民俗研究，2011(1)：1.

复现原形；既通人性，又具物性，通灵变化，进而介入人间生活，祸福于人”<sup>①</sup>。

北宋时期编纂的《太平广记》收集各类精怪故事较为齐全，专门列出“精怪”一类，收录的皆是器物精怪，动物、草木类精怪收录在动物、草木分类之下。结合精怪定义及《太平广记》分类，我们将精怪形象类型分为三类：植物类、动物类、器物类<sup>②</sup>进行论述。

## 一、植物类

《太平广记》在草木分类之下特列出草木精怪一类，介绍了各式各样的植物精怪，并分为木怪、花卉怪、药怪、菌怪。木怪下多是树精的形象，如《临淮将》中给临淮将领们要肉吃的贪吃杨树精、《崔导》中偿还前世债务的桔子树精、《贾秘》中在荒野中惆怅喝酒并向贾秘诉说心中大志，感叹无用武之地的七个树精等。白头老翁树精在多篇目中出现，形象皆是似人非人，似兽非兽，人面狗身，且情节相似，只是更替了发现树精的人物，如《张遗》、《张叔高》、《陆敬叔》、《魏佛陀》。稍有不同的是，《陆敬叔》中增加了可烹食的细节，《魏佛陀》中的树精则是由朽木变幻而来。柳树精的形象也多次出现，如《薛弘机》塑造的是满腹诗书，能够谈经论道的枯柳树精形象；《卢虔》中的则是一个与人争夺房屋的柳树精形象。花卉怪中则塑造了众多的花精形象，如《崔玄微》中的桃树精、石榴树精、李树精等，《光化寺客》的百合花精，《苏昌远》中的荷花精。众多花精形象中有一个共同点便是姿色殊绝，容质艳丽。此外，还有《赵生》中帮助赵生通晓智慧的人参精，把树津液当成油贩卖的菌怪等。

明清之前的志怪小说中，多是记录植物精怪出现之奇异，并未赋予更深层次的含义。明清之后志怪小说中的植物精怪不仅奇，还多被赋予了象征意义。如《聊斋志异》中描写植物精怪的故事：《柳秀才》中的柳神、《绛妃》《黄英》中的菊花精、《葛巾》《香玉》中的牡丹花、《香玉》中的耐冬树、《荷花三娘子》的荷花精。这些精怪身上寄托了文人们的美好理想，大多拥有高洁美好的精神品质。《黄英》篇，菊精黄英姐弟以陶为姓，是为了表示对陶渊明赏识的感谢。不似马子才的清高迂腐，陶氏姐弟虽以贩卖菊花为生，却未沾染商人的圆滑与势利，始终保持着不慕富贵，不贪荣华的高洁品质。黄英姐弟的身上表现出了儒家独善

① 车锡伦，孙叔瀛.中国的精怪信仰与精怪故事-兼谈神、仙、鬼、怪故事系列[J].扬州师院学报，1994(3): 45.

② 参见于刘仲宇《中国精怪文化》对精怪形象分类。



其身又积极入世的思想品质。柳树作为观音菩萨手持之物，其身上也被赋予消除苦疾的象征意义。《柳秀才》中，明末，蝗灾在沂县肆虐，县令忧心不已，梦中得到了一位绿袍秀才的指点，去哀求一位蝗神，才使百姓免受蝗灾之苦。然而，蝗神却迁怒于柳秀才，蝗虫过境时将杨柳树上的叶子吃完了。此后，县令才明白秀才是柳神。柳秀才牺牲自己换取了百姓的安居乐业，具有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

由最初的原始宗教作用下的植物崇拜，到随后各种文化意识的融合发展，文人们为植物赋予象征意义，丰富了植物类精怪的形象，植物精怪形象的出现和发展可谓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这一文化现象，也表现出了原始先民最初的宗教信仰和后期中国文人们寄托在植物上的对于至美、纯善、守真和治学等方面的精神追求。

当代奇幻小说中，不仅保留了一般的植物精怪形象，还承继了中国文人们寄托在植物精怪形象中的美好愿望，将植物精怪塑造得更具有人情性。在此基础上，奇幻作家们也丰富了植物精怪的形象特征，增加了更多生动有趣的精怪形象，呈现出不同时代背景下人们的审美与诉求。

除了一般的植物化成精怪与人进行交际往来，当代奇幻小说也赋予了植物精怪以象征意义及传统文化中的美好品质，使植物精怪的形象更加立体饱满。本少爷《江湖异闻录》（四则）《桃金刚》中的桃金刚和宁珠形象中具有人性中至情至性的美。宁珠一生都保持对桃金刚的执着爱恋，宁珠为见到凡间应劫的桃金刚，便跟随荆雨原一起生活，陪伴在桃金刚的转世身边。桃金刚本可以修炼成长生之道，最终却因为与宁珠的情感纠葛，放弃了修成正果。二人本是精怪，却有情有义。无独有偶，可蕊在《都市妖奇谈·可曾记得爱》一章中也塑造了注入中国文人们所希冀的美好品质的叶灵和木听涛的形象。叶灵是千年槐树精，木听涛是松树精。她和木听涛身上有着传统文化中对道义的坚持，即使法力高强，也不依仗自己能力去欺负弱者。虽无意保护弱小，却也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生活空间。木听涛身上还融入了传统文化中坚韧、沉稳、豁达的优秀品质。叶灵在木听涛弱小时期被人欺负时救下他，当时正好她师父逝去不久，便将他留在身边陪伴自己。之后，木听涛便一直以感恩的心态陪伴着她。对待经历了巨大创伤的刘地，木听涛一直以亦师亦友的身份陪伴在他身边，默默地支持他，包容他，给他足够的空间，让他慢慢走出伤痛。甚至在发现叶灵和刘

地之间产生感情的情况下，他仍能清醒地面对问题，从未责怪过二人，反思自己的状态，最终离开叶灵，找寻自己想要的自由。

可蕊还塑造了为美好家园无私奉献、甘愿牺牲的树精形象。《泉先儿》一章中白书天一族因为家园环境污染严重，听闻立新市环境状态良好，是因为有个可以净化环境的法宝，便决心来抢。谁知，这个“法宝”竟是王老头夫妻俩。他们原形本是两棵参天大树，是他们利用自身的净化功能为立新市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他们将有毒的物质吸取到自己身上，再释放出干净的空气和水，这一行为对他们自身损害甚大，也正是因为如此，二人会被白书天轻而易举地控制。他们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力清洁这方水土，维持家园的优质环境。二人隐瞒着自己所做的这一切，王老头甚至吹嘘这一切功劳要属于自己的清净宝珠，不想外人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清净宝珠”。面对被污染的环境，他们可以一走了之，到另外一个空间生活，可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他们是将这片土地当作是自己的家，所以他们竭尽全力地默默保护着自己的家园，即使要牺牲自己。他们身上具有儒家思想中的“大我”精神，以个人“小我”之行为，实现了向“大我”精神的升华。

当代奇幻小说在志怪传统的基础上，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赋予了植物精怪更多的时代特征，增加了故事的趣味性。白饭如霜在《疯狂植物园》中也塑造了大量与众不同的植物精怪，它们都超出了自己的自然属性，不仅具有人的意识，还拥有了与时代紧密联系的特异功能。如不结桃子结出笔记本电脑的桃树，它还不断研究尝试，升级换代，结出了功能最先进的液晶超薄笔记本电脑；具有人体红外线热感应及自动发射功能的仙人掌，一旦监测敌人的行踪便会发射仙人掌刺；树干上贴史努比、加菲猫、绿巨人等卡通图片来表示自己心情的榕树，人们可以根据图片了解到它的心情，从而决定当天和它的交往方式；盖出奇形怪状房子的泥水匠牵牛花，它的汁液作用相当于水泥，世界上任何一种常规建筑材料都无法得到这样的效果；还有监护社会治安的灯笼草，长着针孔摄像头能够拍出精美照片的风信子，可以当飞机的蒲公英等精怪。这一系列植物精怪的创造表现出了白饭如霜丰富的想象力，形成了她独特的创作风格。

## 二、动物类

动物精怪在精怪故事中占了较大的比重，如《搜神记》100多则精怪故事中，动物精怪故事就有将近40则，《太平广记》中卷418—479记载了各类动物精怪

故事，飞禽走兽游鱼，无所不包。既有老虎、狐狸、猿猴等山中兽类，也有狗、老鼠等家中动物，既有鱼、鳖等水中精怪，也有白鹤、水鸟等空中飞禽，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动物精怪世界。动物成为精怪之后，有的与人关系较少，有的则与人产生交际，根据这些动物精怪与人交际过程中的状态，可分为两类：敌对或和谐。

敌对状态下人与动物精怪的关系分为两种：精怪祟人和人降妖除怪。精怪祟人有各种形式，如害人生病或性命：《太平广记》卷 425《老蛟》中一老蛟化身美丽少女将年轻男子骗下水，吸干精血。卷 447《汉广川王》中汉广川王在一次掘墓中，伤了一只白狐狸的左脚。白狐狸来报复他，用手杖敲他的左脚，使其肿痛、生疮至死。如扰人安宁：卷 359《臧仲英》中臧仲英家中常出怪事：作饭时，饭里会被拌上泥土，有时饭作熟了，饭锅却丢失了。兵器会自己移动，衣箱会突然起火，衣服全被烧毁而箱子却丝毫无损等。而这一切都是家中的青狗作怪。卷 447《张简》中狐魅变成张简的样子去上课，后来又变成张简妹妹的样子，诱使他杀了自己的妹妹。人降妖除怪是指人认为精怪祟人，因此在发现精怪之后，即使在它们没有对人不利的情况下，也会杀死它们。如卷 451《刘众爱》中刘众爱捕猎时打死一个他以为是狐狸精的吃老鼠的妇女，可当妇女没有变回原形时，他便十分恐慌了，认为自己杀了人，甚至要举家潜逃。在发现打死的是狐狸精时，他就不再恐慌。卷 426《吴道宗》中吴道宗的母亲被发现是老虎所化后，被村民们打死。由此可见，古人对精怪的态度是必除之而后快。人们认为除去精怪，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并不会为杀死精怪而内疚，即使精怪没有任何过错。

人和精怪的这种敌对关系在当代奇幻小说中也有体现，但是敌对关系背后所蕴藏的原因有所改变。志怪传统中人和精怪敌对状态的形成受精怪祟人传统思想影响较大。当代奇幻小说中重新反思这种敌对关系，人和精怪是何种关系，又该如何相处。奇幻作家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一方面反映出了不同时代背景下人们对生命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奇幻作家们对如今利益至上，人际关系淡薄的生存状态的焦虑，人与精怪的关系也正是不同个体之间关系的折射，是对自我及生命形式的一种反思。

可蕊在《都市妖奇谈》中以玄机前后对精怪态度的变化过程表达了自己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如何对待不同生命的思考。起初，玄机认为凡是妖怪皆会害人（这

里的妖怪其实质是本文意义上的精怪），除去妖怪是为苍生造福。可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他发现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他除去蛇妖倩倩，他自认为帮助这个人类男子清除了危害，可男子不仅不感谢他，反而怨恨他，甚至自杀追随倩倩而去。玄机无法明白其中缘由，与此同时，师父对待僵尸南羽的态度也令他困惑。在倩倩朋友前来为她们夫妻报仇时，玄机面对倩倩朋友的质问产生了更大的疑惑。而师父灵云道长将南羽收归门下，更是让他无法理解，他始终对南羽保持着警惕心理。然而在与南羽相处的过程中，玄机逐渐改变自己最初的妖怪必会害人的认知。玄机态度的转变，正体现出了人对世间生命的审视，在不断的实践中逐渐修正偏见。

树下野狐则通过人与精怪的相处折射出对人际关系的思考。“大荒”系列中，九尾狐晏紫苏与蚩尤跌宕起伏的爱情，令人唏嘘不已，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撇开这点不谈，晏紫苏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可以体现出作者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反思。晏紫苏属于九尾狐一族，因为心狠手辣而名列“蛮荒十大妖女”之三。为获得恢复真身的解药，她违心替黑帝效命，杀害了许多人。甚至在人性开始向善之后，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毅然选择了伤害他人。如为了怕泄漏她跟蚩尤的行踪，杀害收留重伤的蚩尤与她的西海百余口渔民；为了解救身中剧毒的蚩尤，她杀了蛮荒村落百余人取血做样，即使在这过程中，她内心极具挣扎，可最终还是站在了维护自己利益的这一边。在当今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如人与精怪之间的关系，为了自己的利益是可以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利益的冲突，使人和精怪的关系处于敌对的状态，这种敌对的状态反映了人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一个审视。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自己认识水平的加深，精怪崇人的观念淡化。人不会将精怪作为可怕的异类存在，谈之色变，遇到必除之而后快。志怪传统中开始出现与人和谐相处的动物精怪形象。和谐状态下人与动物精怪的关系也可分为三种：婚恋、求助、报恩，三者中经常会有重叠的部分，相互融合。婚恋关系，是人和动物精怪或相恋或结婚在一起生活，多是发生在男性身上，且家境贫困，结婚之后，家境多变富裕，人生发生较大逆转。如《太平广记》卷419《柳毅》中柳毅在路上偶遇洞庭龙王的女儿，不愤于其遭遇，替其传信，使其得以回家。洞庭龙王为了感谢他，送了他很多珠宝，成为了他丰厚的家产。龙女为了报答他，

来到了人间生活，并在其娶了两任妻子之后，终于嫁给了他。柳毅因此家中十分富裕，胜于候伯之家，并且实现了长生不老。卷 426《袁双》中袁双家境贫穷，和路上遇到老虎化的女子结婚生子，家境日益富裕。求助关系是精怪遇到灾祸，向人寻求帮助。如卷 421《任项》中一老龙向任项求助，希望他几天后能够从道士手中救下自己，并送了一颗价值连城的大珍珠表示感谢。卷 425《陆社儿》中一条蛟龙化身女子向陆社儿求助，到他家里借宿一晚，希望可以躲避祸患，结果还是未能如愿躲过祸患。报恩关系是人对精怪施与恩惠（多是救命之恩）之后，精怪多会以宝物或其他形式答谢。如卷 420《俱名国》中一个商人从捕龙吃的离车手中救了龙女，龙女为了报答他，给了他八块金子，他和他的家人一生都用之不尽。他感慨于此事，一生行慈善之事。卷 426《谢允》中谢允小时候在山中救了一只落入陷阱的老虎，后来老虎变成黄衣童子，帮助他顺利回到家中。并赠给他吃了之后不饥不渴的灵药。

当代奇幻小说继承这种人与精怪和谐相处的表现方式，但两者的这种观念的形成原因与体现的时代精神不同。志怪传统中人与精怪和谐相处的故事类型，是受佛教“众生平等”、“因果报应”等观念的影响。“众生平等”认为生命皆是平等的，人和动物之间的生命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没有贵贱之分。“因果报应”是种善因，结善果，人如果积德行善的话，就会得到回报，如果作恶的话，则会受到惩罚，报恩类精怪故事就是这种观念的直接体现。人如果今生作恶较多，就会受到惩罚来世变成动物。不过，与来世的绝对幸福相比，百姓们更加注重现世的问题，因此来世报更多地转化成了现世报。当代奇幻小说中对这种和谐关系的认同一方面继承了佛教“众生平等”的观念，尊重不同的生命形式；另一方面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人们思想更具有包容性。与志怪传统中宣扬“因果报应”的佛教思想不同，当代奇幻小说中以人与精怪和谐相处的状态突出的是人性的美好以及真诚的可贵。

可蕊在《都市妖奇谈》中以九尾狐林睿与林青萍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了人们思想的包容性。九尾狐林睿和他的人类母亲林青萍两人以一种怪异而又和谐的母子关系生活在一起，甚至感情要超出某些人类母子。九尾狐在明知道对方是人类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以林青萍儿子的身份陪伴在林青萍身边，给了林青萍巨大的安慰。在可蕊笔下，林青萍并未得知林睿的真正身份，但在网友根据这一小说写得

同人文中，林青萍发现了林睿的真正身份，但还是接纳了林睿，感情并未变质。这也恰恰反映了人们对生命极大的包容性。

白饭如霜则在《猎物者》系列中通过猪哥与动物精怪们之间的故事表现出人性的美好与真诚的可贵。猪哥作为一个捕捉非人<sup>①</sup>的猎人，却和非人精怪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猪哥有一颗博爱之心，他尊重所有的生命，以同理心去思考对方的处境。所以，猪哥多数情况下不仅不捕捉它们，还常常出手相救。他和嗜糖蚯蚓聊八卦、喝酒，为了嗜糖蚯蚓不失去自由，被禁止使用捕猎执照两年；不愿辟尘失去最爱的自由，冒着被开除出猎人队伍的危险将被地球联盟追捕了近十年的半犀人辟尘偷藏在家里。辟尘则每天给他做饭、料理家务、净化空气作为回报，甚至愿意在地球因为污染灭亡的时候，将猪哥带到其他星球上去，即使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在追捕暴蛛和紫罗蛛的过程中，明知道救治暴蛛自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仍毫不犹豫，之后和暴蛛夫妻成为了很好的朋友。猪哥这种友善的品质使他结交了很多动物精怪朋友，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在猪哥最需要他们的时候挺身而出，帮助其逃离险境。猪哥是一个普通的猎人，却因为一颗仁爱之心使他能够和众多的非人们建立友谊，普通的人生从而熠熠生辉。

### 三、器物类

器物类精怪是指无生命的人造之物经过岁月的积累，从而具有了人的精神意志。《太平广记》器物类（卷 368-373）记录了各类的器物变成精怪的故事。如《阳城县吏》中“无故拍手相呼”<sup>②</sup>的饭甬怪、《桓玄》中化身“通身如墨”<sup>③</sup>两小儿的漆鼓槌、《江淮妇人》中衣鲜亮丽如“宫小吏者”<sup>④</sup>的扫帚怪等。任何器物经过时间的积累都会变为精怪，如《居延部落主》中为周静帝表演幻术的伶人是粮食袋变幻而成；《刘玄》中刘玄见到的穿乌裤褶“面无七孔，面莽党然”<sup>⑤</sup>的怪物是祖父留下的枕头幻化而成。

此外，这些器物在幻化成人形之后，大多还保留着原形的特点，使人能够辨识出其形象。如《河东街吏》中小吏见到的“长数尺，色白二瘦，状甚可惧”<sup>⑥</sup>全

① 白饭如霜作品中的非人，即是本人所指的精怪，包括动物精怪、植物精怪、器物精怪。

②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1：2926.

③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1：2927.

④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1：2927.

⑤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1：2927.

⑥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1：2942.

身乌黑的人，而实际是有白泥的漆桶；《韦协律兄》中幻成孩童的“长可尺余，身短脚长，其色颇黑”<sup>①</sup>铁鼎子。不仅是在外貌形体上相像，在性格特征上也十分契合，如《桓玄》中“声甚哀楚，听者忘归”<sup>②</sup>的两小孩，是漆鼓槌；《马举》中精通兵法和用人之道的老叟，本是一珠玉棋盘。

当代奇幻小说中，也可以见到生活常见的器物“摇身一变”具有了人的意识，成为精怪，如白饭如霜的家电系列作品。白饭如霜笔下的各种家电虽没有幻化成人形，但已具有了自己的意识，并且按照自己主观意志行事，在家庭中也具有了话语权。“每天早上，闹钟会先把微波炉、电动牙刷、音响一一叫醒，最后来叫我，如果我头天睡太死，它发出最大分贝都无法使我清醒的话，它就会打电话让壁橱里的电钻出来锯我的床。”<sup>③</sup>起床后，微波炉会把做好的早饭送到餐桌上，电视机会提醒看什么内容的节目，每个电器都会做好自己的工作。而他们的领袖是洗衣机，负责分配工作和轮休，如果找不到什么电器的话，就只用把东西放到洗衣机里，洗衣机就会自动找到这个电器或者解决这个问题。每个电器虽然具备了人的意识，但其性格特征中仍有原形的痕迹，每个电器的性格都会和自己的功能息息相关。如电视机爱大惊小怪，评论别人。它批评电磁炉火候掌握得不好，把鸡蛋煎得太老了，而事实只是蛋饼溢出了一个小蛋饼而已。甚至有点小心眼，在关东西为电磁炉打抱不平时，它会将电视调到惊悚可怕的画面。录音笔爱啰嗦，关东西在出租车上打瞌睡时，它会给司机一直说个不停。电脑是个“万事通”，什么都知道，关东西让它查一个车牌号，两分钟内就将车主的全部信息给调查清楚了。它甚至嘲笑和俄罗斯顶尖国际象棋大师对弈的深海电脑表现差劲，认为深海电脑是智能电脑界的耻辱。白饭如霜笔下这些电器表现出的性格特征都与功能联系紧密，使其形象更具有真实感，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志怪”传统中的器物精怪形象严格地遵循了“物老成精”的观念，在各类器具精怪故事中以“老”、“旧”、“破”等词凸显了时间之久。如《居延部落主》中的粮食袋是从西汉李陵到周静帝时期，经历了四百多年；《蒋惟岳》中七根破车辐条；《华阴村正》中的破车轮等。不同的是，器具类精怪们不需要进行修炼，通过形肖或者其他媒介便可以从无生命物体转化为有生命生物。形肖是指

①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1：2942.

②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1：2926.

③ 白饭如霜.疯狂植物园[DB/OL].九九藏书网，<http://www.99lib.net/book/4112/143480.htm>.

形象逼真，日久而具有生命意志。《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凡物多肖人形者，岁久多能幻化”<sup>①</sup>，并讲述了一个人偶变幻成人的故事：一个官员因为喜好戏剧，便命匠人打造了一个人偶，与人无异，人偶四肢可以活动，衣物首饰也可更换。一天晚上，竟看到这个人偶幻成人形，来去自如。《太平广记·居延部落主》中粮食袋能够生存下来，水银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当代奇幻小说中，“志怪”传统中的这些原因皆被淡化。器物精怪不再需要经历漫长岁月的等待或者某种媒介，直接可以从无生命的状态进化到有生命状态，而这一切依赖于网络作家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更加突出了奇幻的色彩。奇幻作家们将自己丰富奇特的想象诉诸于笔端，以生动有趣的故事吸引读者，使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趣味，获得审美上的享受。相较于重视精怪的形成原因，奇幻作家们更注重这个形象带来的趣味性的效果。这一点与整体网络文学爽文的性质有关，但奇幻作家们不能只重视娱乐的效果，依靠“金手指”解决问题，更要为故事的严谨性和完整性负责。

## 第二节 神仙形象

最初，神和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神是超自然的存在，是天生存在的。仙则是凡人修炼而成。不仅如此，自然界的一切事物经过一定的修炼，也可成仙。随着时间的发展，道教神仙系统和佛教神仙系统的提出和融合，神与仙之间的差别日益模糊，逐渐合并为一个概念。“神仙的基本特征总离不开如下两方面：首先，神仙必须能够不死或长寿；其次，神仙必须要有各式各样的仙术。”<sup>②</sup>不死和法术成为神仙的突出标志。在《山海经》以来的“志怪”传统中，记载了大量的神仙故事，塑造了不同类型的神仙故事。根据成仙方式的不同，笔者将当代奇幻小说中的“神仙形象”分为神化英雄类、凡人成仙类和天仙类。

### 一、神化英雄类

神化英雄类神仙是指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历史英雄，被民间赋予了超自然的力量，塑造为神仙形象。如《山海经》中神人的形象黄帝、蚩尤、大禹等。黄帝作为中华“人文始祖”，对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统一华夏部

<sup>①</sup> 纪昀著，汪贤度校. 阅微草堂笔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351.

<sup>②</sup> 李燕. 试论葛洪《神仙传》人物塑造特色[J]. 文学界(理论版)，2011(4)：200.



落，征服东夷、九黎族而统一中华。在位期间，他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始制衣冠、建舟车、制音律、创医学等，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展。蚩尤是上古时期九黎族部落酋长，带领九黎氏族部落在中原一带生活，发展农耕、冶炼铜铁、兵器，实行教化，对形成中华早期文明做出了突出贡献。黄帝、蚩尤等在《山海经》中皆被神化为神仙，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记载的黄帝与蚩尤之战中，两人皆能够呼风唤雨：“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向。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杭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sup>①</sup>

当代奇幻小说中，也出现了很多神仙形象，它们多来自于传统志怪。作家们在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人物形象，赋予了人物更丰富的精神内涵，使之更加立体生动，打动人心。

树下野狐《搜神记》中，神农氏、黄帝、西王母、夸父、刑天、祝融、赤松子等传说中的神仙人物形象都一一登场，在沿用原有形象的基础上，发挥想象力，赋予他们以新的性格特点，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饱满。神农氏作为三皇之一，勤奋仁爱，深受人们爱戴，也流传着很多他的故事，其中“尝百草”被不断地加以应用。树下野狐保持了神农氏仁爱的形象。神农氏为神帝，超越于五帝之上，因仁爱而备受人们推崇。他一生不断尝试草药，并记下药草的药性，一生救人无数。但最终因年老和体内毒素过多，毒性发作，导致身体石化。这是完美带有神性的神农，但是树下野狐并未止步于此，他又为神农增加了人性的一点：遗憾。于大荒，于天下苍生他内心无憾，可唯独对一人充满愧疚，她便是空桑仙子。两人相恋却无奈于身份，神农甚至将仙子流放到汤谷孤岛，终其一生。理性中的克制，一生中孤寂，神农形象让人崇敬之余，又让人多了叹息。再如夸父，在《山海经·海外北经》中是个逐日的悲壮形象，夸父具有反抗、敢于挑战的精神。树下野狐笔下的夸父形象，不改其反抗、敢于挑战精神的特点，填充进天真、善良的性格特点，使其形象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夸父是七百年前木族的传奇人物，无父无母，从千年古树中蹦出，生而能言，力大无穷，又不知在山间吞食了什么仙草灵丹，奔跑如飞，神力惊人。夸父逐日的神话传说，在这里又得到了重新演绎，

<sup>①</sup> 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6：490.

并被世俗意义瓦解。夸父和木族青帝羽卓丞进行“追日伏鸟”大赛，可惜他头脑简单，不知太阳东升西落的奥秘，半月间仍在木族境内，成为了众人笑柄。夸父天性率真简单，像个孩童一般，十分容易被骗，无形中几次帮得拓拔野和蚩尤脱离险境。

不仅是正面形象，甚至在传闻中凶狠残暴的人物也被奇幻作家们重新演绎，赋予了新的精神内涵。《山海经·海外北经》中记载：相柳是共工之臣，与共工一样性情残暴。袁珂在《中国古代神话》中说道：“这水神共工，是天上一个有名的恶神，人的脸，蛇的身，红的头发，性情愚蠢凶暴。他有一个臣子，名叫相柳，也是人脸蛇身，浑身青色，长着九个脑袋，性情残酷贪婪，是他手下一个最大的帮凶。”<sup>①</sup>他们二人的关系与凶暴残虐的性格在民间已深入人心。桐华在《长相思》中对两人的关系并未做出改变，但对两人性格则做了进一步的补充，为他们设置了一个合理的环境。凶暴残忍只是外面的一些传言，并非真的事实。相柳除了对待敌人手段残忍之外，作为将军，他身先士卒，是将士们心安所在；作为共工的义子，一生为实现共工理想而奔走，坚持不懈。他理性节制，虽喜欢小夭，却清醒地知道两人是对立面，隐忍克制，默默守护，几次三番救小夭于危难之中。相柳和共工两人都具有一种悲壮感，共工率几万将士在被黄帝打败之后，坚持不肯投降。将士原本是保家卫国，可他们只能藏在深山中，无家可守，无百姓可保。甚至当昔日的百姓都已忘却家国沦丧之痛，转而歌颂敌国君主的仁慈了，而他们仍然坚定地守护着自己信念，与历史的车轮相抗衡，甚至不惜献出生命。桐华为他们的形象注入崇高与悲壮，使原本的神化的形象变得更加厚重，让读者感受到他们人格的魅力散发出的光芒。

实际上，这些历史英雄的神化集中展示了人类力量，体现了人的觉醒，是人对自我认识的深化。先民们在祈求神灵庇佑的过程中，诉求得不到满足，开始产生了质疑。在征服自然中，人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于是不再将希望寄托于虚幻缥缈的神灵，转向凭借自己的力量去生存、发展，展现出高昂的主体精神和激情。在无限放大人的力量的同时，神化的英雄身上也被加上了伦理色彩。他们一方面创造文明、斩妖除魔，维护社会安定；一方面作为社会的楷模，近乎于完人的存在，被人们效仿学习。他们身上被赋予了神性，没有人性的弱点，做事总是能够

<sup>①</sup> 袁珂.中国古代神话[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43.

以大局为重，从国家的利益出发，甚至牺牲自己，道德上也无可挑剔。如鲧，洪水肆虐，为百姓安居乐业，免遭洪水之灾，盗息壤，触怒了帝，被祝融所杀。而禹抛弃与帝的恩怨，继承父亲的事业，继续治水，甚至三过家门而不入，成为公而忘私的典故。

如果说志怪传统是凸显人力量的同时，将英雄加以神化，当代奇幻小说则是展示人力量时，将英雄加以解构，弱化英雄身上被赋予的神性，更加突出英雄的人性。在网络作家梦入神机的观念中：“神仙也是人作的，也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有着人的思想，有着人的行为，有利益的争斗，并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东西”<sup>①</sup>。因此，其笔下的神仙人物皆是活灵活现、有血有肉。神化的英雄不再是道德的楷模，也不再是牺牲的典范，他们在承担责任时更多的是感受到这份责任的束缚，更渴望摆脱这种束缚，并遵循内心的渴望，追求自我精神的自由，简单而平凡地生活。

桐华《长相思》中的黄帝拥有帝王的阴狠、果断、睿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奇迹，让世人景仰，并且能够在权势顶端时甘心放弃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利。作为帝王，他无疑是称职的；做他的子民是幸福的，做他的亲人却是痛苦的，但他的选择成就了更多人的幸福。传位给颛顼之后，自己在紫金顶上种草药、粮食，不问世事。与之前掌握生杀大权时相比，他此时是幸福快乐的。无独有偶，俊帝一生为帝位牺牲了自己最珍视的友情、爱情，帝位带给他权力的同时，带给他更多的是痛苦。退位给颛顼之后，风雨一生的人，回到了自己最初的小镇，每日简单平凡地生活。他像寻常父母一般，宠爱自己女儿，也会为女儿的婚事发愁。

神化英雄类并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神仙，但是作为最初意义上的神仙形象，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们最初的神仙思想以及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神化的英雄身上被加上道德色彩，成为人们学习的楷模，英雄自身的个性被淡化，神性被凸显。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的主体意识加强，从自我出发，外界的关注与评价不再是自己衡量价值的标准，自我精神需求的满足成为人关注的对象，这时英雄的个性就得到了自由发展，其精神内涵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而这些，其实质就是人的力量的凸显。

<sup>①</sup> 梦入神机. 百度百科[EB/OL]. <https://baike.baidu.com/item/梦入神机/797131>.

## 二、凡人成仙类

顾名思义，凡人成仙者即是那些本是凡人，后来靠巧遇仙人或者自行修道、服食仙药升天成仙的人。<sup>①</sup>志怪传统中神仙形象大多属于此类。据统计，《神仙传》中天仙有22位，尸解仙有2位，地仙有60位。<sup>②</sup>这里的“地仙”就是指成仙的凡人。这类凡人在成仙之后，并未从此脱离了人间的生活。与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仙相比，人们更希望长生不老的同时，仍然可以享受现世的富贵。所以，《神仙传》、《列仙传》、《搜神记》等众多的志怪作品中，塑造了大量的“地仙”形象。

这类神仙除了能够长生不死之外，还拥有各种各样的法术。如变化之术，《搜神记》卷一中淮南王设宴招待宾客，使门吏故意为难八老公，八老公却毫不在意，摇身一变为“色如桃花”<sup>③</sup>的八童子。除了变化之术，还能够快速移动，片刻便可到达千里之外。元放在参加曹操宴会时，曹操为测试他，让他变出吴淞江的鲈鱼、蜀地的生姜，元放一一做到。甚至还能召鬼、唤雨。刘根在山中遇异人成仙后，能够召鬼。颍川太守不信刘根能够召鬼，认为他是妖人，想要加害刘根。刘根便召来鬼将太守父母绑来，证实了自己的能力。葛玄曾经跟吴王坐在楼上，见到有人制作求雨的泥塑，吴王便问葛玄是否能降雨。葛玄作法后，顷刻间便降下大雨。

这些凡人成仙故事呈现出世俗性和生活化。神仙不再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他们生活在人间，与人往来，仍然享受着人间的生活乐趣。凡人成仙形象中也体现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人们更加注重现世的幸福，并不寄托于缥缈的来世。与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仙相比，人们更愿意做可以享永世幸福的地仙。既可以长生不死，突破时间的限制，又能利用仙法道术自由随意变化，突破空间的限制。这些“特权”使寻仙问道之人更加趋之若鹜，而传说中凡人成仙的经历也极大地增加了他们的信心，鼓励他们继续寻仙问道。凡人成仙形象寄托了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一定程度上也凸显出人的精神力量。

凡人修炼成仙这一神仙形象在当代奇幻小说中较为流行的“凡人流”小说有

① 荣海涛.唐代文人游仙诗仙人意象论稿[D].长春：吉林大学，2004：11.

② 李燕.试论葛洪《神仙传》人物塑造特色[J].文学界(理论版)，2011(4)：200.

③ 叶桂刚，王贵元编.中国古代十大志怪小说赏析[M].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学院出版社，1992：116.

明显表现。2007年，忘语以《凡人修仙传》开辟“凡人流”小说潮流，而他也凭借此作品跻身起点众创作大神之列。“凡人流”是指凡人在严谨的修仙环境下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取得非凡仙途成就。<sup>①</sup>“凡人流”小说有三点突出特征：一是主人公设定为普通人，增加读者的代入感，并且会在作品中通过各种比较，突出其平凡程度；二是主人公按照严格的修仙升级制度修炼升级，作者不会利用“金手指”将最初设定的升级法则改变，以增加其现实残酷性和压力感；三是在不能改变世界规则的前提下，主人公只能凭借智慧生存，增加了现实感。因而，两者即使身份相似的前提下，在成仙原因和成仙方式上也有着极大的差异性。在下文比较中，本文以《凡人修仙传》为例。

首先是身份的相似性。“凡人流”小说和凡人成仙类的主人公身份上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都是普通凡人，但是两者的“凡”侧重点有所不同。志怪传统中的“凡”是与神仙的区别，强调的是人的身份。“凡人流”小说中的“凡”，除了人的身份之外，还强调了其作为凡人的平凡性。志怪传统中的凡人，他们大多家境较好，没有生计的烦愁。如魏伯阳是“高门之子”<sup>②</sup>，刘商是“中山靖王之后”<sup>③</sup>。“凡人流”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在各种方面如家世、资质、相貌皆是平平无奇，甚至还相对较差。《凡人修仙传》主人公韩立，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山村穷小子，一家七口人，“家里的生活很清苦，一年也吃不上几顿带荤腥的饭菜，全家人一直在温饱线上徘徊着。”<sup>④</sup>居住环境也十分之差：“茅草和烂泥糊成的黑屋顶，身上盖着的旧棉被，已呈深黄色，看不出原来的本来面目，还若有若无的散发着淡淡的霉味。”<sup>⑤</sup>《凡人修仙传》之初，就不断地运用这种对比，来诠释韩立普通人的身份。刚入七玄门时，便与家境好，有背景的舞岩形成了鲜明对比。舞岩是韩立最初的对照，继而是太南小会上的万小山，黄枫谷中的陆公子。就灵根<sup>⑥</sup>来说，陆公子是风灵根，而韩立则是资质最差的“伪灵根”。就相貌来说，陆公子英俊潇洒，常引得美人垂青。而韩立皮肤黝黑，相貌平凡，甚至在墨家时，

① 凡人流. 百度词条[EB/OL]. <https://baike.baidu.com/item/凡人流/2296600>.

② 叶桂刚，王贵元编. 中国古代十大志怪小说赏析[M].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学院出版社，1992：126.

③ 李昉等编. 太平广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1：43.

④ 忘语. 凡人修仙传[DB/OL]. 书书网，<http://www.shushu8.com/book/frxxz/1.html>.

⑤ 忘语. 凡人修仙传[DB/OL]. 书书网，<http://www.shushu8.com/book/frxxz/1.html>.

⑥ 灵根是修仙者资质的显示，灵根越少就表示资质越好。只有一种单一属性的灵根，被称为“天根”，为最佳；四到五根则是“伪灵根”，为最差，拥有此种灵根的人，一般一生都无法跨过筑基期。

墨氏姐妹在听说要嫁给他之后，大惊失色。

其次是成仙原因的差异性。志怪传统中的凡人成仙类神仙成仙是他们主观追求下的结果。成仙是他们致力追求的目的，所以他们主动地向他人学道或自行修炼。如崔子文“学仙于王子乔”<sup>①</sup>，葛玄“从左元放受《九丹液仙经》”<sup>②</sup>，刘根“刘根汉武帝时，入嵩山学道”<sup>③</sup>，卫叔卿“少好仙道”<sup>④</sup>，刘政“以为世之荣贵，乃须臾耳，不如学道，可得长生”<sup>⑤</sup>等。良好的家境，使他们能够安心学道，实现自己成仙的愿望。不同的是，“凡人流”小说中主人公大多出生贫寒之家，经常为生计发愁，他们一心所想的绝不是成仙，而是怎么样赚到钱，改变家里的环境，修仙只是客观环境推动他们做出的选择。韩立最大的梦想是走出村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心目中对工作的最好设想是被小城里的哪位手艺师傅看上，收做学徒，成为靠手艺吃饭的体面人。参加七玄门内门弟子测试，还是因为“只要成为内门弟子，不但以后可以免费习武吃喝不愁，每月还能有一两多散银的零花钱。而且参加考验的人，即使未能入选也有机会成为像三叔一样的外门人员，专门替七玄门打理门外的生意。”<sup>⑥</sup>韩立当时虽然不明白去七玄门做内门弟子测试意味着什么，但是可以赚到钱的想法使他异常激动，甚至一连好几个晚上兴奋得睡不着觉。在成为记名弟子时，他心里并没有把半年后的考核放在心中，甚至心底下还隐隐约约希望自己没能过关。这样不仅可以早点出山见到家人，还可以成为像三叔一样非常有身份和地位的外门弟子。在修炼过程中，他虽然也很努力，但是当墨老告诉他每把口诀修炼提高一层，每月的月银就会翻倍时，他修炼就更加用心了。由此可见，对金钱的渴望是促使韩立修炼的动力，成仙并不在他最初的考虑范围之内，是他的意外之路。

最后是成仙方式的差异性。志怪传统中凡人成仙大致有三种方式：巧遇仙人、服食仙药、帝感其诚。巧遇仙人，如有人偶遇焦山老君，老君给了他一根木头，让他用这根木棍将石盘钻透。这个人钻了四十年，终于钻透了，于是得到了

① 叶桂刚，王贵元编.中国古代十大志怪小说赏析[M].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学院出版社，1992：115.

② 叶桂刚，王贵元编.中国古代十大志怪小说赏析[M].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学院出版社，1992：26.

③ 叶桂刚，王贵元编.中国古代十大志怪小说赏析[M].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学院出版社，1992：117.

④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1：29.

⑤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1：33.

⑥ 忘语.凡人修仙传[DB/OL].书书网，<http://www.shushu8.com/book/frxxz/1.html>.

神仙丹诀。服食仙药，如卫叔卿“服云母得仙”<sup>①</sup>，之后他的儿子和梁伯服用他遗留下的仙药也飞升成仙；马鸣生按照神人所给的仙书炼制丹药，“药成，服之仙去”<sup>②</sup>。帝感其诚，如阳翁伯，“以孝于亲，神真所感”于是夫妇一起升仙<sup>③</sup>；沈羲学道后，消灾治病，救济百姓，“功德感天，天神识之”<sup>④</sup>，死后升仙。志怪传统中凡人虽说主观上有极强的成仙愿望，但成仙方式多依靠外在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影响相对较少。遇到仙人或获其赠仙书指点或跟随其学习与服食仙药这两种方式，主要依赖于是否能够遇到仙人或有无仙书指点；而凭借自己的美好品质感动天神，则依赖于是否能够被天神发现并感动他们。“凡人流”小说成仙方式主要依靠自身进行艰难而漫长的修炼，仙药或宝物只是起辅助作用，关键在于自身努力。修仙者按照境界划分，应分为下境界、中境界以及上境界三大阶段。下境界包括了炼气、筑基、结丹、元婴、化神等五层，中境界有炼虚、合体、大乘三层，到了上境界再经过渡劫这一层关口，就可飞升仙界，与天地同寿。但是三大境界的提升异常艰难，就是最初的下境界，炼到最顶层化神期的，在整个越国也未曾有一人。在元婴期徘徊的，也是少之又少。这点可以参照韩立的进阶时间表：10岁到七玄门，开始修炼长春功。18岁，修炼长春功到第8层，而这一切还是未进入修仙之路，只是为以后的踏上修仙路奠基。23岁时完成筑基。130岁时才进入结丹期，180岁时进入结丹中期，205岁时进入结丹后期。230岁进阶元婴，262岁进阶元婴中期，365岁突破至元婴后期，543岁修至元婴后期巅峰，突破化神失败。593岁进阶化神成功，893岁修炼至化神初期顶峰，1199岁进阶化神中期。1301岁冲击化神后期失败，1307岁渡小天劫，1415岁进阶炼虚。至此，韩立用了140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下境界的修炼，进入到中境界的修炼。之后，1576岁进阶合体期，巩固修为，2385年修炼大成。11134岁渡飞升之劫，进入真仙界北寒仙域，与天地同寿。经过了上万年的修炼，韩立才完成了修仙之路。从修炼所用时间来看，越往后进阶所用时间越多，也表明了其修炼难度越来越大。如果没有非凡的坚强意志，一般人难以坚持到最后。更何況，韩立是以资质最差的“伪灵根”完成了修仙之路，这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退一步讲，不管修炼的艰难，单说能忍受每天枯燥乏味的修炼，就已说明了其意志之强大。志

①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1：29.

②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1：49.

③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1：30.

④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1：36.

怪传统中凡人成为神仙更多的是依靠外在客观因素,“凡人流”小说则是真真切切地依靠自身的努力完成了修仙之路,更强调个人主观的奋斗精神。

总的来说,成仙原因和成仙方式的差异性,其实质是志怪传统和“凡人流”小说精神内涵的不同。志怪传统中凡人修炼成仙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希望长生不死,永世享受人间的繁华生活。因而,故事侧重于成仙之后的生活,以此给人们留下美好的幻想。“凡人流”小说则是侧重于修炼过程的艰难,突出主人公的个人奋斗精神,鼓励人们相信自己的力量,人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实现人生价值。

### 三、天生为仙类

天仙类神仙是指天生为仙的神仙。通过此类神仙形象,表现了作为神仙的乐趣。被提及最多的有两类:一类是西王母和人仙相恋中的女性神仙。在《汉武帝内传》以及《太平广记》中《周穆王》、《燕昭王》、《汉武帝》、《王母使者》等篇章详细地讲述了西王母与人来往的情形。另一类是遇仙故事中的神仙。上节凡人修炼成仙中也提到了有些凡人偶然遇到天神,得到指点而修炼成仙。在描写这类天仙形象时,主要突出了天仙们居住环境之缥缈,如《搜神记》中杜兰香自称“阿母处灵岳,时遊云霄际。众女侍羽仪,不出墉宫外”<sup>①</sup>。对天仙居住环境的渲染,也表现出人们对于神仙的美好向往。

与作为人们美好幻想的神仙形象相比,当代奇幻小说中的天仙则是被褪去神性光环,突出其人性的一面。这种形态下的神,走下神坛,更具有人情味。沧月《镜》系列中的云浮城少城主离湮,作为云荒大陆上神的存在,本不应干预云荒大陆的发展,却因不忍心出手干预海国命运,被贬下凡间历劫。经历数百年,再次回到云浮城,但无法容忍云荒大陆上发生的血雨腥风,毅然决然地以放弃神的身份为代价再次回到云荒大陆拯救众生。离湮的仁爱使其具有了神的特性,但她对感情的胆怯、处理事情不够果决,又使其具有烟火气息。离湮的转生慕湮,身为云焕的师父明知云焕对她的情感,却一直不肯正视。她明知道云焕阴狠残忍,杀戮心极重,对她心存利用,却还是一直包容。云荒三女生魅婀、慧珈、曦妃,面对云荒大陆上的纷争、杀戮,只能无奈叹息,却不能违背规定,插手干预。神

<sup>①</sup> 叶桂刚,王贵元编.中国古代十大志怪小说赏析[M].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学院出版社,1992:131.



也不是无所不能的，面对有些事情，也像人一样只能无能无力，徒留叹息。

当代奇幻小说中天仙类神仙形象涉及较少，而其形象在仙侠小说中出现较多，如唐七公子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flesh 果果的《花千骨》、电线的《香蜜沉沉烬如霜》等，其故事背景皆是设置在仙界，出现了大量的神仙形象，如夜华、东华帝君、白浅、白子画、旭凤、润玉、花神等。因此，本文不再赘述。

### 第三节 鬼形象

鬼的观念在上古初民时期就已萌生，随着道、佛两教的发展，鬼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形成如今民间信仰之一。《说文解字》中“鬼”的释义是“人所归为鬼，从人，像鬼头；鬼，阴气贼害。”<sup>①</sup>人死之后不是消失，而是会有另外一个归宿变为鬼，也即是灵魂不灭说。人死之后，形体上消亡，灵魂不灭，以“鬼”的形式存在于世间。“这个虚幻世界，是人们在古已有之的传统迷信观念的基础上按现实社会生活的模样并根据世代人生经验加以构建的，它实质上是现实的一种变形的投影。”<sup>②</sup>正如人间一样，鬼也有专门生活的地方，我们一般称之为冥界。在民间丰富的想象力下，冥界如人间一般，有着完整的体系：阎王-判官-牛头马面-鬼卒-鬼魂。阎王、判官、鬼卒可统称为鬼吏，一般没有职务的鬼称为鬼魂。本文讨论的鬼形象主要是鬼吏和鬼魂两类。

#### 一、鬼吏

鬼吏是相对于人间官吏来说，是对阴间官府人员的一个统称，大到阎王、判官，小到鬼卒。民间信仰经过百姓不断地加工改造，关于地府鬼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但是在志怪传统中这种体系还尚未成熟。在各种志怪典籍中，阎王、判官等上层官员出现较少，名称却多样，或是直接以官员统称，无法直接得出其真实身份。如《玄怪录》卷九《齐饶州》中的紫衣官员，韦会问他身份，鬼卒只回道：“王也”<sup>③</sup>。还有卷十《王国良》中的“一人绯衣，当衙坐”<sup>④</sup>，《续玄怪录》卷二《张质》中的“美须髯衣绯人”<sup>⑤</sup>等。这类鬼吏形象一般刚正不阿，能够惩奸除恶，代表了百姓对于正直官员的美好想象。出现频次最高的便是各类鬼卒，形

① 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62.

② 石昌渝.论魏晋志怪的鬼魅意象[J].文学遗产，2003(2)：21.

③ [唐]牛僧孺，李复言.玄怪录·续玄怪录[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87.

④ [唐]牛僧孺，李复言.玄怪录·续玄怪录[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105.

⑤ [唐]牛僧孺，李复言.玄怪录·续玄怪录[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160.

象较为丰富，如粗心大意勾错魂、徇私舞弊。这类鬼吏形象生动地折射出人间官场的真实形态，是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无情披露。这两大类鬼吏形象遥相呼应，反映了文人们对清明政治的美好愿望。因此，笔者将鬼吏形象分为徇私渎职、秉公执法两类进行分析。

### （一）徇私渎职

徇私渎职类鬼吏可分为两种类型：粗心大意致使工作失误与以权谋私，严重渎职。首先是粗心大意致使工作失误。这种鬼吏形象较多体现在志怪故事中魂游地府<sup>①</sup>的故事类型中，主要情节为一个人机缘巧合被误带到地府，鬼吏发现其阳寿未尽时，便将他送回。如《搜神记》卷十五中武陵李娥死而复生，原因是“闻谬为司命所召，到时得遣出”<sup>②</sup>；《续玄怪录》卷二《张质》中张质被带到地府审问，地府官员责问他审理案件为何不负责任，使人含冤而死。但是张质上任之后还未审理过案件，一番对质之后，才发现是鬼差带错了人，只是同名同姓而已。这种故事类型根源便是鬼吏执行公务时的粗心大意，但也正是这种工作上的小失误为志怪故事增添了一种生动有趣的故事类型与鬼吏形象。

其次是以权谋私，严重渎职。此类鬼吏形象出现频次很高，可表现为为人谋求职务和寻人李代桃僵。《搜神记》卷十六《蒋济亡儿》，领军将军蒋济儿子死后给母亲托梦，诉说自己差事太过劳累，请求父亲去找即将上任的孙阿为自己托情换个差事。将军找到孙阿后，发现真的如儿子所说，感慨道自己差点辜负了儿子，厚赏孙阿，希望他能达成此事。孙阿得知后，也明确表示若为真必为将军办成此事。最后，蒋济儿子果真换到了清闲的职务。整个过程中，蒋济、蒋济妻子、孙阿中没有一人认为此事有不妥之处，说明此种风气早已根深蒂固于人心，不管是人间还是地府皆是如此。《续玄怪录》卷九《吴全素》中吴全素被误带到阴间后，经判官核实其阳寿未尽，便让鬼差将其送回，并嘱咐鬼差吴全素命薄，应在天明之前送回。谁知鬼差趁机勒索吴全素钱财，“君命甚薄，天明即归不得，不见判官之命乎？我皆贫，各惠钱五十万，即无虑矣。”<sup>③</sup>吴全素表示没有携带钱财时，鬼差还出谋划策让其到做官的姨母家索求钱财。这类鬼差因为一己私利，

① 魂游地府故事类型定义见于黄景春、程蔷编《中国古代小说与民间信仰》，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125-126。

② 叶桂刚，王贵元编《中国古代十大志怪小说赏析》[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253。

③ [唐]牛僧孺，李复言《玄怪录·续玄怪录》[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94。

敲诈勒索，与人间酷吏一般无二，正是文人们对压榨百姓官员的真实描绘。此外，还有鬼差利用职权李代桃僵，寻人做替死鬼。《太平广记》卷三百二十一鬼六《张闾》鬼差奉命令来抓张闾，见张闾是长者且很善良，不忍将其抓走。再加上在张闾的苦苦请求，鬼差就用外乡人黄恺的性命换取了张闾的性命。张闾则活到六十岁，官至光禄大夫。这个鬼差虽是感动于张闾的善良，但是黄恺又何其无辜，莫名其妙就变成了张闾的替死鬼。无独有偶，卷三百二十三鬼八《施续门生》中的白袍小吏也是如此，奉命来抓门生，却经不住门生的苦苦哀求，最后带走了与门生相似的都督。同情他人，让无辜的人无故替死，这是何等的不公平。生死是人之大事，鬼差手中握有职权，本应更加严肃对待，却玩忽职守，随意更改。这类鬼差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官场风气和官吏办事风格，是对其的讽刺与批判。

阴间是对人间人生百态的真实反映，是文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刻画。文人们迫于现实的压力，无法将现实社会的事情进行直接披露，便借助鬼事以奇幻的手法来写人事，表达对黑暗现实的不满。鬼吏的形象正是人间官吏形象的一个折射，以此来间接反映社会现实。当代奇幻小说中，鬼吏形象的刻画在志怪传统的基础上，整体上保留了徇私渎职的人物形象，人物性格上更具有随意自主性。志怪传统中官吏形象多是受特定环境影响，反映的是整体的官场风貌，而奇幻小说在此基础上又增添了借助鬼吏的这一独特身份探究人性，折射出人性的弱点。

在反映官场风貌上，志怪传统以鬼吏的办事风格凸显当时官场现状；当代奇幻小说中则在故事背景中直接体现。可蕊《捉鬼实习生》中故事发生的背景便是由于地府工作中的一次重大失误：八十年前人间动荡影响到地府，地府管理混乱，结果导致九百恶鬼逃出地狱。地府在这件事情发生后一直没有重视，直到造成的危害越来越大后才被提上阎王们的议事日程。可他们不是立刻派鬼差去处理此事，而是查阅多达数亿条的各种规章制度，以求找到采取何种措施解决的依据。讨论会议开了十年，可还是找不出可供参考的依据，新创建的章程又会与其他章程条例冲突。结果，这件事就一直悬而不决。随着九百恶鬼逃出的时间越来越长，被恶鬼附身所害的横死鬼越来越多，而地府官员仍在翻阅旧例寻找解决的办法。可蕊在交代故事背景时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地府因循守旧、默守陈规、不知变通的办事风格。面对恶鬼危害人间，造成的影响越来越严重，地府官员不是紧急做出方案解决事情，而是一味查询旧例。查询未果，创建新章程时，却又被条条框

框所束缚，导致事情一直无法得到解决。在此拖沓、畏首畏尾的办事速度下，真不知何时才能找到合适的办法去将危害人间的恶鬼抓回，还人间一个太平。可蕊这一故事背景也形象地反映出政府某些单位的办事风格，拖沓、办事效率低，不能真正切实有效地快速解决问题。

除反映出现实社会风貌之外，当代奇幻小说还通过鬼吏的形象探究人性的劣根性。纯洁滴小龙《深夜书屋》中的红衣女孩本是地府鬼差，行事却是乖张任性，不负责任。因为在校车上无聊，便现出真身，吓唬对面出租车司机，与校车碰撞发生车祸。最终导致出租车司机死亡，校车上孩子不同程度受伤。因为自己无聊时的一个举动，便造成不必要的车祸，给其他人造成伤害，可谓是行为极其恶劣。然而她自己毫不自知，从未在意。红衣女孩本该在自己负责区域内恪尽职守，但她为专心办自己事情，利用周泽把柄威胁周泽做自己接替者。在周泽接任期间，因周泽未达成工作量，威胁周泽，并向其许诺自己若是升迁就帮助其成为正式鬼差。在其位不谋其职，不负其责，恣意妄为，可谓是渎职，然而这一类人在现实中并不少见。自私自利是人性的弊病，鬼亦如此。

## （二）秉公执法

秉公执法是相对徇私渎职的鬼吏而言，具体指鬼吏办理公务中刚正不阿，惩奸除恶，为百姓伸冤做主。《玄怪录》卷九《齐饶州》中冥王田先生替齐氏伸冤，审理案件。原来齐氏本在父亲家中待产，临产的晚上，阴间梁朝陈将军突然出现在家中，以齐氏生产使自己长久居住的房间变得肮脏为名，要杀死齐氏。齐氏苦苦哀求，允诺明天立刻搬出房间，陈将军才答应放过她。谁知，齐氏遭到了坚信无鬼论的父亲的阻挠。第二天晚上，陈将军便杀死了齐氏。田先生查明真相后，便依法处理了陈将军，并让齐氏还阳生活。《王国良》王国良平日凶暴残忍，欺凌百姓，机缘巧合下被误带阴间太山府君院，冥官虽认为他罪孽深重，应下地狱，然而其阳寿未尽，仍放他回到阳间。但为让他牢记教训，不再欺凌百姓，将其惩戒了一番。冥官不以好恶影响自己对事情的处理，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一律依法办事，这就是做官最理想的状态。百姓深受残暴官吏的剥削，希望有正直的官吏可以惩戒他们。这类秉公执法的官吏，正是百姓心目中的理想官员，是百姓对清明政治的美好向往。

当代奇幻小说中的秉公执法类鬼吏，与志怪传统相比，除了一身正气、惩奸

除恶之外，形象更加丰满，更具有人情人性。志怪传统中这类形象多表现于为鬼伸冤、坚持正义，反映了百姓们的美好想象；而奇幻小说中这类形象不仅保留了鬼吏正直的性格特点，还刻画了他们的不足之处，使得形象更加立体。

可蕊《捉鬼实习生》中钟学馗和刘汉皆是一腔正气，嫉恶如仇。钟学馗是负责接待横死鬼的鬼差，随着恶鬼逃离地狱的时间越来越久，被恶鬼所害的人也越来越多。当他听着那些冤死的鬼魂诉说被害经历和恶鬼们在人间的所作所为时，就义愤填膺。他希望阎王们赶紧派人去将危害人间的恶鬼抓回，可阎王们始终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去解决此事。他在见到十几个孩子被虐杀之后，终于再也无法忍耐，冒着被地府惩罚的风险私自离开地府独自前往人间捉鬼。刘汉之前是地府的威武将军，是个非常厉害的鬼差，败在他手下的知名恶鬼、厉鬼不计其数。因为严重失职，让九百恶鬼逃出地狱，于是他打入畜生道，被罚要做九十九世的畜生。刘汉被罚之后，并没有因此减轻他内心深处对于失职的负罪感和愧疚。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保留了前世的记忆，以动物的身份生活着。虽然带着清醒的意识用一只动物的身份生活会让他更加痛苦，可他仍然坚持着。他希望能亲自寻回那些恶鬼，送回地狱，以减轻内心的愧疚感。但是他们也并不是完美的，也有自己的不足之处。钟学馗善良甚至没有底线与原则，显得是非不分。他对波儿象一味溺爱，养成了波儿象的任性。他对铃丫也是如此，将铃丫当成妹妹一般的存在，被铃丫天真无邪的外表蒙蔽，却不知铃丫处处针对为难游少菁。刘汉明知道凌岩喜欢他，却选择回避。并利用凌岩对他的感情，要求凌岩与游少菁交朋友，帮助游少菁捉鬼。最后凌岩为保护他而死，他才醒悟。另外一点便是两人生前是古人，因此两人的思想与现代相比就会显得迂腐。在街上看到情侣拥抱、接吻时，钟学馗就会大呼不成体统，无耻。刘汉则会一副见鬼的样子选择不看。但是从另一层面上来说，这也是作者的细腻之处，符合两人的身份特征。

志怪中以鬼吏形象来讽刺、暗喻现实世界，表达对理想世界的向往。而当代奇幻中则是设置故事背景反映社会现实，以鬼吏的形象借助幻想的故事突出的是对人性的思考。出现这两类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社会背景下人关注点的变化。传统社会中，人受外界环境影响较大，因此人多关注于外面世界。而当代奇幻小说在关注外在环境的同时，更加更关注人自身，反省人自身存在的问题。奇幻作家们也能更平和地看待人的优点和不足，思想更具有包容性。

## 二、鬼魂

鬼魂是指人死后在阴间没有职务以鬼魂的形式活动于世间。徐华龙《鬼》一书中在天鬼、地鬼、家鬼三大类别的基础上，以形貌和行为特征中对鬼进行划分，并对其善恶进行分析。人有善恶，鬼亦有。因此，笔者依据行为特征将鬼分为善恶两类对鬼魂进行分析。

### （一）善鬼

善鬼是指善良之鬼，这里泛指不对人产生伤害甚至于对人有益的鬼。起初，人们认为鬼属阴，具有祟人的本性。随着鬼话的成熟，鬼越来越具有人情人性，善鬼的数量也随之增多。不管有无血缘关系，或受人恩惠与否，善鬼都可以帮助人，凸显善的本质。依据善良之鬼的行为特征，志怪传统中出现较多的善鬼主要分为三类：心系家人、助人为乐、知恩图报。

首先是心系家人。这类鬼行为特征主要表现为死后仍然惦念家人，回家看望或者在家人遇到灾难时提醒其避难。《太平广记》卷三百十六鬼一《刘照》中刘照妻子死后，仍记挂刘照，给刘照赠送随葬的珍宝葳蕤锁。除了妻子牵挂丈夫之外，丈夫也放心不下妻子。卷三百二十二鬼七《庾崇》庾崇在江州淹死后，仍然经常回家陪伴妻子。后来因为妻子生活太过于贫困，不忍心看她受苦，就将妻子接走了。这两个故事都表现了夫妻之间的深厚感情，即使一方死了，仍是牵挂另一方。除此之外，还有怀念家乡的鬼。卷三百二十鬼五《王明》中东莱王明儿，死了一年后突然现形回家，招来亲朋好友见面，“言及将离，语便流涕。问讯乡里，备有情焉。”<sup>①</sup>并让儿子领他到家乡各处走走看看。不仅如此，鬼还会在家人遭遇灾祸时赶来救助家人。卷三百十八鬼三《彭虎子》不相信鬼神之说，有巫师劝告他说：“某日殃煞当还，重有所杀，宜出避之”<sup>②</sup>。家人都出去避难了，唯独彭虎子不去。殃神来了之后多亏彭虎子母亲，彭虎子才躲过一劫。卷三百二十鬼五《王彪之》王彪之母亲也是如此。她知道王彪之将有大祸，便回到家中指点王彪之躲避灾祸。

其次是助人为乐类，经常帮助人不要求回报。《太平广记》卷三百十八鬼三《朱子之》有一鬼常来光临朱子之家，朱子之的儿子生病，鬼告诉朱子之治病的

①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1：2537.

②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1：2538.

偏方，并为其寻来药中一味老虎卵子。不仅有帮助人治病的鬼，还有类似于田螺姑娘的鬼。卷三百二十二鬼七《张君林》张君林家中忽然有个鬼来帮忙干活。“林原有旧藏器物中破甑，已无所用，鬼使撞瓮底穿为甑。比家人起，饭已熟。”<sup>①</sup>这个鬼不仅帮助张君林家干活，还会赠送其好东西。张君林家一向很穷，在这鬼的帮助下家境逐渐富裕。

最后是知恩图报类。这类鬼因为受人恩惠，便以各种形式报答。《太平广记》卷三百二十鬼五《姚牛》姚牛父亲被乡人所害，姚牛长大后为父报仇，手刃仇人。县令感念姚牛的孝心和胆量，就设法开脱他的杀人罪，使姚牛无罪释放。姚牛父亲报答县令对姚牛的救命之恩，在县令出去打猎时，提醒县令草丛中有古井，不要前往。除了提醒避开危险外，还有鬼提前告知以后运势。《桓恭》桓恭担任桓石民参军时，在住所里发现一个棺木已坏的古墓，自此桓恭每次吃饭时都是夹些饭菜鱼肉扔到小洞里，这样持续了几年。一天早晨棺木的主人对桓恭说：“吾终没以来，七百余年，后绝嗣灭，蒸尝莫及。君恒食见播及，感德无已。”<sup>②</sup>就偷看了阴司的簿子，告诉桓恭以后会做宁州刺史的消息以此来报答。

亲情是最无法割裂的情感，即使生死两端，彼此还是互相牵挂。当代奇幻小说中也有许多心系家人之鬼，与志怪传统中的心系家人之鬼如出一辙。与志怪传统相比，当代奇幻小说中为子女指点躲避灾祸这一类心系亲人之鬼不再是一个典型类型，出现较少。但是在透过人物形象表现出更多的现实问题方面，表现得更有力度。

当代奇幻小说中，这类形象演化出另外一种形态：因心中执念一直留在人间，但这种执念不再仅限于亲情，更多的是对所爱之人的执念。可蕊《捉鬼实习生 4》中在路边唱歌的女鬼，她在成亲之日死去，之后就一直逗留在人间，等待她爱的人。因为等待时间太久，灵魂已经开始消散，而她也不记得她等待之人的模样，可还是执着地唱着歌等待。与这个痴痴等待无果的女鬼相比，九鹭非香《百鬼集》中的鬼对所爱之人的执念都得到了化解。清坠百年前因为担心叶倾安试图开启步天阵获得弑神之力危害苍生，便和八个道士联手将其杀害。清坠用性命强行将叶倾安的魂魄保存下来，令其转世为人。可她仍然放心不下叶倾安，为了更好地陪伴叶倾安，便耗费精力用陶土给自己做了肉身，继续陪在叶倾安转世身边。然而

①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1：2556.

②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1：2539.

自己也因此只剩下十来年时光，可她从不后悔。幸运的是，她等到了叶倾安恢复记忆原谅自己，最终放下了心结。

如果鬼帮助亲人尚且有亲情的因素，那么对毫不相干人的帮助就更是善的本质的凸显。纯洁滴小龙《深夜书屋》中五个年轻的建筑工人因冲进发生火灾的居民小区救人而死去后，似乎是没有意识到自己死亡的现实，仍在建筑工地上做工。在除夕夜来到周泽的书店看书，看书时十分注意唯恐将书弄脏后周泽无法再出售。吃饭时谈论着家庭孩子，如生前一样。最后临走前还为周泽打扫了书店。这些建筑工人因为救人而死，死后仍能保持良善的本性。此外还有女鬼红姐，生性善良，有些唠叨。红姐死后，牵挂儿子就没有离开，一直陪在儿子身边。看到女孩因丢失狗而伤心后，唠唠叨叨，安慰女孩。最后还帮助女孩找到了丢失的狗。这些人本就是善良的普通人，死后仍能保持善良的本性。还有一些鬼本是善良，有时也会有所挣扎，最后仍能坚守本性。出租车司机发生车祸死后，仍然从事着之前的工作。鬼为人服务是要收费，但收费收的是人的精气神或者寿元。这个出租车司机在送周泽回去的路上，和周泽谈着自己的家庭孩子，虽然生活得艰难，但言语中流露着满足与幸福。出租车司机在行程即将结束时本来准备向周泽收取“费用”，但最终放弃了。在思想挣扎中自己也得到了解脱，进入了轮回。艰难挣扎过后的选择，更能突出出租车司机坚守本心的难能可贵。

奇幻作家除了对善鬼善本质的描写外，还试图探讨更多的东西，如爱的方式。在镜吉祥的《百鬼杂货店》中柯蓝与柯妈妈之间的故事，反映出亲情的同时，也折射出了父母对子女关爱方式的思考。高中生柯蓝在一次和父母争吵中生气出走，出车祸死去。柯蓝死后，看到母亲痛不欲生的样子，十分不忍，想要继续陪伴在父母身边。无意间，她得知白鬼能够帮助她实现这个愿望，便和白鬼达成了交易，将自己的灵魂依附在白鬼所做的精致人偶中，以求能够继续陪伴在父母身边。然而这个人偶的燃料只可供她使用三个月，期限一到，交易就终止。柯蓝死后明白了母亲对自己疯狂炽烈的爱，担心母亲做出过激的举动，所以她选择以人偶的形式回到母亲身边。即使只有三个月。作者通过不仅仅是想要传达这种深厚的亲情，更想要通过这种形式去更进一步探讨父母关爱子女的方式。柯蓝母亲对柯蓝的爱太过于疯狂与严苛。柯蓝学习成绩很好，每次考试成绩都是第一名。即使如此，因为柯蓝在钢琴考试中失误，柯妈妈便将她锁在房间四十九天，每天必



须有十二个小时的琴声，弹错就延长时间。柯蓝无法忍受这样的训练，用床单结了绳子从窗口逃走。原本只是想出去透透气，再回去继续练习。可柯妈妈在柯蓝房间安装了监控，很快便发现柯蓝逃走的事情，导致了柯蓝车祸去世。柯蓝在以人偶形式回到她身边之后，认为人偶只是柯蓝的替代品，一直折磨柯蓝。无法正视人偶的存在，却仍以每次三个月寿命的代价为人偶提供着燃料。柯蓝的悲剧也折射出作者关于父母对子女教育问题的思考：是病态式地要求其必须样样优秀，还是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给他正确引导，让其快乐成长？

志怪传统中着力于展现善鬼善的一面，既有亲人之间的相互牵挂，也有互不相识的慷慨帮助。当代奇幻小说继承了对善鬼形象的刻画方法，在此基础上，通过与善鬼之间的故事探讨更多的现实问题。奇幻作家们以奇幻的手法，将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融注于非现实的故事之中，令奇幻作品奇异诡谲中却又不失现实性。

## （二）恶鬼

恶鬼是干扰人生活并对人造成伤害的鬼。人们对鬼有着极大的恐惧心理，在人们心目中鬼会害人，对人产生不利的影响。志怪传统中恶鬼的相貌由于人们对它的恐惧，它们大多面貌丑陋。如“目赤如火，磋齿嚼舌，甚有憎恶”<sup>①</sup>、“长丈余而有四面，面皆有七窍”<sup>②</sup>。当代奇幻小说中的恶鬼形象继承了志怪传统中恶鬼丑陋面貌的观念，恶鬼大多面目可憎，十分恐怖。“面目煞白狰狞，双眼红似滴血，身上穿着一袭白色的丧衣，双脚离地飘浮着，口中还发出怪笑”<sup>③</sup>，“披头散发，面孔扭曲，口流涎水”<sup>④</sup>。恶鬼反映出人们从心底对鬼的恐惧，这也是人们最初对鬼的看法。

当代奇幻小说中捉鬼小说故事素材之一便是由此而来，但在恶鬼的形成方式、害人方式、害人动机上与志怪传统的恶鬼形象有所差异。与善鬼凸显人性的善相比，恶鬼则是揭露出人性恶的一面。因此奇幻作家在刻画恶鬼的形象的同时，更多地也展现出人性丑恶的一面，引人深思。

首先是恶鬼的形成方式。志怪传统中的恶鬼多是人死后所变，具有鬼魂的形态。当代奇幻小说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必要条件：怨念或戾气。恶鬼是由人死

①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1：2532.

②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1：2534.

③ 可蕊.捉鬼实习生.九九藏书网[DB/OL].<http://www.99lib.net/book/4058/141389.htm>.

④ 可蕊.捉鬼实习生.九九藏书网[DB/OL].<http://www.99lib.net/book/4061/141422.htm>.

后所变，且此人临死前心存怨念。因为人心存戾气，所以恶鬼一般都伴随着黑雾出现，也可称之为煞气。纯洁滴小龙《深夜书屋》中因电影院失火致死的西装中年男子，因为周泽冲进电影院救人时，他曾请求周泽救他，可周泽选择了他旁边的10岁小男孩，未对其施救。消防队员进去救人时，他已死去。西装中年男子便对周泽心存怨念，死后变成了恶鬼，一直跟在周泽身边，等待力量变强时便加害周泽。而同时在电影院遇难的其他人则形成恶鬼跟在电影院纵火犯身后。而且他们在找到电影院纵火犯复仇时身上都泛出黑色的雾气，随着怨气的加重越来越浓。可蕊在《捉鬼实习生》中以更加奇幻的方式定义了恶鬼。与《深夜书屋》中恶鬼形成原因相似，但是有所复杂。可蕊认为恶鬼是人的灵魂中邪恶的一面，人死后有些不属于灵魂的恶念还能残存在世界上，并且会相互吸引越聚越多，到了一定程度形成一定的力量和意识，才变成了恶鬼。

其次是害人方式。志怪传统中恶鬼具有一定的能力，能够自己行动害人或是依附在人身上控制人的意志。如扰人鬼中的骗人鬼，《太平广记》卷三百十六鬼一《张汉植》有鬼利用张汉植外出学习期间，附在张汉植妹妹身上，让张家人以为张汉植死了，替他筹备丧礼。结果在寻找尸体的过程中，家人发现张汉植没有死。这才知道有鬼在作怪。恶鬼不仅依附在人身上骗人，甚至会害人致死。《太平广记》卷三百十七鬼二《秦巨伯》鬼假扮秦巨伯孙儿，将秦巨伯打了一顿。秦巨伯回家教训孙儿时，发现两个孙儿不知此事，想到是鬼作祟。秦巨伯再次去验证真假，这次却误杀两个孙儿。但是当代奇幻小说中害人方式分为了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具有形体，自己行动害人；另外一种便是没有形体，需要借助于外在的力量。第一种类型与志怪传统相似，因此不做过多分析，重点分析第二种。恶鬼没有具体的形体，因此借助于外在的力量，多是依附在人身上作恶。恶鬼十分狡猾，在没有获得形体时，便利用人的负面情绪，依附在人身上，扩散其负面情绪，吞噬人的灵魂以壮大自己力量，最终获得形体。《捉鬼实习生》中恶鬼多是依附在人身上作恶。因为恶鬼太过于狡猾，所以它们会利用人的各种负面情绪进入人的身体，使他们性情大变，行为举止异常。如依附在田辛、莫莉、许申等身上的恶鬼，利用他们的贪婪，将他们变得疯狂，一步步推向犯罪的深渊。而且恶鬼一旦依附在人身上就会变得十分可怕。它们可以利用人的身体施展各种法术，利用人类的阳气，不用再害怕鬼魂之前害怕的大多数东西。恶鬼依附在人身上后，

便不会轻易离开，一般在被附身者没有死之前，便开始物色下一个目标了。因此这也是恶鬼难以降服的原因。而对于被附身的人来说，他们或是被恶鬼控制到死，最后被吞噬灵魂；或是被人强行把恶鬼驱赶出身体，或是被恶鬼中途舍弃，这种情况人的灵魂都会受到伤害，轻则大病一场，重则发狂而死。

最后是害人的动机。鬼祟人是自从鬼出现后自始至终就存在的观念，人们内心对鬼心存恐惧，认为鬼无缘无故便会害人。因此，志怪传统中恶鬼的数量占了绝大多数。《太平广记》卷三百二十二鬼七《刘遁》中刘遁在家为母亲守丧期间，家中有一鬼，“搬徙床几，倾覆器物，歌哭骂詈。好道人之阴私，仆役不敢为罪。”<sup>①</sup>它甚至将刘遁弟弟的头用绳绑着吊在房梁上，致使弟弟惊吓丢魂，一个多月后才好转。卷三百一十八鬼三《杨羨》中的鬼更是可恶，只要杨羨吃饭，它便会抢走杨羨的食物。杨羨忍无可忍，拿刀要杀它。它竟附身在杨羨妻子身上，引得杨羨将身怀六甲的妻子杀死。杨羨悲痛不已，也自杀而死。报复类也占了恶鬼中的一部分，这类恶鬼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人违背对自己的诺言报复之鬼，一类是被人害死后复仇之鬼。报复人违背对自己诺言这种类型多发生在夫妻之间，对方在临死前允诺，在对方死后却违背诺言，致使鬼生气愤，回头报复。《太平广记》卷三百二十一鬼六《司马义》司马义病死前要求小妾碧玉在他死后不能改嫁，可碧玉却违背自己诺言。司马义便在碧玉出嫁那天，“引弓射之，正中其喉。喉便痛极，姿态失常，奄忽便绝。十余日乃苏，不能语。四肢如被挝损。周岁始能言。”<sup>②</sup>碧玉只有一副好嗓音，模样并不出众，她失去了自己引以为傲的资本，就再也没嫁出去。卷三百二十二鬼七《吕顺》、《袁乞》也是如此。还有复仇鬼。人做了不利于它的事或者害它致死后，向其报复。《太平广记》卷三百二十鬼五《司马隆》齐郡的司马隆、司马隆的弟弟司马进、东安王箱等人，把葬东安灵山上被人挖开墓中的棺木取来做了个车。然而不久三个人都得了病，后来祸事就一个接着一个。王箱死去的母亲显灵对子孙们说：“箱昔与司马隆兄弟，取徐府君墓中棺为车，隆等死亡丧破，皆由此也。”<sup>③</sup>

当代奇幻小说中恶鬼害人动机与志怪传统中恶鬼害人动机十分相似，但也有所差异。报复的动机相同，如尾鱼《怨气撞铃》中恶鬼之所以能够撞响季棠棠手

①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1：2555.

②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1：2545.

③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1：2541.

中的路铃，便是因为心中的怨念。它们大多数是被人所害，心中存有极强的怨念，希望季棠棠帮助他们复仇。只不过季棠棠本该是利用路铃以平和的方式化解他们的怨气，却被奸人利用，以一种充满戾气的方式化解了他们的怨念。可蕊《捉鬼实习生》中一个恶鬼为报复凌岩让自己失去了几个即将培养成熟的灵魂，在凌岩转学后，偷偷跟着凌岩，并附身在凌岩同学身上，引得凌岩落入它的陷阱。除报复人的相同动机之外，奇幻作家也为无缘无故作恶的恶鬼找到了作恶的动机：自私的本性。如可蕊的《捉鬼实习生》中每一个鬼魂梦寐以求的就是获得形体。恶鬼想要获得形体就必须一步步增强自己的力量。恶鬼由人的负面情绪所形成，因此恶鬼想要增强自己力量就必须扩散人的负面情绪，当人的负面情绪达到一定程度就吞噬人的灵魂，增强自己的力量。它们为了更快地修炼成形体，甚至可以吞噬自己同类。其中，鬼王机缘巧合遇到了最初诞生自己的身体李剑利，便毫不犹豫地占据了李剑利的身体。可李剑利是个心胸坦荡、心无杂念的人，因此鬼王从李剑利身上能够利用的只有李剑利仅有的一点渴望：对游少菁的爱。鬼王肆无忌惮地向游少菁表明自己的爱，可真正的李剑利根本不会如此，正是因为他深深地知道自己无法给予游少菁幸福，才将爱恋深埋心底，选择默默关心。

当代奇幻小说在恶鬼成因、害人方式、害人动机上在接受志怪传统的基础上，表达出自己的思考。志怪传统中对恶鬼的成因与害人的原因上皆是源于人们对鬼、对死亡的恐惧，但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切皆有因果。当代奇幻小说继承了这种观念，并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思考，探究根源，使其行为更具有逻辑性。

## 第二章 志怪传统影响下的当代奇幻小说的时空观念

世界是一个被时间和空间标注的确定世界，万事万物都存在于这个体系之中。我们都会被这个确定的世界所限定，当我们对这种限定感到无奈的时候，会突发奇想除了现实的空间是否有其他空间的存在，就如先民们在科技不发达时幻想出神界、幽都来表示他们对世界的理解，而这形成了最初的天神、地祇、人鬼的系统。随着科学水平的发展，人们对自我认识的逐渐加深，又加之东汉时期道教和佛教的盛行，构建了成熟的神鬼系统。这在志怪小说中体现得较为明显，成为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天界、人界、冥界系统。这种由最初先民无意识的想象构建的异域空间，自魏晋之后，被文人们有意为之，拓宽了文学审美空间，人们的精神也得到了广阔的发展。彭懿在《西方现代幻想文学论》中认为小说家眼前的世界，“既不是上帝给予的高山河流、村庄田野，也不是烟囪尘上的人世，而只是一片白色的空虚。”他们要做的就是“让这白色的空虚生长出物象与故事”<sup>①</sup>。奇幻作家们继承志怪小说中这种对异域空间想象的庞大性与系统性，在自己心中“白色的空虚”上建构了庞大的世界体系，给“物象与故事”提供了广大的发展空间。

### 第一节 非现实的时间书写

#### 一、时间的模糊性

时间是个古老的未知之谜，古今中外，从来不乏对时间的追问。张荣说：“时间问题是贯穿西方哲学史的一个基本问题，除了存在问题外，恐怕没有哪个问题比时间问题更能把西方哲学从古代到现代如此持久牢固地联系起来。”<sup>②</sup>我想在东方亦是如此。在叙事时间中，我们一般要求时间有具体指向，最大限度地凝固时间、建构历史，让读者感受到故事的真实性。没有明确时间指向的时间叙事，我们可称之为反叙事，它不指向具体时间，故事起始的时间是模糊的，故事发展中的时间自是不可信，致使整个故事背景是模糊的。文本中叙事时间本就是由作

<sup>①</sup> 彭懿.西方现代幻想文学论[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22.

<sup>②</sup> 张荣.自由、心灵与时间——奥古斯丁心灵转向问题的文本学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189.

家来把控，叙事时间的速度，在本质上是人对世界和历史的感受的折射，是一种主观时间的展示。而其中，模糊的作用就是“恰恰在于给了你不能以数目来代表的不确切的却还是丰富的感觉”<sup>①</sup>。正是模糊具有的无边性，延伸了感觉的长度和维度，使读者获得了感觉的无边性。

我国志怪传统中的叙事时间正体现了这种反叙事。这种反叙事分为两个阶段：无意识阶段和有意识阶段。《山海经》作为志怪小说之祖，其中记录保存了较多的神话故事。由于先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水平有限，他们以非理性的想象的方式认识世界，对于时间的虚化就表现为无意识的虚化。先民们认识时间往往要借助于外界的事物。宁稼雨早就在《〈山海经〉与中国奇幻思维》中提出这一观点，他认为“在文字出现以前，人们的时间意识非常薄弱，非常朦胧。一方面，他们借助空间中某些事物的变化来认识时间。如从植物的生长变化来形成年的观念，用太阳的空间位置变化来说明时间的流转等。另一方面，他们对年以上时间单位的认识，则只能借助自己氏族历史。”<sup>②</sup>因此，《山海经》中的时间观念也可以概括为以上两个方面：即借助他物来认识时间和借助氏族历史认识时间。

借助于空间中事物的方式来认识时间主要是以想象的方式来认识世界，如对昼夜、四季的认识。《山海经·海外北经》这样记载道“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启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sup>③</sup>时间完全被模糊化，蒙上了一种玄妙奇幻的色彩。时间的流转也体现在氏族的历史中。如《山海经·大荒东经》“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羆。”<sup>④</sup>《山海经·海经新释》载：“西南有巴国。大暉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巴人”<sup>⑤</sup>。借助氏族历史来表示时间的进程，但这一历史出自于先民的想象，其时间也就呈现出模糊、虚化的特征。

随着时间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不再以想象的方式认识世界，而是以一个理性的思维去思考世界，无意识的反叙事发展为有意识的反叙事。有意识地将时间进行虚化，不明确具体时间，并模糊时间界限，给故事增添了奇异的色彩。《列

① 曹文轩.小说门[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138.

② 宁稼雨.《山海经》与中国奇幻思维[J].南开学报，1994(3)：23.

③ 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6：277.

④ 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6：399.

⑤ 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6：514.

仙传》中的诸仙，大多只是指出哪一时期人，但具体是这一时期的哪个阶段，我们无从得知。如赤松子是神农时期的雨师，宁封子、马师皇、赤将子舆是黄帝时期的人，方回是尧时期的人等。有的人物甚至跨越千年。容成公，自称是黄帝的老师，又被周穆王召见。黄帝与周穆王之间相差千年，巨大的时间间隔，形成时间上的模糊性，引发人们的感觉的无限性。时间的模糊化，给了人们想象的无穷性，不知其具体时间，时间就具有了延伸性，也符合了成仙之后的长生观念。

这种模糊性也具体表现为叙事时间所用词汇的模糊和不确定性<sup>①</sup>。作品中没有明确具体的时间指向，如“昔日”、“相传”“有人”等模糊性时间概念。《博物志》卷九中多次用到“昔”，如“昔西夏仁而去兵”<sup>②</sup>、“昔有巢氏有臣而贵任之”<sup>③</sup>、“昔有洛氏”<sup>④</sup>、“昔舜篚登天为神”<sup>⑤</sup>。《幽明录》多次提到“相传”一词，如“武昌阳新县北山上有望夫石，状若人立。相传：昔有贞妇，其夫从役，远赴国难，妇携弱子，餧送此山，立望夫而化为立石，因以为名焉”<sup>⑥</sup>、“广陵有墓，相传是汉江都王建之墓也”<sup>⑦</sup>。这种模糊性词语的运用，消解了时间，故事真假难辨，使读者在可能虚假的故事中获得真实的感觉体验与审美享受。

当代奇幻文学中，建构的是迥异于现实世界的第二世界，我们根据其建构世界的特征将其分为四类：历史神话奇幻、架空虚拟奇幻、现代都市奇幻、西方奇幻。韩云波教授从类型学的角度考察，将“大幻想”因架空程度的不同而分成三个层次：“在真实的历史朝代背景下表现以现实性为主体而又同时糅合了神性因素的人性冲突和文明反思”的人性真实历史、“在虚构的历史朝代背景下表现具有文明进程意义的“看不见的手”对人性与神性的束缚与叛逆”的文明架空历史和“在纯虚构的朝代背景和空间背景之下，以显性层面的神性隐喻文明进程中的人性与非人性的冲突”<sup>⑧</sup>的神性架空历史。无论是何种类型的架空，其建构的世界都有一个共性的特点：时间被消解。神话的本质也表明了时间的不确定性，其实质在于依托这个流程的故事中表达出的精神内涵。

① 肖百容.广西少数民族作家生命意识研究[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97.

② [晋]张华等.博物志（外四种）[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8：42.

③ [晋]张华等.博物志（外四种）[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8：42.

④ [晋]张华等.博物志（外四种）[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8：42.

⑤ [晋]张华等.博物志（外四种）[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8：43.

⑥ 鲁迅.古小说钩沉[M].济南：齐鲁书社，1997：144.

⑦ 鲁迅.古小说钩沉[M].济南：齐鲁书社，1997：145.

⑧ 韩云波.文明架空历史的“大幻想”展示：以燕垒生奇幻武侠文学为例[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9(1)：32.

当代奇幻小说中继承了志怪传统中对时间的模糊性,但是与志怪传统又有所区别。借助他物或氏族历史认识时间这点在当代奇幻小说中被淡化,奇幻作家们有意识地对时间进行模糊,以增强作品奇幻的色彩。对时间模糊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志怪传统中对时间的模糊主要体现为对故事背景的模糊上,且多借助于模糊性词语的使用。当代奇幻小说中对时间的模糊则体现在时间的恒长性与人物对时间的混沌感两方面。

庞大的时间架构对时间的模糊性。以历史或者纯虚构为背景的奇幻作品中,对第二世界有庞大的时间构建,在这个漫长的时间过程中,以矛盾冲突展现人性与神性的碰撞和文明进程的人性的反思。沧月、丽端、沈璎璎三人构建的云荒世界,以太古纪开始,经由上古纪、沧浪纪、迷墙纪、空桑纪、天玺朝、嘉泰朝、天祈朝、苍平朝、梦华朝、沧流纪到最后的光明纪,从5000年太古纪到7110年的光明纪,历经两千多年,并且历史仍在绵延。漫长的时间中,伴随着国家的兴衰,空桑、冰族与鲛人此起彼伏的斗争,在信仰与责任中,在神性的虚构历史下展现人性对神性的反叛以及在权力交锋中对人性的坚守。树下野狐的蛮荒系列中也是如此,时间的恒长性造成了时间的模糊。蛮荒系列是以神农帝驾崩,天下大乱,群雄四起意欲争夺帝位直至尧帝一统华夏这一段历史为故事背景,呈现出数百年的风云变幻。树下野狐以真实的历史背景为依托,严格按照人物谱系,凭借超凡的想象力来构建人物之间的故事,在真实与想象之间寻求一种奇妙的平衡,在显性的时间历史中隐喻文明进程中人性的冲突。但树下野狐作品中过于注重人物之间情感的纠葛,在人性的反映与反思上弱于沧月三人。奇幻色彩下的奇幻世界的时间在一定的程度上被模糊化,庞大的时间构建给人们以苍茫感,更添奇幻的色彩,而时间成为线性发展的标尺,时间的洪流之下所承载的故事精神成为关注的核心。

奇幻世界中时间的恒长性也模糊了人物对时间的敏感,消解了对时间的关注,对情感需求的重视与精神目标的达成取代了对时间流逝的重视。《都市妖奇谈》故事以大都市出现在地球上而开始,在高楼耸立,道路如迷宫的不夜都市中,妖、精怪利用人类外表隐藏在人类之中与人类、野狗、野猫、鸟雀或者昆虫共同分享这个城市。故事以模糊的时间为开始,故事的整体时间便陷入不确定之中,即使在之后出现了“第二天”、“昨天”、“明天”、“半月”等确定性时间,



时间依然呈现的是模糊状态。刘地、周影、南羽、火儿等人他们的生命是一个恒久的过程，他们在立新市是最强大的存在，对于他们来说时间只是一个漫长的存在，并没有特别的意义。每天所做的事情才赋予了时间的价值，正如周影在漫长的时间中所注重的就是修行，想要修成正果；对于刘地来说就是花天酒地，维护立新市的和平秩序。

如果说可蕊是间接体现人物对时间的模糊感，白饭如霜则直接在作品中表现了人物对时间的混沌。蓝田半人，精于玉石炼化，再普通的石头在他们手中也可以成为精美绝伦、价值连城的玉石，他们“炼化的美玉，总会在若干年代后恢复顽石的本相，并不永恒”<sup>①</sup>，他们也必须要在人间等到它恢复本态后，才能返回家园。他们每多出手一次，就要在人间多流浪无数年。时间对于蓝田半人来说，就是漫长的等待，“等完了这个，等那个”<sup>②</sup>。《疯狂植物园》中的撒哈拉之眼，很多年前，只是虚拟地图上的一个名字，后来进化成一座帐篷，住着伟大的猎入山狗。撒哈拉之眼是因为有了山狗的存在才有了实际意义，故事的时间也是从山狗住进撒哈拉之眼开始。人们在这里感受不到明显的时间变化，“长期居住在撒哈拉之眼，无论是博士后还是文盲，人们都已经很有默契的一早抛弃了生物常识，变得听天由命。”<sup>③</sup>而对于山狗来说，“时间给他带来的，是大量的混沌。是一个人存在于这个世上，却如同没有存在。每天他走过撒哈拉之眼的街道，走进科技研究中心，走过自己的狗骨头公寓，走到赞比亚菜市场上去吆喝。他所做的一切事情，如同没有发生过。”<sup>④</sup>漫长的时间，让一切都变的毫无意义，没有人期待，没有人等待，没有人督促，也没有人赞赏，时间就像虚无的存在，以至于他都忘记了自己已经在这里呆了四十年之久。山狗对于时间的混沌一方面是因为时间太过于漫长，每天重复性的事情让生活丧失了意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失忆，这也是文章的线索，以记忆为线索，在发现失忆、寻找记忆、找到记忆的过程中，展开故事的叙述。

## 二、时间的幻化性

时间在物理学上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是物质的运动、变化的持续性、顺

① 白饭如霜.三千界[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40.

② 白饭如霜.三千界[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40.

③ 白饭如霜.疯狂植物园[DB/OL].九九藏书网，<http://www.99lib.net/book/4110/index.htm>.

④ 白饭如霜.疯狂植物园[DB/OL].九九藏书网，<http://www.99lib.net/book/4110/index.htm>.

序性的表现，反映在文学中我们通常以线性时间来表现事物的发展过程。物理状态下，时间是不可改变的。但在小说家的笔下，时间就具有了灵活性，伴随着故事情节的需要，叙事时间或一眼万年，或缓慢如涓涓流水，以取得故事的生动趣味性，调动读者的感官参与。同时，时间流程随着空间维度的变化而变化。杨义在《中国叙事学》曾说道，“时间幻化是与神仙思想或佛教观念的流行有关，他们以时间幻化来改造、伸缩和反讽人间生存的时间状态。”<sup>①</sup>时间幻化一般是现实时间为参照，将另一空间的时间非现实化，以此形成对比，审视现实，表达出对世事人生的苍茫慨叹。

时间幻化在志怪传统中通常表现在遇仙和梦真故事中。魏晋志怪小说，《穆天子》《汉武帝内传》中记述了汉武帝和西王母跨时空的相会，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让不同时空的人物超时空相见，拓宽了审美空间。《幽明录》有名的遇仙故事刘晨、阮肇天台山遇仙。在山间本是与女子度过了半年时光，下山后，已是“亲旧零落，邑屋改异，无复相识”<sup>②</sup>，问讯得知已有了七世孙，山中半年，山下却已数百年，早已物是人非。《幽明录》中也有故事直接反映了人间时间与地狱时间的不同。一个琅琊王姓人死后，到一朱门白壁、状如宫殿的地方。他心系家中孩子无人照管，向一人求情，那人被他的真情所打动，便又给他三年时间。王认为三年时间不够不足以照看孩子长大，想要再次请求，左右人却告诉他“此间三年，世中是三十年”<sup>③</sup>。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仙境还是地狱，其时间皆不同于人间的时间进程，人间时间进程较快，匆匆便是数百年，而仙境或地狱的时间被减速，如河水一般缓缓流淌。

从这时间幻化中，体现出人们对于生死的态度。从两汉时期，佛教与道教的传入，发展迅速。到魏晋时期，更是蓬勃，谈巫之风盛行。道教重生轻死的观念也迎合了人们的心理需求，使得人们都乐于寻仙问道，寻找长生之法。佛教因果报应的观念也加深了人们对于死的恐惧，再加上社会动荡的原因，人们更希望找到一个世外桃源得以安居乐业，或者寻访仙境，以摆脱现实的苦闷。这种思想普遍地反映在志怪小说中。叙事时间也可以说是人们对世界感知的一个体现，反映了人们的主观感受。

① 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57.

② 鲁迅校录.古小说钩沉[M].济南：齐鲁书社，1997：149.

③ 鲁迅校录.古小说钩沉[M].济南：齐鲁书社，1997：171.

通过梦境的方式来摆脱现实时间的限制也是时间幻化的一个种类。作者通过时间的变化,来拓宽艺术场景,建立另一审美空间,引发人们对永恒和瞬间生命体验的感悟。《幽明录》中的有一故事,类似于黄粱一梦,可以称之为《枕中记》的原型。汤林行商经过焦湖庙,到庙中祈福,被允许到柏枕中游历一番。梦中他经太尉指婚,育子六人,并由秘书郎迁至黄门郎,一生尽是得意。醒来后,发出感叹“枕内历年载,而实俄忽之间矣”<sup>①</sup>。《聊斋志异》卷四的《续黄粱》是《枕中记》的一个改编,梦境已度过一生,而现实却是几个小时而已,巨大的时间差,增加了故事的丰富性,往往也引发人们对人生的慨叹。《贾奉雉》中的书生贾奉雉考试屡次未中,在考场上以嘲弄的心态写出了应试文章,结果却高中经魁。于是他便对官场失望,跟随朗生入山修道。他再次下山回到家乡时却发现已过了百年。贾奉雉归来后又作了十余年的官,最后参透人生富贵荣华不过是梦境一场:“十余年之富贵,曾不如一梦之久。今始知荣华之场,皆地狱境界”<sup>②</sup>。蒲松龄对时间进行幻化处理,将百余年的人生压缩到一天,以荒诞的笔调述说了文人故事,反映出文人的精神遭遇。结合蒲松龄应试的经历来看,这也凸显出蒲松龄想要自我救赎的努力与对现实的无奈,深刻了故事的思想内涵。

当代奇幻小说中继承了志怪传统中对叙事时间的处理,或拉长,或减缓。以时间的幻化,摆脱现实时间的束缚,或虚空架构,或转换时空,营造出一个虚幻的另类空间,探寻一种“与现实世界不一样的理想主义追寻与超越性的体验”<sup>③</sup>。

可蕊的《都市妖奇谈》之七《幻游记》,刘地、周影和南羽为寻找火儿不小心被巨大的力量带入孟蜀创建的蜀国空间中,被篡改记忆,以人类的身份生活。他们发现自己身份并走出这个空间时,所耗费的一个多月,仅相当于现实时间的四天。跳出现实空间,转入到蜀国空间,时间法则被重新定义,跟随空间的节奏而变化,进行一场对寻求自我身份认同的精神之旅。但这个时间差只是表明了两个空间的时间进程的不同,除此并未体现出其他具体的意义内涵。白饭如霜《狐说》里的狄南美因是狐族的天选之人,具有超前的预示能力。狐族长老为让她进行历练,将她推入人类时空。狄南美进入到人类时空后,时间被重新规划,按照人间的时间规则生存。伴随着狐族白弃的出现,狄南美的时间才回到狐族的时间

① 鲁迅校录.古小说钩沉[M].济南:齐鲁书社,1997:202.

② 蒲松龄著,朱其铠编.聊斋志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352.

③ 韩云波.文明架空历史的“大幻想”展示:以燕垒生奇幻武侠小说为例[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9(1):31.

逻辑之中。两个时空的交错相存，展现了不同的人生体验，增添了奇幻作品奇幻的色彩。

奇幻小说对于时间幻化运用的目的与志怪小说有所差异。志怪小说中多是借时间幻化的时间差来表现人们的心理状况或是作者对于世事人生的感慨，思想内涵更加深刻。而奇幻小说中多是出于故事情节的需要或人物性格塑造的需要。白璎进入沉睡状态，是因为她无法承受苏摩对她的欺骗，借沉睡来逃避现实。但这十年间空桑大乱，白族与青族反目成仇，妹妹白麟和继母青玫被赶出白家。冰族入侵，八十岁的父亲白寥战死，自己不顾自己身份与责任任性沉睡，造成父亲战死沙场，真岚遭车裂之刑。她对于所发生的一切心怀愧疚，所以才会尽最大的力量去补偿真岚，始终守护在他身边，帮助他复兴空桑。时间的幻化不仅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也为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制造了波澜。沧月对慕湮的生命进行时间幻化，是塑造云焕性格的需要。慕湮对于云焕来说是世界给他的最后一点温暖，是他心中仅存的一点良善的支撑。在慕湮被害死后，唯一制衡他的力量便消失了，再加上十巫对他的迫害，顺利推动了他完全被魔控制。而苏摩运用缩时术法将时间提前为自己疗伤，也凸显了他性格中狠绝的一面。

神话学的时间“把时间加以‘空间化’，它使时间过去、现在和未来处在同一层面上，使其具有‘同时的’或‘共时的’意义。”<sup>①</sup>奇幻作品中，通过跳转时空，使不同时空相互交错，过去的时间也具有了共时的意义。树下野狐《搜神记》《似是故人来》中“前世今生”章节，拓拔野到南渊渊底寻找龙神，无意间发现了800年前石化了的古元坎尸体，想要带回昆仑山好生安葬时，被一个奇特的力量卷入了一个强光深洞之中，回到了八百年前。他得知自己的前世是古元坎，并且见到雨师妾的前世螭羽仙子和姑射仙子的前世清萝仙子，三人之间前世情感竟已纠缠不清。过去和环绕着人们延展的现在是相互混合、相互说明的，以进入到另一空间，将历时的时间变为共时，赋予了其现实的意义。

奇幻作品中充斥的穿越时空的超自然能力，看似取消或压缩了的时间概念，实则体现了一种弹性的向过去和未来延伸的愿望，而跨越、穿梭或重合的基点通常选择了此在。<sup>②</sup>以此在的时间为基点，向过去追溯或者向未来跨越，时间的弹性为故事情节或人物性格塑造服务，增加了作品的趣味性和生动性。但奇幻作品

① 耿占春.叙事美学[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203.

② 钱晓宇.幻想文化与当代中国的文学形象[M].广州：羊城晚报出版社，2016：81.

还需要向志怪小说学习的是不能仅仅将时间幻化作为一种简单的叙事手段,更要通过这种手段,深化作品的思想内涵,在空间维度和时间刻度上增加作品的厚度。

## 第二节 虚实相生的想象空间

### 一、想象空间的虚幻性

在生产水平还不发达的远古时期,人们无法解释自然界中的一些正常现象,也无从得知自己狭小的生活空间之外究竟怎样,人们的好奇心又促使他们迫切地想要知道外面的世界,于是他们开始利用想象这一工具。远古先祖的生活中有两个世界:熟悉的内部世界和陌生的外部世界。“先民们利用有限的内部与外部世界的知识,在不自觉的幻想中,以自己的生长地为中心,建构着各自的宇宙模型和神灵系统,这是他们初始的世界观与宗教信仰,是他们在精神文化方面最早的创造之一”<sup>①</sup>。按照文化人类学、宗教学和神话学的一致认为,最初的世界观是人类文明之前的“原始思维”与万物有灵思想的直接体现,这个精神文化来自于先民们无意识的创造。想象空间的虚幻性主要体现在三界空间的构造和想象空间的宏大两方面。

#### (一) 三界空间的构造

神、鬼、人的说法,最早要追溯到远古时期,远古祖先们生产力极其落后,意识懵懂,他们没有大规模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依赖于自己生存的周边环境,又渴望了解外部世界,他们就结合自己有限的认知,去想象外面的世界。他们认为世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复合体,除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与之平行的虚幻世界:天界与冥界。先民这种非理性、非逻辑的思维方式,我们称之为原始思维,这是人类文明未开化之前的一种非自觉的大脑活动,注重于自身生存环境和生命存在神秘原因的感知,在这种思维的支配下,天界、人界、冥界构成了先民最基本的世界观。

到了东汉时期,佛教与道教传入我国,发展迅速,粗糙的三界体系,随之融入了佛教与道教思想中的神仙系统,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形成完整的三界体系。道教追求长生不死,修道成仙,凡人长生不死便为仙,多居住在仙山,由此神的系统中又加入了仙。起初神与仙是有区别的,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人们逐渐将

<sup>①</sup> 陈建宪.神祇与英雄:中国古代神话的母题[M].北京:三联书店,1994:86.

他们看做一体，不再区分。《列仙传》、《神仙传》、《搜神记》等便记载了大量得道成仙的故事。佛教强调众生皆苦，只要皈依佛教，就能够得到救赎，它的轮回和地狱理论深入人心。由此，佛、道神祇融合，形成成熟的三界体系，共同掌管着人间。

起初的三界系统，是先民们不自觉的艺术想象，后期的三界系统，却是人们有意识的艺术创造，是人们对于世界的一个虚幻想象。不管是前期对自然的敬畏，祈求神灵的庇佑，还是后期的主观幻想，都寄托了人们对于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希望跳脱现实空间的束缚，脱离尘世，进入一种全新的世界之中。当代奇幻小说正是继承了这种对空间想象的虚幻性，超脱于现实生活，创造出一个迥然于现实生活的另类想象世界。当代奇幻小说中注重对空间的建构，虽未严格地按照三界系统构建想象空间，但是建构想象空间的方式极其相似，从不同的对立面形成对照，凸显出特定时空下人类的文明进程，“建立人性化的‘新神性’”<sup>①</sup>。

云荒是架空想象出来的一个纯虚构的朝代背景和空间背景之下的世界，由沧月、丽端、沈璎璎共同打造。从2003年5月，沧月向沈璎璎提出建立新大陆的构思，讨论了一个月，初步形成了以空桑、海国和沧流帝国三足鼎立的构思，又经不断改进，直至2006年2月，沧月才绘制完成了第一幅云荒七海全图，云荒大陆最终确立。云荒分为三个空间：天神所在云浮城、人的世界云荒大陆、异界<sup>②</sup>，形成了云荒大陆三界架构。三界之间都充斥着人的欲望，天神尚皓对妹妹离湮的掌控欲；云荒大陆上人的贪念与私欲；异界更是欲望的聚集地，生而为人时便沉溺于欲望之中，死后欲望也是不减，化成强烈的怨气。而空桑、海国和苍流帝国三国之间的纠葛，形成不断地比照，折射出人性与非人性的冲突，引起人们对于生存和自由的深层次思考。

当代奇幻小说在设置想象空间时，有的严格地遵循了三界时空的构造，如云荒。还有一部分并未按照三界来设定空间，但是在另类世界的描写中背后却潜藏着现实世界的影子，两者无形之中形成鲜明的比照，如可蕊的《都市妖奇谈》、白饭如霜“非人”系列。《都市妖奇谈》中故事的发生地点在立新市，虽是人类的居住之地，却因妖怪们的加入，普通的城市抽离出现实空间的意义，具有了奇幻的空间色彩。人与妖怪在共同生活，互不干扰，如同生活在两个空间；然而人

① 叶舒宪，金枝玉叶.比较神话学的中国视野[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279.

② 异界是妖魔所在，如鸟灵、女萝、沙魔、僵尸，由死者强烈的怨气所化。

与妖怪偶尔的来往，又让两个空间发生交融、碰撞，形成了亦真亦幻的效果。妖混迹于人类生活之中，与人类无异，工作、生活，甚至和人类结婚生子。很多时候，作者以妖的身份表达出对人类社会现状的思考，抽离于人的身份，从另外一个视角去观察人类社会，从而反映出更多的现实问题。白饭如霜笔下的非人世界，在形态各异的植物、动物等非人形象中，在现代科技发展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生活的痕迹，增加另类世界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如半犀，擅长净化空气，在污染高的工业城市，一定要有半犀的守护，才能维持的良好空气质量。最普通的蚯蚓也被作者寄予了厚望，成了沙漠化的终极克星。只要它愿意，无论沙漠荒凉到何种地步，都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良田绿洲。在环境问题成为一个现代社会的重大难题时，白饭如霜幻想出的非人世界无疑是作者对于生活的一个美好幻想。在人与非人的相处中，猪哥与非人之间的友谊，也凸显出人性的美好。

## （二）想象空间的宏大

想象空间的构造具有宏大性，对想象空间的夸张塑造也增添了想象空间的奇幻性色彩。这种宏大想象表现在想象空间地域的浩大及想象空间内物体的巨大。自《山海经》浩大无垠的想象空间后，地理博物志类志怪小说中便保存了浩大想象的遗传基因，如张华《博物志》卷一中的“地南北三亿三万五千五百里”<sup>①</sup>。秦汉时期一里为 415.8 米，赤道周长为 40075 千米，地球南北极距离为 12713 千米，我国南北长度为 5500 千米，照此计算，这南北之间的距离是绕赤道 3113 圈，是地球南北极距离的 9813 倍，是我国南北长度的 22682 倍。东方朔《海内十洲记》中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州十洲方圆距离也是少则几千里，多则上万里，其想象之浩大可见一般。

想象空间的物体也是如此，东方朔《神异经·东南荒经》中“三百岁作华，九百岁作实”<sup>②</sup>的如何，“长数百丈，围三丈六尺，厚八九寸，可以为船”<sup>③</sup>的涕竹，“重千斤，毛长二尺余”<sup>④</sup>的火鼠。连我们最常见的果树在这个想象空间中都变得巨大无比，《东荒经》中的梨树“高百丈，叶长一丈，广六尺”<sup>⑤</sup>，桃树

① [晋]张华等.博物志（外四种）[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8：4.

② [晋]张华等.博物志（外四种）[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8：83.

③ [晋]张华等.博物志（外四种）[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8：84.

④ [晋]张华等.博物志（外四种）[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8：84.

⑤ [晋]张华等.博物志（外四种）[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8：79.

“高五十丈，叶长八尺，子径三尺二寸”<sup>①</sup>，栗“壳径三尺三寸，壳刺长丈余，实径三尺”<sup>②</sup>。魏晋时期的一尺约合24.12厘米，一丈为十尺，也即是2.41米，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了，梨树高240多米，叶子就有2米多，桃树的果实0.7米，栗子的壳直径有0.8米，果实尺寸有0.7米，壳上的刺有2米多，一个成年人的手掌宽约为8或10厘米，我们按10厘米来计算，东方朔书中的桃子和栗子我们恐怕只能双手抱着吃了。高百丈或五十丈的梨树、桃树，果实如何摘下来可能还是一个难题。这种浩大的想象，超越了客观现实，夸大化的描述给我们以无尽的想象，赞叹之余更感其奇幻性色彩。

想象空间的宏大必然建立在系统的想象之上，否则宏大就会流于表面。当代奇幻小说中，秉承了想象空间的宏大想象的同时，也增加了系统性，更加凸显想象空间的真实性。宏大表现在时间和空间的设定，而系统性则体现在对想象空间各个细节的设定，表现出其想象的宏大与协调性。

树下野狐的蛮荒系列以《山海经》为基础，讲述了自神农帝驾崩，直至尧帝一统华夏这一时期大荒的英雄故事。大荒系列以《山海经》为依托，借鉴了《山海经》中丰富的动物、植物、人物形象，其丰富诡谲、奇特夸张的宏大想象，也影响了大荒系列，使其想象宏大。大荒分为金、木、水、火、土、龙、蛇、苗八族，每族由帝、圣女、神、小神、仙等依次往下，五帝之外又有神帝，等级鲜明。每族都有统治区域，各族的人都在自己的统治区域生活，不满本族统治，自愿脱离族系的，称之为游侠，聚集在蜃楼城生活。

云荒大陆<sup>③</sup>时间设定上从太古纪、上古纪、沧浪纪、空桑纪、沧流纪到光明纪，经历了上万年，时间跨度极大，形成了云荒大陆漫长的历史。云荒大陆上的各个设定也详细具体，从山川、水系、大泽、海洋、物种、荒漠、天空、城市，甚至是气候都做了具体的设定。如海洋：有东西南北四海：西方苍茫海、棋盘海；东方星宿海、斑斓海；南方碧落海、红莲海；以及北方从极冰渊。也可分为七海，七海之间，棋布幽溟；七海之外，又有归墟。城市的设定在具体的同时也各具特色。帝都伽蓝是星尊帝白薇皇后开创毗陵王朝时所建，位于镜湖中心，为云荒的心脏。无色城是为星尊帝皇后白薇所建，位于镜湖水底，与伽蓝帝都互为镜像倒

① [晋]张华等.博物志（外四种）[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8：79.

② [晋]张华等.博物志（外四种）[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8：80.

③ 云荒大陆设定参见云荒百度词条[EB/OL].<https://baike.baidu.com/item/云荒/4394377>.



影，为空桑人的“末日大劫”而设。叶城是伽蓝城陪都，为云荒大陆上最繁华的商业城市。越城是为息风郡首府，仿伽蓝城构造，交通以船运为主。另有地道穿越晔临湖底，直通博雅郡、神木郡，以为军需备用。忻州是越京西北部重镇，扼青水交通咽喉，贸易繁荣，为越京门户。海市是璇玑列岛的中心岛屿，碧落海国的国都，一度是七海上商业贸易的中心，七千年前在空海之战后荒废。四季的风都有其特定名称，对应春夏秋冬，分别是东方明庶风、南方景风、西方闾阖风、北方广莫风。详细而又具体的系统设定，增加了想象空间的真实性。

当代奇幻小说在想象空间表现形式上的宏大性，与志怪传统一致，两者都以夸张想象形成诡谲奇异的风格，呈现出奇幻的效果。但两者在创作意图上也有一定的差异。志怪传统中以夸张的方式构建想象空间，是建立对美好仙界幻想的基础上，寄托了文人们美好的愿望。而当代奇幻小说以夸张的想象构建空间，则是为了凸显其空间的宏大设定，在一定程度上抽离出现实，以与现实迥然不同的空间世界表现出人类文明的进程或是人性的张扬。与此同时，奇幻小说又以其系统性的设定，增加了想象的真实感，增强了表现效果。

当代奇幻作家们笔下构建的奇幻世界，或神与人，或妖与人，或精怪与人，这种想象方式无疑是受志怪传统中三界体系的影响，也可以称之为想象方式的影响。在这个精神空间中，或发现心灵的绿洲，或是得到精神慰藉，或是对现实暂时逃避，或是抒发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或是表达自己对美好世界的想象，类似于乌托邦，这是作者以想象的方式建构的一个新空间，超脱于现实生活的精神空间。它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现实世界的维度，也突破了现实的束缚，焕发了人们的想象力。

## 二、想象空间的现实性

黑格尔认为，想象是一种艺术的创造活动，是最杰出的艺术本领。那么，小说家无疑是最熟练掌握这项本领者之一。但是小说家仅有创作灵感是远远不够的，他还必须丰富的生活基础，对外在世界有一个充分的认知，才能创造出优秀的作品。小说家是现实社会的描摹者，即使是完全虚构的作品，也难以摆脱与现实的关系。所以说，“作家的想象仍需要现实的生活的养料，子虚乌有的东西不过是现实生活通过作家的一种想象性的外射，仍然打上了人类的印迹。”<sup>①</sup>现实

<sup>①</sup> 赵炎秋.形象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21.

社会中的种种现象，伴随着作家们的思考，在文本中也会有所反映，折射出时代的印迹。我国志怪小说作为幻想文学之一，其丰富的想象力，曲折生动的情节，表现出它独特的魅力与审美特征。作为独立发展的体系，从志怪到传奇再到《聊斋志异》，又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的、一以贯之的审美特征。最突出的，就是不以写实、再现为唯一目标或主要目标。作品显示的不仅是真实的社会生活，还是作者真实的内心生活，是主体人格、情操、信仰的表现，是一个幻想和寄托的国度。<sup>①</sup>在上节中，我们论述了志怪传统建立的神、人、鬼的想象空间，这节我们就着重探讨在这个想象空间中反映的我们现实的精神世界。

中国人一向有务实的精神，这种务实的精神一直贯穿于我们发展的历史之中，即使是在鬼神的想象中，也表现出了我们对于现实的注重。我们想象出鬼神是出于我们的实际利益考虑，希望有神明的庇佑。每念及神灵，均是对神灵有所求。统治者举行祭祀仪式时，祈求国泰民安，江山稳固；平民百姓去寺庙祭拜时，或求平安，或求子嗣，或求名利，或求姻缘，即使到了现在也是如此。费孝通在《美国与美国人》中就提及了我们的这种务实精神：“我们对鬼神也很实际，供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是免灾逃祸，我们的祭祀有点像请客，疏通，贿赂。我们的祈祷是许愿，哀乞。鬼神在我们是权力，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公道。”<sup>②</sup>中国民间信仰的神鬼，往往直接贴近民众的现实生活，人们奉祀它们，是为了求得福佑，或免除灾祸，功利目的非常明确。

志怪小说的兴盛，无疑要得益于这种务实精神。志怪小说在魏晋南北朝时兴盛最主要的两大原因便是统治者的提倡与宗教的发展。魏晋时期，佛教与道教发展蓬勃，巫风盛行，谈神说鬼，成为一时风气。再加之社会动荡不安，统治者骄奢淫逸，人民不能安居乐业，产生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反抗，便将安定生活的诉求寄希望于鬼神。文人们对统治者不满，便无心政治，在鬼怪故事中寻求慰藉。而统治者又希望借助于鬼神之说，以此来愚弄百姓，巩固统治。观念在社会中的变更并不是脱离社会单独进行的。它们只有在迎合社会的需要以及适应自身变化的情况下才能体现出真正的重要性。<sup>③</sup>虚幻的鬼神文化适应了不同层次人们的需要。如干宝的《搜神记》卷七中记载了大量的物形变化所预示的国家兴衰的征兆，

① 俞汝捷.仙鬼妖人——志怪传奇新论[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3.

② 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M].北京：三联书店，1985：110.

③ [法]罗贝尔·穆尚布莱，张庭芳译.魔鬼的历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5.

如出现两只脚的老虎是皇室混乱的征兆、马生角是贤臣谋士太少或是反叛的征兆、女子生异物是天下出现战乱的征兆、狗会说话是出现饥荒的征兆、牝鸡司晨是妇女干政的征兆、人生角是篡位谋反的征兆等。本是怪诞不存在之事，皆被赋予政治的色彩。

古往今来，人们无不对美好幸福生活有着向往与憧憬，他们的这种向往通过想象的方式寄托于故事当中。他们在故事中建构世外桃源，无疑就是渴望幸福生活的体现。随着时代的不同，人们对美好生活内容的诉求也有所不同，从而对美好的家园的建构根据人们需要的要求而变化。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根据人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需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五个人的基本需要，从小到大依次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因所处时代的不同，志怪小说中人们的需要多停留在生理和安全上。如《山海经·海外西经》中提到一个名为沃野的肥沃原野，那里“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凤皇卵，民食之；甘露，民饮之，所欲自从也。百兽相与群居。”<sup>①</sup>古时生产力极度低下的情况下，先民们对食物的渴望，凶猛动物对他们安全的威胁，使得他们想要一个如“沃野”这样的地方，美食甘露，百兽和谐相处。这便是生理上的需要。《搜神后记》中也描写了一个世外桃源，是出于安全上的需要。晋时一直战乱不断，人民生活动荡不安，饱受战争之苦，这就迫使人们希望有一个没有战火硝烟，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所以就产生了《桃花源记》中这样一个世外桃源之地。

这种对于美好家园的渴求在当代奇幻小说中也有诸多体现，并且跟随时代的变化，加入了人们新的诉求，多体现为更高级的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树下野狐《搜神记》中的蜃楼城是一个人们能够在这里安居乐业的理想之国。这里的人们大多是被五族驱赶出来或者受不了族内不合理的管制而自愿脱离出来。在这座城里不问过去，不分种族，大家皆是因为性格相交，相亲相爱，和睦相处。桐华的《长相思》中也描绘了如此一个地方：清水镇。因为处在三方势力夹杂之地，这里没有王权，没有世家，没有贵贱，更没有神与妖的区别，只要你有一技之长，便可以在这里生活下去，也不会有人追问你的来历。

以想象为审美特征的志怪小说，故事虽是怪诞离奇，但也是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反映了作者们的精神追求。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想象方式在当代奇幻

<sup>①</sup> 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6：267.

小说中重新焕发生机。时代的不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改变，关注的问题也有所不同。志怪传统中多关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自由恋爱的渴望等问题，而现代社会中，人们更多地关注自身的精神需求。奇幻作家们通过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对哲学元命题的问题进行思考，尝试着给出自己的答案。他们在自己建构的时空中，以我思写我想，人物的精神状态也折射出现实人生中的真实状况，表现出对人文精神的追寻。

现实社会的一些现象被奇幻作家们融入到作品当中，以此表达出自己的思考。老人扶还是不扶，成为社会争论的话题，人际关系的冷漠被人们所诟病，人们对此的批判也是反映了人们对和谐人际关系的向往。《都市妖奇谈》的《热心人》一篇中也表达了可蕊对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渴望。孙剑看到一位老人被车撞后，热心帮助他，送他去医院，怕他寂寞，并经常去医院陪护他。谁知，这位老人是千年树精，他并未因此而受伤，却因为孙剑的热心被迫呆在医院，向妻子抱怨说，现在的人类不都是人际关系冷漠，都不爱管闲事吗？怎么孙剑没赶上潮流呢？看似一句简单的抱怨，却将社会现状勾勒出来，两人错位的思想也造成了啼笑皆非的喜剧效果。

与写实性小说的客观描写不同，艺术神话小说在忠于现实的前提下，能以夸张乃至奇幻的手法，使黑者愈显其黑，丑者愈露其丑，从而更强烈地唤起人们的厌恶和唾弃。<sup>①</sup>人性的诸多陋病被可蕊巧妙地表现在作品当中，希望引起人们的反思。如贪婪：《杀手》一篇中人类宁雪雪用周影身份的秘密威胁周影，要求周影满足她的要求。成功之后，她变本加厉，进一步逼迫周影答应她的要求。以为抓住了别人的把柄，肆无忌惮要挟，贪得无厌，结果引火烧身。《生财之道》中鹿九的员工也是如此。作为老板，鹿九从未亏待过员工，工资及各种待遇都是同行中最好的，甚至过年时还会为员工包专车送他们回家。即使如此，还是有员工毫不知足，认为鹿九给他们的只是蝇头小利。他抓住了鹿九的一个把柄后，多次敲诈鹿九。最后被火儿吃掉。好景不长，又一个员工也生出了如此想法。鹿九甚至有恩于他，在他父亲工地受伤时，为他支付医药费。现在他却认为鹿九懦弱可欺，想要恩将仇报，其结果可想而知。如自私自利：在《女教师》中这名女教师因为和林睿母亲林青萍同时竞争一个岗位，落选后，由此生怨。机缘巧合，她成

① 刘勇强.幻想的魅力[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205.

为了林睿的数学老师，便开始公报私仇，百般刁难林睿，故意让同学疏远林睿，无故罚站，甚至涂掉其试卷答案，让其不及格，因为愤怒撕掉了学生的作业，便说学生没有交作业，还要惩罚，其疯癫形象跃然纸上。试想一下，如果林睿是正常的孩子，不是九尾狐，那将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怎样的阴影？甚至有可能毁掉一个孩子的一生。无法正确认识自己的错误，凡事将责任推到他人身上，自私自利的丑陋嘴脸令人生恶。

当代奇幻小说建构的想象的世界，虽说“从时间和空间上，最大限度地拉开了与现实社会的距离，现实批判力量明显弱于对形而上问题进行思考的力量。”<sup>①</sup>它不对现实进行直接的批判，而是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现实的形态，与新写实小说相似，只注重于展现状态，而不作出具体的评价。但在更多情况下，“对哲学元命题的探问，比直接的现实批判更多一些。”<sup>②</sup>通过时空的持续转换，角色身份的跳跃描述，对形而上的哲学问题在想象空间中寻找一种合理的解释。

当今社会，快节奏的生活，使人们很难慢下脚步思考自己的内心想法，被生活的浪潮推着不停地前进，久而久之，忘记了自己的初心，开始产生对人生价值的怀疑，无法认同自己身份，产生了普遍的精神焦虑。心灵的诉求在现实社会中得不到满足，他们渴望有一个异域的世界舒缓他们的焦虑，让他们的心灵得以安放。而奇幻作品中构建的斑驳陆离、怪异奇特的世界就成了他们“焦灼心灵的港湾和荒漠前面的绿洲。”<sup>③</sup>他们或赞叹奇幻小说家丰富奇特的想象力，或惊讶于这个虚构世界体系的完整，或被生动曲折的情节所打动，总之，他们精神上进入了这个世界，而在这个精神世界徜徉的期间，他们暂时忘记了现实的缺憾。

这种精神焦虑也被奇幻作家们捕捉反映在作品当中。如《都市妖奇谈》中的巴蛇孟蜀。他从小生活在蜀国，在那里修炼成妖，当时民风淳朴，人们知道他是妖怪，也不害怕他，他和人类度过了一段很愉快的时光。可之后发生变故，他开始远离故乡的漂泊之旅。兜兜转转，几千年后，他始终无法忘怀他的故乡，便回去寻找，可物是人非。他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于是他便利用自己的法术创造了一个蜀国空间，抓了许多妖怪充当百姓。可是这终究只是一个幻像，不是他真正的家园。人们对他态度的变化，致使他产生精神上的焦虑，他潜意识中不愿承认

① 钱晓宇.幻想文化与当代中国的文学形象[M].广州：羊城晚报出版社，2016：80.

② 钱晓宇.幻想文化与当代中国的文学形象[M].广州：羊城晚报出版社，2016：80.

③ 曹文轩.小说门[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97.

自己是妖怪，像南羽一样，只想做个人类。后经周影、刘地、南羽帮助下，认清现实，找到了自我存在的价值。南羽也是如此，得知自己变为僵尸之后，她一直不能接受自己的这个身份，从内心开始屏蔽外界的一切，只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之中。她想要在人与僵尸的身份之间寻求一种认同，却无法找到这个平衡点。幸亏遇到了灵云大师，收她为徒，帮助她找到了这个平衡点。

孟蜀和南羽对于自己身份的焦虑以及最后的认同，也折射出了现实社会中人们的精神焦虑，渴望得到外界认同，希望得到身份的确认。这种对身份的认同在沧月的《镜》中也有表现，苏摩和真岚对自己身份的否定，一直想要摆脱自己的身份，挣脱这种束缚。与南羽和孟蜀不同的是，苏摩和真岚对自我有清晰的认识，正因为这种认识，才会试图挣脱自己身份的枷锁，过自己想要的人生。《诛仙》中的张小凡也在不同身份的转换中经历了从认同到质疑的过程，对正邪、善恶问题的思考贯穿于人物的行动之中，最终找寻到了答案。

奇幻作家们试图在故事的建构中找寻答案，在质疑与认同之间，找到心灵的平衡点。奇幻故事中这种对自我找寻的过程存在着浪漫理想的色彩，人物会得到某些人的点拨或者通过某种契机顿悟，如灵云道长之于南羽，南羽之于孟蜀。这也反映出奇幻作家们的现实渴望，他们希望自己能够如奇幻故事中的人物一样找寻到答案。

奇幻作家们以非现实的幻想方式建构想象空间，将自身抽离出现实社会，对社会现实进行思考，从形而上的问题中把握人生。即使想象空间在时间和空间上与现实社会有一定的距离感，这种想象也必然无法摆脱现实的痕迹。以另外架空的奇幻世界，表达出自己对于世界、对于人生的关怀，表达人类普遍的情感诉求和心灵追求。正如韩贵东对奇幻文学提出的要求：“在对现实的拷问中扎实放飞想象的翅膀”<sup>①</sup>。

---

<sup>①</sup> 韩贵东.奇幻文学：在对现实的拷问中扎实放飞想象的翅膀[N].江西日报文艺评论，2015-9-23(B03).

### 第三章 志怪传统影响下的当代奇幻小说的生命意识

神话作为志怪小说最初的起源，是在当时生产力极度低下的情况下，先民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产物，他们无法解释出一些自然的现象，于是就开始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进行解释，如人是女娲用泥巴捏出来的；天电闪雷鸣了，先民解释为有雷公电母等。在先民们的解释中，万事万物都有了自己意志和思想，从中体现出了先民物我不分、生命一体化的观念。这一观念，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文学作品的创作。志怪小说在记录鬼怪之事中，表现出人们浓厚的生命意识，深刻地反映了人们对待生命的态度。当代奇幻小说对长期以来形成的志怪传统生命意识的接受表现为生命景观的多样展示和生命精神的自我超越两方面。

#### 第一节 生命景观的多样展现

##### 一、“万物有灵”的生命观

“万物有灵”是人类对生命最原始的一种生命观念，它认为万事万物皆具有生命，是民间信仰中自然崇拜的源头。它在人类具有最初的抽象思维能力时就已产生，是先民们最早萌发的抽象意识之一。“万物有灵”是19世纪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来的一种宗教学说。他认为，除人之外的任何动物、植物、器具都是有生命的，自然事物和人类一样拥有灵魂和信仰。山河湖海、花草树木、飞鸟走兽等组成的自然界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存在，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神明和精灵。这个学说与我国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的精神内核十分契合，被广泛地应用于志怪研究。

最初的志怪小说之祖《山海经》中，记录了大量的自然崇拜，将一些自然现象物化成神，形成最初的万物有灵观点。对一些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先民们以想象的方式进行解释，以求理解生命的奥秘，更好地探索生存所依托的这个世界，表现出了对生命极大的热忱。《山海经》之后，随着时间的发展，人类不再限于对自然的崇拜，万物有灵的观念得以扩大，世界万事万物都被赋予了生命。一些动物、植物、器具秉承“物老成精”的理念，开始可以变化成人，具有人的思维。鬼也成为志怪小说的一个基本元素，志怪小说中无不涉及对鬼的描述，是灵魂不

死的直接表现。与人一样，鬼也有善恶之分，并且鬼保留着人的全部记忆，是人存在的另外一种形式。

这种万物有灵和灵魂不死的生命意识一直延续到当代奇幻小说中。万物有灵思想使得自然万物实现了生存的和谐统一，灵魂不灭的观念使得每一个生命形态都有所归宿，维持了世界各种生命之间微妙的平衡状态。当代奇幻小说立足于我国志怪传统生命意识的鲜明影响，认为世间存在的一切物体皆具有灵性，作品中构建了一个个具有生命活力的奇幻世界，丰富了生命形态的自然景观。

白饭如霜的创作理念中将万物有灵的观念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她的笔下，不仅我们日常熟悉的事物都具有了生命，拥有了鲜明的性格特征，她还创造了大量新鲜的非人形象。《家电人生》中我们日常离不开的电视机、电脑、手机、电冰箱、电动牙刷、电磁炉等各种器具都具有意识，与人一样生活在家庭之中，将各种事物打理得井井有条。《疯狂植物园》中各种植物都具有了人情人性，它们聚集在撒哈拉之眼生活，与一般的城市不同的是，它们成为城市居民的一份子。而且在总设计师嗜糖蚯蚓的改造下，它们功能变得十分有趣且实用，灯笼草的超清感应能力可以执法，仙人掌的人体红外热感性可以自动攻击敌人，风信子可以高空拍摄高清照片。《猎物者》中还创造了迥异于传统的具有时代特色的非人形象，可以净化空气的半犀人，可以任意穿越时空的参奴，可以拔除人痛苦记忆的拔鲁达兽，具有巨大情报收集能力的老鼠天师等。

可蕊笔下的《都市妖奇谈》中描写了各式各样的妖怪<sup>①</sup>，如九尾狐、地狼、鹿蜀、毕方、巴蛇、僵尸等。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不再在山林间修炼，更多的妖怪来到他们称之为人间界的地方生活，享受人间的繁华。生活在人类的世界之中，长而久之，他们的行为方式也更加像人，如果自己不说或被同类认出，根本无法辨别出与人类的区别。可能你会在酒吧遇到总搭讪美女的地狼刘地，也可能你会遇到开着红色出租车的影魅周影；可能你会遇到在医院做医生的僵尸南羽，也可能你正在看着灌灌罗天的演唱会。山鬼瑰儿每天忙着追星，最喜欢的就是做饭和逛街；九尾狐林睿每天都要去上学，按时完成作业，扮演妈妈的好孩子；胆小的鹿蜀鹿九开着养猪厂，毕方火儿总是隔三差五地去打劫。作者不仅赋予这些异类生命，而且将其与人类放置在一起，共同生活的他们维持了一个巧妙的和谐

<sup>①</sup> 可蕊这里的妖怪囊括了精怪、鬼魅，没有对妖怪进行严格的划分。



的平衡秩序。

万物有灵的生命观起源于人类对自然的敬畏，是对自然万物生命的尊重，灵魂不死是人类对永恒生命的无限渴望。志怪传统出现物怪、精怪、鬼魂的形象反映了人们对生命一定程度上的尊重，但作为审美对象来讲，志怪故事中的异类形象虽也被赋予了生命，但一直是被当做一个异类的形象存在，处于一个与人不平行对等的地位，被放在人的对立面，并未得到作为生命个体的尊重，这是时代的局限性。而当代奇幻小说以极大的包容性突破了这一局限性，不仅赋予了万事万物生命，而且给予了他们像人一样的生存权利与作为生命个体应有的尊重。

## 二、丰富多样的生命状态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人也是如此。世界上的生命就如一个万花筒，生命个体的生存状态不是单一性的，生命个体的不同组成了多样化的生命状态，多样化的生命状态又被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形成生命景观的丰富多样性。

《搜神记》中塑造了大量的生命个体。性格迥异的生命个体，生命状态迥然不同，从而也构成了多样的生命世界。博学多识的东方朔、诸葛恪、张华，心系百姓，真心为百姓着想的谅辅、何敞、王业、葛祚，至孝的曾子、周畅、王祥、罗威，热情追求幸福的韩凭夫妇、河间女等组成了多样化的生命图景。鬼怪的生命状态也是各有不同，鬼有牵挂亲人，时常回家看望的，也有亲人遇到灾祸时赶回报信的；有假扮他人作恶的，也有被人呵斥惭愧的。精怪中光是狐狸就有与人论道的、自命不凡的、假扮他人作怪的、为他人指点迷津的等，形态各异，丰富了光怪陆离的鬼怪世界。

《聊斋志异》全书近 500 篇，鬼狐故事多种多样，构造了一个具有丰富人情美的鬼狐世界。在 80 多篇狐魅的故事中，从狐的典型气质就有情狐、义狐、妖狐、天狐、凡狐、文狐之分，精神气质的不同自然决定了他们生命状态的不同，从而也丰富了狐魅生存状态的多样化。情狐如莲香，义狐如小翠、红玉，还有聪慧才学过人的林四娘等。丰富多彩的狐女形象，展现了不同女性的生命状态，表现了充满野性的生命活力。蒲松龄就一个“痴”字也刻画了多种多样的痴态，酒痴有车生、繆永定，书痴郎玉柱、情痴孙子楚、花痴马子才、石痴邢云飞、鸽痴张幼量等。同样是“痴”，他们却各有特色。车生有一股豪气，郎玉柱有一股呆气，孙子楚痴态中带一丝狡黠，马子才藏着一股清高，张幼量则多了一份天真，

以命换石的邢云飞添了一份决绝。精神气质的不同，他们的结局也有所不同，同是对酒痴迷，车生和廖永定两人的结局截然不同，车生认狐魅为酒友，豪放不羁，在狐魅的帮助下发家致富；廖永定则因为酒后无德胡言乱语，死于非命。

当代奇幻小说刻画了不同异类丰富的生命状态，通过对他们生命状态的展现，表现了不同生命个体组成的生命形态的丰富多彩性。与志怪传统不同的是，奇幻作家们在作品中进一步融入自己对现实生命状态和生存方式的思考，并从中传达出深沉的人文情怀。

白饭如霜《三千界》中塑造了各种各样善良的非人，从非人不同的生存状态中凸显人性的美好。穿梭在阴阳两界乐此不疲为大家送信的斋练，他善意地不去拆穿失去丈夫的妇人的幻想，答应为她送去装着丈夫厚衣服的包裹；蓝田半人每将一块石头幻化成美玉就要多在世间流浪千年，直到美玉重新变为石头，但遇到需要帮助的人仍是无法抗拒内心的善意而置之不理；可以自由穿越时间，喜爱跳舞的光行，为一个因分手而伤心痛苦的男子穿越了时间，明知无法改变现实的结果，只为让他们在另外一个时空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善于制造幻象、力大无穷的影貌，为报恩替一个同时失去两个孙儿和儿媳的老妇人制造幻象，让她安然度过最后的时光。《猎物者》中猪哥作为一个捕捉非人的猎人，却因为善良，总是放过非人而无法完成任务，五年内被停职两次，经常为生计发愁，却从不后悔，深得非人们的喜爱。这些非人和猪哥怀抱着一颗积极乐观的心态热爱生活，力所能及地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从中也获取了极大的满足感。

《都市妖奇谈》中也刻画了许多精怪形象，通过展现这些异类的生存方式，将不同的生命状态进行碰撞，以此对生命状态及生命价值进行探讨。这些异类混迹在人类之中，甚至不细心观察，根本无法分辨出来。他们严格遵守人类的生活习惯，希望融入人类的生活，并与人类维持一个和平秩序。他们对生命有自己的理解，遵循内心最真实的想法生活。周影作为一个影魅，是最低微的精怪，因为妖怪对毕方鸟火儿的畏惧，才得以生存。在其他妖怪采取进补等快速的修炼方式时，他以最原始的方法修炼，遭到了无数妖怪的不解与嘲笑，他有过迷茫，但很快就坚定下来。他看似木讷，却正是这份木讷保持了他最原始的本质，让他坚定地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南羽虽是僵尸，却能够控制自己本质上的欲望，不会因为自己的欲求去伤害无辜的生命。刘地因卷入两族的纷争之中，被逐出家族后，

便开始了流浪世间的生活。经历了极大的情感创伤之后，他开始游戏人间，花天酒地，掩藏起内心的伤痛。塑料交通警察坚守岗位，履行自己的职责。即使遇到比自己强大的对手，也丝毫不怯懦，将责任追究到底。灌灌以歌声迷惑人捕食，但是灌灌罗天却想要人们欣赏他的歌声，为此离开族群，来到城市生活，成为一个歌手。每一个精怪都在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以积极的心态拥抱生活，他们选择自己想要的生命状态，也能够尊重理解他人的生活状态，不去诟病、指责。不同的生命个体的生存状态展现了丰富的生命图景，构成了多姿多彩的生命世界。

奇幻小说借万物有灵这一观念，展现了异类的不同生存状态，在多样的生存方式展示之中，探索生命形态的丰富性，展现了多元的生命状态。在生命状态的相互碰撞之中，也流露出作者“对个体生命的怜悯与尊重、对生存状态的体察与省视、对存在方式的包容与敬畏，极大地彰显了沉甸甸的生命意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无论是和命运抗争的勇者也好，随波逐流的弱者也好，在现实的边缘死命挣扎的‘贱民’也好，都是源于对生存的渴望、对生命的追求。”<sup>①</sup>

## 第二节 生命精神的自我超越

### 一、以幻化实现生命永恒

“对于超然的生命观，人们一般所持态度无外乎有生命循环说、生命自然说两种。前者主张生命不灭，能量守恒是其最有力的支持。一种生命形式的终结带来了能量的转换，另一种生命形式将替代原有的形式，以致生生不息。生命自然说则是人们认识到生死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从而颇能冷静平和地对待这一现象。”<sup>②</sup>先民们在尚不能准确解释生命起源时，便对生命有着永恒的追求，以最初的非理性的原始思维尝试对各种生命形态进行解释，生命形态的相互幻化便是其中之一。各种生命形态以能量守恒的不变法则通过变形的方式相互转化，在这种形态下，生命不会消亡，只是从一种形态转向另一种形态。这种解释各种生命形态的方式，体现了先民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对生命永恒的美好幻想。

《山海经》作为最早的古代典籍，保存了大量的神话故事，反映了先民对生命最原始的想法。“如果神话世界有任何特色和突出的性格，有任何统治支配它

① 何桂芬.现实维度的重塑与生命意识的勃发[N].文艺报(理论与争鸣), 2018-9-3(2).

② 钱晓宇.幻想文化与当代中国的文学形象[M].广州:羊城晚报出版社, 2016: 89.

的律则的话，那就是变形的律则了。”<sup>①</sup>《山海经》中的神话形象大部分都可以通过变形完成一种生命形态到另一种生命形态的转化，突破了人类生命的局限性，从有限走向永恒。先民们在最初生产力极度落后的条件下，在自然界中的生存受到了温饱和安全的双重威胁，先民们逐渐意识到人体自身的局限性，他们羡慕动物们形体的灵活性，幻想突破自身的局限，从而获得生命最大限度的自由。这种思想便完整地反映在了神话之中，《山海经》中有很多神人形象都是人兽同体，如人面蛇身的女媧、共工、相柳，人面鸟身的禺强、句芒，人面虎身的西王母、招英、陆吾等。人兽合体的形式，突破了人体既有的局限性，使生命形态获得了极大的超越性。

一种生命形态向另一种生命形态的转换，体现了人类对生命的超越性的渴望。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形体上的变形，而是从形态转变中寻求对生命的永恒超越。如人化为鸟兽：《山海经·南山经》中炎帝之女化为精卫；《山海经·西山经》中钟山之子鼓与钦邳一起杀了葆江，天帝就把他们处死了，他们死后变成了大鹗和俊鸟。人化为草木：《山海经·中山经》中帝女化为蓀草；《山海经·大荒南经》蚩尤死后化为枫木。人死后精气幻化为人：《山海经·海内经》中鲧盗息壤被天帝杀死后，其精气孕育出大禹。无论是人化身为鸟兽、草木，还是死后精气不散，孕育成人，都是人类对旺盛生命力的想象，通过生命形态的转变，表现出不灭的生命精神，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抗与超越，从中传达出人类强大的生命意识与主体精神。

《山海经》中生命形态的幻化是线性单向的，神人在强大的主体精神作用下由人的生命形态转化为动物或者植物。这个过程具有不可逆性，在后期的志怪小说中，这种幻化形式得到进一步的补充。生命形态之间的幻化形成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并且这种幻化不再具有神性的色彩，普遍存在于万事万物中。人死为鬼，鬼通过一定形式又可重新为人；人还可以通过修炼的方式成为仙人，实现生命的永恒；物老为精，自然物或者人为物经过长时间的生存成为精怪，可以幻化成人具有人的思维与情感。生命形态之间的相互转变，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生命在不同形式之间转化，从而实现生命永恒，超越现实的束缚，生命得到最大自由的解放与精神性价值的超越。

① [德]恩斯特·卡西尔，甘阳译.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104.

无论是人与鬼之间的形态变化,还是精怪与人之间的相互幻化,都反映了劳动人民对于生命丰富的想象力,生命形态之间的相互转化,是人类想要解放束缚、寻求生命自由的体现。自由是自古以来人类始终不变的渴望之一,是对生命永恒的追求,是摆脱桎梏寻求生命的自在。生命形态的相互幻化,则是为这一生命自由实现提供了最大可能性。志怪小说中生命形态幻化多是追寻生命自由,而当代奇幻小说则是在生命永恒的基础上,利用生命形态的相互转化,突破人类生命有限性的束缚,超越人性的弱点,最大限度地探索生命存在的价值。

韩云波认为东方奇幻作品中具有一种神性,这种神性“不再是神话、史诗和宗教中的神性,而是以神性为外壳的人性,是通过神性的人性展示或人性的神性展示来颠覆传统,创造一个新的当下时代的幻想世界。”<sup>①</sup>而这最突出的表现便是人类突破自身形态的限制,可以在各种形态之间相互转换。沧月的《镜》系列正是在各主要人物生命的永恒性的基础上,探讨了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真岚,是帝王之血的继承者。冰族人因惧怕帝王之血的力量,将真岚车裂,除头颅被白璿抢走之外,身体其余五个部分被封印在云荒五个地方。一般来说,在躯体四分五裂的情况下,这已意味了生命的终结。但是沧月赋予他生命的超越性,真岚的生命并未就此结束,而且一步步地夺回了身体的五个部位,打败冰族,推翻了沧流帝国,成功复国,建立光华王朝。白璿为使十万空桑百姓冥灵有个归宿,与五王一同以血献祭打开了无色城,从此成为冥灵。后来,因为苏摩在她身上用了“星魂血誓”之法,将两人的生命联系在一起,她便介于生死之间:半是实体、半是冥灵。在复国后,成功复活,实现了从人到冥灵再到人的转化。真岚和白璿在披着神性外壳的作用下,打破了人自身生命的局限性,实现了他们生命形态的转化。

异类形象的加入,将人类与异类放在一个世界之中,丰富了现实世界的图景。异类可以在本体和人体之间随意变化,生命形态的丰富性无形中拓宽了生命空间,给生命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性与自由。可蕊笔下的异类与人类共同生活,极好地隐藏在人类之间,有着微妙的平衡状态。周影、刘地、林睿、鹿九等这些异类形象可以在本体与人体之间随意切换,但是他们并非一开始就具有人的形态,必须经过一定的修炼或特殊的形式,才可以幻化人形。刘地是一只地狼,地狼家族只有快成年时,由老师教幻化成人的法术,学会之后,才算成年。周影则是因为

<sup>①</sup> 韩云波.大陆新武侠和东方奇幻中的“新神话主义”[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5(9): 66.

吸食了帝流浆成了妖怪，才具有幻化成人的能力。帝流浆是60年一次，除了天生的妖怪种族和人类以外，动物、草木成妖，必须接受月光的精气，草木动物接受了它，才能脱胎换骨，得到思维，才能开始修炼法术。而妖怪们吃了它，则一夜的修炼相当于吸取日月精华数十年。咖啡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成为了妖怪，与人参果、蟠桃的效果类似。九尾狐则是因为为妈妈报仇，与鬻侄打斗严重受伤无法救治，而真正的林睿又因为白血病去世，刘地将九尾狐依附在林睿身上，九尾狐才得救。在生命形态幻化之后，这些异类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而如何选择和如何对待别人的选择就成为了凸显“人性”的关键之处。成为妖怪之后，生命就具有了永恒性，在无限长的生命中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再加上在繁华的都市生存变得容易，很多妖怪就满足于现状，不再想要修成正果。而周影却坚守初心，不受外界干扰，将修成正果当做生存的目的，每天坚持修炼。九尾狐伤好后，本可以直接离开，但因为在林青萍身上看到了妈妈的影子，决定以林睿的身份陪伴在林青萍身边。刘地在经受巨大的情感伤痛后，变得不务正业，花天酒地，与之前的性格截然不同。这个妖怪世界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尊重多样化的选择，不评判、干预他人选择的生活方式，也正是这样包容性的环境中丰富的生命状态才得以展示。

在继承志怪传统中生命恒常性的基础上，奇幻小说在生命形态的幻化性中赋予了生命超越性，这种超越性，使生命蒙上了一层神性的光环，生命得以在无尽的时空中最大限度地释放自由与活力。

## 二、以抗争实现生命超越

志怪小说的兴起一个现实原因是文人们对黑暗现实不满而又无从改变，便逃避政治，转而谈论鬼神之事，因此志怪故事中除了记载怪闻异事之外，也寄托了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和敢于斗争、追求自由的精神，是对现实另一形式的反抗。如果说万物有灵认为万事万物皆具有生命，是生命生存的体现，而敢于抗争、追求自由的精神则是生存价值的凸显。

中西神话中的英雄形象皆是在不断的矛盾冲突中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抗争，实现生存的价值，斗争的过程充满悲壮感，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山海经》神话故事中的英雄形象也是如此，他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去抗争命运的不公，即使知道力量悬殊，即使知道抗争可能毫无意义，但还是以一腔孤勇去战斗，在悲壮

中体现了生命的崇高。这些英雄“从本质上说，生命主体虽被强大的自然力否定了，但其精神志向依然不灭，从而以外化的方式来肯定了生命本体存在的价值，使生命本体得到精神性的价值超越。”<sup>①</sup>儒道佛三家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生存方式，儒家说“未知生，焉知死”，道家说重生轻死，佛教说要广结善因。不管是哪种生存方式，关键在于我们可以自由选择我们想要的生存方式。英雄们可贵之处也在于敢于选择，并为所选择的不懈斗争，在抗争中实现生命的价值。

志怪小说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将神落入凡间为人，淡化了英雄神话色彩，增强了小人物为追求幸福而坚持抗争的精神。如志怪故事中的魂奔。魂奔是魂与身体分离，魂去做了自己现实中不能做的事情，一般体现为男女恋爱受阻上。《幽冥录》中石氏女目睹过庞阿的风华之后，便心生爱慕，魂灵竟不自觉地离开身体跟了庞阿回家。在封建礼制对女子极为束缚的古代，体现了女子对追求幸福的渴望。这一故事成为后来《离魂记》的原型，故事中魂身分离，既是对爱情的歌颂，也是对自由恋爱、大胆追求幸福的渴望，表达了对古代封建礼制束缚的反抗。更令人感动于爱情精诚力量的是死而复生的故事，男女恋爱受到阻挠，一方死去后，仍能因为另一方的感召而复活。《搜神记》卷十五《王道平妻》，父喻和王道平相爱，但王道平被征兵去了前线，九年没有回来，父喻的父母亲就不管父喻反对，将父喻嫁给了刘祥，父喻郁郁三年而亡。王道平回来后，十分悲痛，前往祭奠父喻，父喻以鬼魂的形式出现，并成功复活，两人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均活到130岁。无独有偶，《河间女》中故事情形也是如此，当时的人认为这是“精诚之至，感于天地”，所以才能死而复生。他们对幸福的追求，超越了现实的限制，以抗争的方式争取到了自己的幸福。

除了大胆追求自我幸福之外，勇于追求自我目标，并为自我目标的实现而不懈奋斗也正是生存价值的体现。《拾遗记》中鹦鹉灭火，山中起火，一只鹦鹉沾湿羽毛去救火，天神笑它：“汝虽有志意，何足云也？”鹦鹉答道，“虽知不能救，然尝侨居是山，禽兽行善，皆为兄弟，不忍见耳。”<sup>②</sup>于是天神被它的精神打动，助它灭了此火。这个故事与精卫填海的故事类似，即使知道目标难以达到，却仍要尽最大努力去斗争，肯定了它的抗争精神。《搜神记》中为父报仇的眉间

① 陈富元.浅析《山海经》神话的万物有灵思维[J].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11(11): 14.

② 王嘉等著,王根林校.拾遗记(外三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97.

尺，知道父亲的血海深仇后，想尽办法想要为父报仇，他可以为这个目标牺牲一切，甚至生命。在客提出要他献出自己的头颅时，在得知计划能够成功的前提下，毫不犹豫地献出头颅。之后，他的头颅更是可以在热水中煮三天三夜不烂，并能与楚王的头颅战斗七天七夜。这种对目标的坚定性，体现了一种旺盛的生命精神，而在目标的实现过程中，生命存在的价值也得以彰显。

生命的精神在于抗争，在抗争中体现生命的活力，在斗争中寻找生存的价值，追寻人生的意义。奇幻小说中的故事大多是在光怪陆离的奇幻世界中，小人物通过不断的抗争一步步实现生命价值。这些人物身上多具有一种“酒神精神”，以狂欢的心态戏谑命运，他们竭力反抗加之在他们身上的命运，想要以自己的意愿主宰命运，甚至不惜以生命最终消亡的代价来换取对命运的掌控。今何在的《悟空传》可谓是生命抗争巅峰之作。他打破传统唐僧师徒四人形象的束缚，赋予他们崭新的形象，让他们与命运、与天地抗争，充满了悲剧色彩。就像孙悟空说的“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要这地，再埋不了我心，要这众生，都明白我意，要那诸佛，都烟消云散！”<sup>①</sup>

沧月的《镜》系列是一个在不断的抗争中实现生命价值的故事。海国、苍流帝国、空桑三国是相互抗争的关系，海国的鲛人们反抗着苍流对他们命运的践踏，复国军致力于光复海国，带领族人回到碧落海；空桑人无法忘记灭国时的惨痛，想要夺回国土，让十万亡灵得以安息；苍流帝国作为两者共同反抗的对象，是压制者。在反抗和镇压中，在生存与被践踏中，他们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为自由与平等不懈抗争。苏摩和真岚一生都在与自己的身份抗争，他们想要真正的自由，挣脱身上的枷锁，不必背负着他人的希望。苏摩在一定程度上抗争成功了，而真岚却被身份所束缚，失去了最爱的人。苏摩是海国的海皇，身上肩负着带领鲛人回归碧落海的重任。海国覆灭之后，鲛人沦为奴隶，因为貌美和落泪成珠，长期被买卖、奴役。同为鲛人，苏摩也未逃过被奴役的命运，他深知苍流帝国对鲛人的压榨之狠辣以及族人们对他的期待之深切。然而，他还是不能安然就此接受自己身上的责任，当责任和自己心中所求相悖时，毅然选择了遵循自己内心，甚至逆天改命，用星魂血誓，逆转星辰的法术，以一半的生命换来与白璠共死的权利。在他身受重伤，身体机能无法自愈，龙神想要施法救他时，他拒绝了龙神。他不

<sup>①</sup> 今何在.《悟空传》[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152.



愿活在他人的期待之中，他要为自己而活，即使不被族人理解，即使付出巨大的代价。云焕也是如此，他的一生处于不停的抗争之中。命运不曾对他有过仁慈，将他生命中的一点点温暖全部夺走，一步步地被逼上绝路，成为魔的祭品，但他最终以强大的意志力将魔封印。他的生命像红棘花一样热辣而鲜活，可他得像狼一样靠着厮杀去生存。在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中，他以实力证明了自己，站到了苍流军团最高的位置。云焕视为如师如父的人，却在云家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将他舍弃，与其他九巫一同设计族灭云家。他在善与恶之间苦苦挣扎，他答应了师父要只为天下苍生拔剑，可生活却一步步吞噬他内心仅存的善念，将他推向恶的深渊。不管是鲛人战士，还是云焕，沧月将他们置于生存的边缘苦苦挣扎，为生命的自由与尊严不懈斗争，在挣扎中获得无上的生命力与存在的价值。

沧月笔下的这些人物是在竭力抗争自己的命运，而白饭如霜笔下的狄南美则是以大爱的精神抗争人类与狐族的命运。《狐说》中狄南美作为天选之人，在天命池上手写“并世”二字，从此决定了狐族之后七百年的走势，注定了狐族与人类之间必有一场战争。但狄南美不想看到任何一种结果，于是她逆天锁命，以一己之力承担下天命，一生颠沛流离，不能再回狐山，永远等待着上天的惩罚。狄南美以自己一人的幸福来换狐族与人类的现世安稳，博爱无私的精神更体现了她的抗争价值。

当今社会人们对生存普遍迷茫，随着经济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被物质奴役，之前获取物质是为了使生活更美好，而现在却陷入物欲之中，为物欲奔波。个人处在时代的裹挟之下，被动地向前。日常按部就班的生活让人枯燥乏味的同时，也令人产生对生存的疑问。这种对于生存的危机感来源于内心，是人们对生存的自我审问，人们渴望能够跳离生活的束缚，与现实抗争，找寻生存的价值。于是这种心理反映在奇幻小说的创作之中，出现了大量以个人力量抗争命运的作品。唐僧师徒四人、狄南美、苏摩、云焕等这些人物都是人们试图反抗现实，抗争命运的美好理想的折射，人们在这虚幻的乌托邦中获得精神上的安慰。

## 结 语

志怪传统是我国传统幻想文学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在文学的长河中始终绽放着独特的光芒。进入现代以来,幻想被启蒙的理性压制,一直未能尽情展翅。直到网络文学的出现,幻想重新开始恣意飞扬。以幻想为核心的网络文学,使得志怪传统重新在当代焕发活力。奇幻文学从西方传入中国后,宏大的世界架构与奇幻的想象为其赢得了大量读者的喜爱。但是奇幻小说要想在中国获得长远发展,依靠单纯模仿西方奇幻小说模式已无法满足自身的发展,当代奇幻作家们必须开掘创新思维,打破奇幻小说鲜明的西方特色的设定,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奇幻小说来。于是,奇幻作家们从我国志怪传统中汲取营养,为其注入新的血液与生机,使其具有中国特色,又保留了西方奇幻小说的现代精神,与志怪传统产生碰撞,激荡出新的火花。

奇幻作家们结合自身传统文化,从中找寻营养供给,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奇幻小说,不失为一个可供借鉴的方式。树下野狐、可蕊、白饭如霜他们能够在志怪传统中寻找到滋养自己作品的营养,将传统融入到作品创作之中,使志怪传统中的优秀精华在当代焕发生机,也使得他们的作品形成独特的风格而广受欢迎,备受追捧。2017年获第二届网络文学双年奖优秀奖的《狼毫小笔》,这部小说以绍兴平水宋家店、云门寺等地为背景,将古代绍兴的民间风情、人文掌故融于故事情节,小说中处处流淌着绍兴传统文化的清泉。想象中融入传统,增加了作品的思想性和厚重感,也是它能够在众多网络作品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在更新换代速度极快的网络文学中,新的类型风格的兴起,往往会引得众多人的跟风。因此,一种风格要想获得长远发展,就必须找到适合其生长的肥沃的土壤。

奇幻作家们应以质取胜而非数量的累积。一个作家优秀与否,依靠的是作品的质量而非数量。西方奇幻之所以能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不仅在于其想象的瑰丽,更在于其深厚的传统文学素养。国外奇幻作家神话学的知识积累为他们的想象插上了翅膀,也使得其作品具有了深刻的文化内涵。与此相比,我国奇幻小说大多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创作中缺乏深刻的思想内涵,想象只能流于形式。结合20世纪末期形成的文化潮流新神话主义来看,在2005年全球数十个国家共同

参与的“重述神话”运动中，我国也参与其中。然而，叶舒宪认为“中国当代重述神话的这种非学术的戏说倾向是与国际的新神话主义潮流相背离的。若是一味地迎合大众读者的趣味，片面追求市场销量，那么我们的重述神话就会剑走偏锋，助长‘无知者无畏’的时髦价值观。”<sup>①</sup>因此，他呼吁作家应以整体透视眼光，不拘一格重新学习，广泛涉猎，增加学术专业知识积累，重新理解和创作神话，从而增加创作的学术含量。专业作家尚是如此，以奇幻小说为代表的幻想文学网络作家更是如此。一味迎合市场的作品必然经不起时间的检验。奇幻作家们必须注重内容质量，精益求精，植根中国传统文化，从神话、历史和传统幻想文化中汲取营养，增加学术专业知识积累，这样才能创作出优质的作品。

奇幻只是作品的外壳，更深层次的内核必然是作家们对现实生活的感悟与思考。奇幻作家们不应满足于“爽文”的基本需求，传达出丰富的人文精神内涵应是其更深层次的创作目标。根据阅文集团发布的 2018 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显示，截至 2018 年 6 月，网络文学用户规模已超过 4 亿，其中年轻化成为网络发展重要趋势。奇幻作家们应担负起社会责任，创作出具有人文精神的优秀作品，对年轻用户进行正确的价值观引导。事实也证明，作品中具有丰富人文精神的作家也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如作品中折射出人性与非人性的冲突，引起人们对于生存和自由的深层次思考的沧月、作品中传达出爱与对生命尊重的白饭如霜、坚持善良与正义，包容生命形态多样化的可蕊等，他们都拥有一大批忠实的读者。

网络文学发展 20 年以来，从野蛮生长到日益规范，内容的精品化将是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奇幻作家必须重视作品质量，创新思维，从传统文化中找寻根基，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才能赢得广大的市场。与此同时，奇幻作家们应承担起社会责任，将网络性与文学性更好地融合，创作出更多具有丰富思想内涵的优质作品。期待中国奇幻文学更好的发展。

---

① 叶舒宪.再论新神话主义——兼评中国重述神话的学术缺失倾向[J].中国比较文学, 2007(4): 48.

## 参考文献

### 一、专著类：

- [1]李昉等编.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2]袁珂.神话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3][德]恩斯特·卡西尔，甘阳译.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 [4]叶桂刚，王贵元编.中国古代十大志怪小说赏析[M].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学院出版社，1992.
- [5]俞汝捷.仙鬼妖人——志怪传奇新论[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
- [6]刘上生.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史[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 [7]陈建宪.神祇与英雄：中国古代神话的母题[M].北京：三联书店，1994.
- [8]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6.
- [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济南：齐鲁书社，1997.
- [10]鲁迅校录.古小说钩沉[M].济南：齐鲁书社，1997.
- [11]彭懿.西方现代幻想文学论[M].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
- [12]蒲松龄著，朱其铠编.聊斋志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 [13]齐裕焜.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2.
- [14]耿占春.叙事美学[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
- [15]胡志颖.文学彼岸性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16]曹文轩.小说门[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
- [17]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
- [18]朱自强，何卫青.中国幻想小说论[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
- [19]欧阳友权.网络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20]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1]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网络文学院.网络文学批评[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
- [22]王嘉等著，王根林校.拾遗记（外三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23]袁珂.中国古代神话[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
- [24]欧阳友权.网络文学词典[M].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4.
- [25][法]兹维坦·托多罗夫著，方芳译.奇幻文学导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
- [26]王祥.网络文学创作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 [27]龙迪勇.空间叙事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 [28]邵燕君.网络时代的文学引渡[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 [29]邵燕君.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小说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 [30]钱晓宇.幻想文化与当代中国的文学形象[M].广州：羊城晚报出版社，2016.
- [31]肖百容.广西少数民族作家生命意识研究[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 [32]欧阳友权.中国网络文学年鉴:2016[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
- [33][晋]张华等.博物志（外四种）[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8.

## 二、论文类

### 期刊论文：

- [1]车锡伦，孙叔瀛.中国的精怪信仰与精怪故事——兼谈神、仙、鬼、怪故事系列[J].扬州师  
院学报，1994(3).
- [2]宁稼雨.《山海经》与中国奇幻思维[J].南开学报，1994(3).
- [3]石昌渝.论魏晋志怪的鬼魅意象[J].文学遗产，2003(2).
- [4]韩云波.论21世纪大陆新武侠[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4).
- [5]叶祝弟.奇幻小说的诞生及创作进展[J].小说评论，2004(4).
- [6]韩云波.大陆新武侠和东方奇幻中的“新神话主义”[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2005(5).
- [7]韩云波.大陆新武侠和当代奇幻中的“新神话主义”[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2005(5).
- [8]韩云波.“三大主义”：论大陆新武侠的文化先进性[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3).
- [9]高冰锋.中国网络玄幻小说的前世今世——浅论中国网络玄幻小说的发展与现状[J].重庆  
社会科学，2006(12).
- [10]韩云波.中国当下武侠/奇幻文学二题[J].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07(1).
- [11]韩云波.幻想文学与幻想文化[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7(4).
- [12]叶舒宪.再论新神话主义——兼评中国重述神话的学术缺失倾向[J].中国比较文学，  
2007(4).
- [13]刘晓珂，韩云波.“阴阳师”类型幻想小说的文化意义探究[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7(5).
- [14]郝敬.开眼看奇幻：中国本土奇幻文学的崛起[J].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6).
- [15]周淑兰.当代奇幻小说研究现状与前沿[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3).
- [16]童苏晴.论白饭如霜奇幻小说中的六朝志怪文化层累[J].许昌学院学报，2008(6).

- [17]张莉.六朝志怪小说审美与中国当代奇幻小说[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08(107).
- [18]陈勤斯.从丽端奇幻小说的人文追求看中国奇幻文学的发展[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08(108).
- [19]韩云波.文明架空历史的大幻想展示:以燕垒生奇幻武侠文学为例[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09(1).
- [20]李琳, 韩云波.由玄幻到奇幻:《庄子》、《法华经》幻想思维比较研究[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09(2).
- [21]刘玲.六朝志怪幻想与中国当代奇幻小说[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09(119).
- [22]胡铃凤.《淮南子》世界体系的奇幻色彩——兼论其对当下奇幻文学创作的影响[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11(4).
- [23]陈富元.浅析《山海经》神话的万物有灵思维[J].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11(11).
- [24]吕先琼.论本土奇幻文学的历史根基——《山海经》[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12(137).
- [25]刘畅.“志怪”传统与中国当代的网络小说[J].中国文艺评论, 2017(11).

#### 学位论文:

- [1]姜贵珍.大陆奇幻小说概论[D].兰州:兰州大学, 2007.
- [2]周淑兰.文学人类学视域下的中国当代奇幻小说[D].南昌:南昌大学, 2008.
- [3]巩亚男.中国当代奇幻小说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 2009.
- [4]陈飞.《山海经》神话形象与当代中国网络玄幻小说研究[D].延吉:延边大学, 2010.
- [5]全南琬.中国现当代幻想文学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0.

## 致 谢

记得之前有师姐写致谢时以雨开始，又以雨结束，写得格外动情。此时，提笔要写致谢的我，窗外仍是细雨飘飞。雨似乎与长沙有着不解之缘，每年长沙的雨季能够持续好几个月。今年春节过后回到学校，已将近一月，而晴天的日子屈指可数。忙于修改论文的我们，还戏谑道，“阴雨连绵的天气，和修改论文的我们是最好的搭配”。写论文期间，每每发觉专业知识的功底不够之余，都会慨叹时光的可忆不可追。三年时间，就像是一杯还未来得及细细品茗的清茶，就被时光一饮而尽。

这篇论文从开始选题到最后完稿，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易瑛老师的肯定与鼓励使我坚持到最后完成论文。当时选题之时，便存在很大的顾虑：网络文学本身内容庞杂，这一选题又跨到古代文学，阅读量极大，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能力做好这方面的论文。易瑛老师对这个选题的肯定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开题时，易老师远在英国，自身学习就十分繁忙，还是不竭余力地帮助我们修改开题报告，帮助我们完成开题。网络作品的选择与阅读花费我很多的时间，导致论文写作速度很慢。我要感谢同门宋珂和谭霁，是她们的鼓励和劝慰，让我能够沉下心来专心写作。初稿完成后，易老师帮助我细致地修改，解答我的疑惑，指出论文中具体的问题。如果没有易老师的帮助，论文肯定达不到现在的效果。写论文期间，感谢淑梅、林丽、亚美、瑢瑢这些每天陪伴我写论文时的战友，让我觉得不是孤军奋战。特别感谢林丽每天的提前占座，让早上有点赖床的我有座位安心学习。

即将毕业离开师大，短短三年，却有很多的留恋与不舍。每位老师上课时认真的样子都还历历在目，感谢他们三年来的教导以及对毕业论文提出的宝贵的建议，他们对学术的热爱与严谨，让我看到学者的魅力。我还收获了一群可爱的伙伴，也正是有你们的陪伴，让我觉得写论文期间并不是那么的枯燥无聊。与你们一起爬过的岳麓山、看过的爱晚亭的枫叶、橘子洲的烟花、吃过的长沙美食、做过的各种傻事，这些都将成为我最美好的记忆。

初次见到长沙，便是三月底的复试。那时逢着细雨，各种新绿，雾气氤氲的山头，让我一瞬间爱上了这座小城。我希望我毕业之时，能够有一场小雨送我，那飘飞的雨丝将是对我无尽的眷恋。

## 湖南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张丹丹

2019年6月6日

## 湖南师范大学学位论文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研究生在校攻读学位期间论文工作的知识产权单位属湖南师范大学。同意学校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湖南师范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 1、保密□，在-----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 2、不保密□。

(请在以上相应方框内打“√”)

作者签名：张丹丹

日期：2019年6月6日

导师签名：易璞

日期：2019年6月6日